

而義朋友有暴戾弗革者。先生能屈之。或至泣下。古靈因使爲仙居都講。聚諸子使教之。諸生畏先生之糾彈。莫敢犯矩度者。古靈北官。先生復從學安定。其名日盛。然無仕進意。神宗以大臣之薦。召至。問曰。聞卿工詩。所得如何。對曰。滿隴白雲耕不破。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官之不受。學者稱爲臥雲先生。所著有白雲集。

助教管先生師常

管師常者。師復弟也。履行正固。精經術。師復學于古靈而歸。仙居之弟子。失其齋長。古靈使先生司之。容止莊謹。雖退食不脫冠帶。橫經夜坐。如對古人。終歲如一日。古靈喜曰。生不屑屑于糾彈。而修身自律。以勸人。其更峻也。已而從學安定。益留心民事。適于時用。以薦爲太學正。古靈管太學。薦爲助教。其後監江寧府上元縣事。古靈又嘗薦之。韓忠獻公云。先生深於大易春秋之旨。惜其書無傳者。

陳先生砥

陳砥不知其何所人也。古靈仙居學中高弟。嘗與管氏兄弟並稱。

隱君呂先生逢時附門人錢景臻

呂逢時字原道。仙居人也。古靈爲令。首執弟子禮。仙居人知學者自此始。入太學。與鄭獬友。駙馬都尉錢景臻師之。欲奏以官。固辭不受。羅適以孝廉舉。不就。隱居白巖山終身。

縣令黃先生穎附子公坦

黃穎字仲實。莆田人也。元祐中。以經明行修薦。不赴。孫莘老爲中丞。薦之。知長泰縣。好講學。每晨治公事。

卽入學。與諸生說經。抵暮而歸。一如古靈之在浦城諸邑也。職田所入穀。可餘三百石。盡以給耕民。兼權龍溪縣。其興學如長泰。病卒。兩縣之民。爭致賻。子公坦皆謝還之。論者以爲再世不媿師門。

雲濠謹案。先生子公坦。宣和六年進士。官通直郎。見福建通志。

朝散劉先生淮夫

劉淮夫。字長源。閩縣人。彝之子也。先生於古靈爲甥。少從學。孝于親。元豐中。爲台州判。累被薦。更歷一考。卽可改官。以父被召。赴闕。不忍離。遂不待任滿。乞隨侍去。父卒。監江寧府酒務。念母年幾九十。思歸陽羨。雖甚貧。不復顧祿。卽乞以朝散郎致仕。雲濠案。安定學案。執中附子長源傳。作累官朝散大夫。太守以下再三留之。皆不可得。母卒。無屋可居。無田可食。而守之甚固。未嘗一毫有求于人。東南薦紳先生。皆稱爲孝子。先生輒皇恐曰。此乃人子之常然。無足道也。鄒忠公薦之。終不起。

公關門人

教授劉先生康夫

劉康夫。字公南。閩縣人也。彝之從子。少從學於周氏。熙寧中。五路置學官。以薦。主番禺教。嘗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六經之言也。元祐中。特奏名。未唱名卒。鄭監門俠志其墓。

奉議潘先生鯁

潘鯁。字昌言。齊安人。從周氏學。元豐進士。授蘄水縣尉。遷和州防禦推官。知江州瑞昌縣。遷吉州軍事推官。以奉議郎致仕。張耒志其墓曰。齊安有君子曰潘昌言。其學也正。其言也文。其居家篤於孝弟。其爲吏

惠下愛民。君子哉。著有春秋斷義十二卷。講義十五卷。易要義三卷。

曾先生伉

曾伉。周公關門人也。熙寧二年。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先生及程伯淳。顯劉執中。彝盧仲甫。秉謝卿材。侯

叔獻。王汝翼。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參通鑑

傅氏家學古靈再傳。

縣令傅先生希龍

傅希龍者。仙游人也。楫之從子。官漳浦令。以不附二蔡入邪等。楫曰。不負吾學。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與先生石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少有志操。初習進士聲律。既而曰。古人之學不如是。遂刻意諸經。聞括蒼管師常明。春秋往從受之。遭父喪。廬墓三年。不茹草木之滋。臨川王氏三經行。先生獨不趨新學。以春秋教授鄉里。既而春秋爲時所禁。乃絕意仕進。築室躬耕。作萱堂以養母。或勸以仕。不答。講論古今。必先實行。而後文藝。曰。本之不立。末於何有。邑官初至。率來謁。執弟子禮。母卒。年九十餘。白首終喪。如父時。人以爲難。建中靖國年。無疾而逝。周行己爲沈子正墓銘云。河南程正叔。京兆呂與叔。括蒼龔深之。與介夫皆傳古道。名世宗師。唯是書成。弗以示人。故世無傳焉。學者稱塘與先生。雲濠案。謝山劄記。先生著有塘與集三游集。

梓材謹案。管臥雲附弟傳。并及門林塘與傳。黃氏原本在安定學案後。謝山特立古靈學案。且爲二

宋元學案 二 古靈四先生學案

管各立一傳，故於安定卷刪臥雲原傳，而移著林氏於是卷。

林氏門人古靈三傳。

沈石經先生躬行別見周許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

卷六

士劉諸儒學案表

士建中	趙狩 <small>別見泰山學案。</small>
	私淑李縉 <small>別見泰山學案。</small>
劉顏	子庠
<small>附師高弁 並泰山同調</small>	曹起 <small>附見泰山學案。</small>
	張洞 <small>別見泰山學案。</small>
王開祖	
丁昌期	子寬夫
	子廉夫
	子志夫
吳師仁	弟師禮

楊適

王說 見下鄧江家學。

杜醇

王致

從子說 子珩 孫勳 曾孫正己

從子該 子瓘

周師厚 子鏗 見上西湖門人。

子銖

史簡 子詔 見上西湖門人。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見下西湖門人。

汪洙 子思温 孫大猷 別見龜山學案。

姚莘

俞偉

陳攄

樓郁

子常

元孫鑰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並安定同調

豐稷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袁穀

子灼

元孫燮別爲絜齋學案。

羅適

別見安定學案。

周鏗

史詔

孫浩別見橫浦學案。

曾孫彌忠

曾孫彌鞏

曾孫彌林

並見慈湖學案。

舒亶

章望之

黃晞

並古靈同調。

侯可 孫仲良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申顏

並關學之先。

宇文之邵

蜀學之先。

士劉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經行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實開范正獻公之先。筆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亦謝山所特立。吳存仁當作師仁。

泰山同調

評事士熙道先生建中

士建中字熙道。鄆州人也。雲濠案謝山劄記云。大名府魏縣人也。孫泰山講學。先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

推重者。先生爲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泰山贈徂徠詩曰。攘臂欲爲萬丈戈。力與熙道攻浮譌。又嘗薦之。范文正公。而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其集中與蔡副樞書。薦之尤力。先生所著述。如道論。以言帝王之道。原福以究禍福之本。原鬼以明鬼神之理。隨時解以著守正背邪。遺近趨遠之說。皆醇儒之言也。其後以進士授評事。宰魏。不知其官爵所止。雲濠案。劄記云。校書郎。

祖望謹案。先生嘗以泰山五十未娶妻。謀爲之買田宅以置室。其古道可想。至于箴規徂徠。謂其未抵中道。尤切當其弊。是真伊洛以前躬行君子。而世無傳者。祖望葺學案。聊爲之補傳。使不至泯泯焉。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附師高弁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也。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侍御弁。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事免。久之。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文定迪知兗州青州。皆辟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徂徠見其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參史傳。

安定同調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爲儒志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復以薦召試賢良方正。未赴而卒。先生見道最早。所著有儒志編。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言學者離性而言情。

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于當時，則六經之道反不如今之著。又言：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今將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開皇極之門，吾畏天者也，豈得已哉！其言如此。是時伊洛未出，安定泰山徂徠古靈諸公甫起，而先生之言實遙與相應。永嘉後來問學之盛，蓋始基之，惜其得年僅三十有二，未見其止，爲可惜也。

儒志編

形容不欺芻木，幽晦不欺鬼神，言而不欺童昏，動而不欺愚懵，凝目于鼻，游心于帶，是制心者也，非治心者也。坐則見其存于室，行則見其立于輿，是治心者也，非養心者也。

中夜息于幽室之中，吾心之清明者還矣。孝弟忠信生乎此時，舜與周公坐以待旦，急吾行而不忘也。

心動則氣窒，心外慮則氣昏耗。

情本于性則正，離于性則邪。

君子之道始于復，成于泰，極于夬。小人之道始于姤，成于否，極于剝。

君子之德莫不原于誠，誠則物之來也如鑑。

君子有天下之私，小人有一身之公。

膠柱不能求五音之和，方輪不能致千里之遠，拘庸庸之論者，無通變之略，持規規之見者，無過人之功。燭秉之者，莫若隨之者見之明矣，弈爲之者，不若睹之者之詳也。人之智長于人，短于己，求人之是非，易求己之是非。難李翱曰：凡慮己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必明己私而他人公也。言不行則言隱，知不行則

知隱。

道之充者。須時以用之。物之穉者。須澤以養之。須時者。養人。須澤者。養于人。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丁經行先生昌期。附子寬夫廉夫志夫。

丁昌期者。永嘉人也。學者稱爲經行先生。永嘉師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繼之者爲塘奧先生林氏。安定古靈之再傳也。而先生參之。其家世以篤行稱。至先生尤明經術。嘗築醉經堂以講學。三子寬夫鄉貢進士。廉夫舉八行。志夫進士。兄弟好古清修。自相師友。各以所得質于其父。不爲苟同。曰。此理天下所共。不可爲家庭有阿私也。尤斥去浮屠之說。喪祭無不本古禮云。

宮教吳先生師仁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陳古靈爲郡守。以遺逸薦于朝。元祐初。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後充吳王宮教授。卒。先生履行醇正。器識高遠。嘗肄業太學。名聞縉紳。應舉不第。退居田里。甘貧守道。每授學者。以誠明義理之學。而不爲異端之說。士習爲之嚮風。參兩浙名賢錄。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序錄稿底及刊本。並作杭之吳存仁。徧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仁者。存仁之存。當由筆誤。

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楊適。字安道。慈溪人。隱居大隱山。爲人醇厚介特。議論辯博。平正。人有善則稱之。不善如未之聞。爲學要行乎己。惟恐爲人所知。譽毀榮辱。不以動其心。人莫得而親疎。蓋自比仲元叔度之流。鄉人嚴憚之。相語

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隱先生。衣食纔自給，非義之餽，一介不取。躬耕養親，族之貧者分賑之。鄰盜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窮厄而求其生爾，勿治也。盜聞之，慚悔。其後無敢侮者。善言治道，究歷代治亂之原。孫威敏公沔自諫官出案浙東西刑獄，欲見先生，先生不肯見。先生之越時范文正公守越，聞之，就見焉。輿致府中，澹焉無求。公益賢之。先生治經，不守章句，黜浮屠老子之說，歌詩卓越超邁，容儀甚偉，衣冠儼如始友錢塘林逋。後與同郡王致杜醇結交，後進莫不師之。退處四十年，德行益高，名聞京師。仁宗詔求遺逸，太守鮑柯以名聞，賜以粟帛。太守錢公輔又薦之，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州遣從事致詔書袍笏，輿從迎之。先生辭不受，遁去。年七十有六，遺令篆石壙前曰：宋隱人之墓。熙寧二年，滎陽張岫爲文表之。參四明文獻集。

學師杜石臺先生醇

杜醇者，越之隱君子也。居慈溪，學以爲己，隱約不求人知。孝友稱于鄉里，耕桑釣牧，以養其親。經明行修，學者以爲模楷。慶歷中，鄞始建學，縣令王文公安石請先生爲之師。其書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我先得之，而不推餘于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安石與有聞焉。先生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辭，再書強起之，曰：孟子謂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先生始就焉。慈溪令林肇立學，又起先生爲師，亦固辭。王文公作師說以勉之，二邑文風之盛，自先生始。先生談詩書不倦，爲詩質而清，當時謂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同上。

謝山慶歷五先生書院記曰。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摳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賈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尙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縵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如哉。

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王致字君一。鄞縣人。與同郡楊杜二先生爲友。俱以道義化鄉里。諸生子弟師尊之。稱三人皆爲先生。嘗與牧守言政事。王文公安石復書曰。無事于職。而愛民之心。乃至于此。可以爲仁矣。年七十。樂道安貧。妻收遺乘。子拾墮樵。浩然無悶。鄉人莫不高其行。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辯鄞江墓誌曰。鄞江先生極爲荆公所重。其墓誌係荆公作。然不載于集中。惟舊志引其語曰。四明立言之士。自先生始而已。至聞葉泉作鄞縣志。始盡錄其全文。予疑其穴墓。不類荆公文體。及觀其所記門人弟子。自豐稷袁穀周師厚諸人外。又稱遊學者有張機張邵張郊張祁。攷郊祁皆邵之弟。邵係徽宗宣和三年進士。建炎初。假禮部使金。補其弟祁爲明州觀察推官。遂家焉。邵于紹興十三年歸自金。二十五年卒于廣德。而鄞江先生卒于至和二年。邵兄弟能遊學其門。最少亦不下弱冠。而自至和以及宣和。凡六十七年。始登第。又八年始使金。留十四年。乃歸。又十二年始卒。抑何其長年也。以豐尙書之輩行。相去幾三世。而謂其同門。不亦謬乎。或曰。桃源先生爲鄞江之猶子。邵兄弟或嘗經受業。而誤以爲鄞江。此于時代尙不甚遠。然卽如此說。而誌文之出于依託。可知也。

梓材謹案鄧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此誌爲依託荆公之作。惟荆公文集弔先生詩作悼王處士。故第以處士標之。

正義樓西湖先生郁

樓郁字子文。自奉化徙鄞。卜居城南。志操高厲。學以窮理爲先。爲鄉人所尊。處窮約。屢空自樂。慶歷中。詔郡縣立學。延致鄉里有文學行義者爲之師。先生掌教縣庠者數年。又教授郡學。前後三十餘年。學行篤美。信于士友。一時英俊。皆在席下。門人之知名者。清敏。豐公稷。光祿袁公穀。天台羅公適也。登進士第。調廬江主簿。自以祿不及親。絕仕進意。以大。理評事終于家。有遺集三十卷。贈正義大夫。子孫皆踵世科。五世孫鑰。德行文章。爲時名臣。仕至參知政事。參四明文獻集。

謝山五先生書院記曰。五先生之著述。不傳于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渠月蘋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之純孝也。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順昌之深仁也。殺虎之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濬也。金橘不知蕭然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可知矣。

古靈同調

光祿章表民先生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少孤。喜問學。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于議論。初由伯父郇公蔭爲祕書省校書郎。

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舉賢良方正。郇公在相位。以嫌捫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游江淮間。犯艱苦。沒汲以營衣食。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郡守。守怒。誣以贓賤。先生號泣力訴于朝。時守方貴顯。事不得直。先生訴不已。章十餘上。起獄數年。朝廷爲再劾。卒脫兄冤。復官如初。先生遂不復仕。覃恩遷太常太祝。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韓絳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趣令受命。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先生喜議論。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先生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盱江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于禮。先生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助教黃聲隅先生晞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少通經。聚書數千卷。學者多從之遊。自號聲隅子。著欬歔瑣微論十卷。以爲聲隅者。棋物之名。欬歔者。歎聲瑣微者。述辭也。石徂徠在太學。遣諸生以禮聘。召先生。走匿鄰家。不出。樞密使韓魏公琦表薦之。以爲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關學之先

殿丞侯華陰先生可

中先生顏合傳

侯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徙華陰。少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物強記。于禮之制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醫算之學。無所不究。自陝而西。多宗其學。先生亦以樂育爲己任。主華學之教者幾二十年。再試不遇。遂棄其業。孫威敏公征儂智高。請先生參其軍事。奏凱敘功。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尙巫而輕醫。先生誨以義理。巴人化之。娶婦多責財于女氏。至有老弗能嫁者。先生爲定昏禮。又爲減官輸絲帛之賦。調耀州華原簿。痛抑富民之兼并者。誅奸胥。以大理評事僉書儀州判官韓忠獻公鎮長安。與先生謀渭源之地。至其境。以朝廷恩德諭其酋豪。翌日詣軍門輸土。不費一矢。因蒸熟羊以撫之。嘗以數十騎行邊。猝與敵遇。乃分其騎爲四。令高其旗幟。旋山徐行。敵以爲有大兵而誘之也。避去。以忠獻薦遷殿中丞。知涇陽縣。議復鄭白水利。得請而讒者搆之。罷官去。不竟其施。以元豐己未卒。有申顏先生者。君子也。非法不言。非禮不履。關中之人無老幼見之。坐者必起。與先生爲莫逆。顧皆貧。先生之未仕也。嘗與易衣互出謀食。以養兩家。有無均之。申顏先生嘗曰。吾不可一日失侯。無可。或問之曰。無可能攻吾之過耳。申顏先生病。先生徒步千里。爲之求醫。未至而死。其目不瞑。或曰。是待侯先生而瞑乎。未斂。先生馳至。撫之而瞑。申顏先生嘗欲葬其先世。而未能。及死。無子。先生傾所有。不足。賣衣以益之。卒成其志。天寒。先生父子尙單衣。忽有饋白金者。謂其子曰。申顏先生之妹將嫁。速以資之。其好義如此。其卒也。戒其子勿用浮屠。先生之女兒適程氏。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也。故明道志先生之墓。先生之孫。是爲荆門先生仲良。

祖望謹案。呂舍人本中曰。關學未興。申顏先生蓋亦安定泰山之儔。未幾而張氏兄弟大之。然則申

顏先生之有功關中亦已多矣。而先生爲之死生之友。觀其所學。非腐儒之無用者。而宋史僅著之。義士傳中。予故特表而出之。

蜀學之先

中允宇文止先生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神宗卽位求言。疏言公卿大夫民之表。宜先以節義廉耻風導之。凡所建置。必與大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卒。司馬溫公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蜀公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吾掛冠。使我慊然。其爲兩賢所推尙如此。參史傳。

士氏門人

趙先生符別見泰山學案。

士氏私淑

縣尉李先生縑別見泰山學案。

劉氏家學

知州劉先生庠

劉庠字希道。子望之子也。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第進士。爲高密廣平院教授。英宗求直言。先生上書論

時事除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真定又爲河東都轉運召知開封先生不肯屈事王荊公荊公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卽告我或語先生盍往見之先生曰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又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歷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參史傳

劉氏門人

縣令曹先生起附見泰山學案

進士張先生洞別見泰山學案

吳氏家學

直閣吳先生師禮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師仁弟太學上舍賜第歷官右司員外郎工翰墨徽宗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終直祕閣知宿州遊太學時其兄爲正守春秋學他學官有惡之者條其疑問諸生先生悉以兄說對學官怒鳴鼓坐堂上衆質之先生引據三傳意氣自如江公望時在旁心竊喜後遂定交參史傳

楊氏門人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見下鄞江家學

鄧江家學

銀清王桃源先生說附子珩

王說字應求鄧縣人鄧江先生之從子也受學鄧江與弟該皆著名教授鄉里三十餘年熙寧中以特恩補州長史無田以食無麻桑以衣怡然自得子孫世其學子珩字彥楚大觀三年進士官宗正少卿參四明文獻集

雲濂謹案宋景濂守齊類藁序云昔在宋時桃源王應求亦鄧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適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講貫經史倡爲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他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疏詩文二百十一篇薦者列其事召爲明州長史應求辭及旣沒勅建桃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

梓材謹案謝山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云五先生之倡道其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賜固異數也又案王一辰甬上三補書舊詩於先生傳云師仲父鄧江先生及楊先生適友杜先生醇樓先生郁是先生又爲大隱門人

縣令王望春先生該附子璣

王該字蘊之桃源先生之弟學者稱爲望春先生登慶歷六年進士王荆公宰鄧時與之友善以詩章相唱酬與兄齊聲令鄧城官舍旁有嘉木葉長可尺許每得一詩取葉書之旣卒歸橐蕭然惟脫葉甚富子璣字元圭元豐進士喜藏書以文稱參寶慶四明志

提舉王先生勳附子正己

王勳字上達。桃源先生之孫也。政和八年進士。提舉廣南市舶。一錢之利。皆歸有司。家人不識舶貨之名。及卒。賈胡率錢二百萬緡爲賻。子正己卻之曰。吾父以廉直聞。雖貧猶能負喪以歸。不媿廉叔度也。清白之傳。實桃源家訓。正己終太府卿。參四明文獻集。

鄞江門人

運判周先生師厚

周師厚字敦夫。鄞縣人。從王鄞江遊。皇祐五年進士。仕至朝散郎。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時役法方行。先生言四方風俗不同。復有勞逸輕重。不宜概賦。朝議是之。章惇聞。溪峒蠻擾辰沅二州。議輸常平粟以備邊。先生持不可。曰。溪獠靜擾無常。常平歲入有程。當使邊卒廣屯田爲便。從其議。參延祐四明志。

冀公史先生簡

史簡。鄞縣人。以後人貴。封冀公。爲鄞江高弟。事母最孝。最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謬。越公爲西湖高弟。再世與豐清敏同門。參鮪琦亭外編白注。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轂見下西湖門人。

正奉汪先生洙附子思溫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父元吉。爲縣從事。爲范文正公所知。王荆公宰鄞。以廉平吏薦于轉運使孫威敏。洙

先生以春秋教授于鄉。鄉人稱之爲汪先生。子思溫。以上舍爲雄州教授。調餘姚令。築堤浚湖。民信愛之。欽宗以諸王就傅。擇除贊讀。參鄞縣志。

梓材謹案謝山五先生書院記自注云。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濬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知州姚先生莘

姚莘字舜徒。以字行。慈溪人。幼開爽穎悟。學如夙植。熙寧九年進士。爲桃源宰。訊民疾苦而振雪之。郡將怙威凌僚吏。屬邑患苦。先生毅然爭論。郡將爲之少戢。鄰郡有訴不平。必丐于部使者。願付先生決之。捐貲修孔子廟。督課諸士。翕然向方。鄉有虎。先生以文禱諸社。越三日。虎仆祠旁。奏績爲天下第一。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陛辭。神宗諭以卿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先生退謁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法。收養鰥寡老幼。死給衣裳。官爲殮葬。歲薦饑。間有遺兒。請顧嫗乳之。丞相爲奏行焉。丁艱未赴。服除。改湖南。神宗復諭以居養安濟漏澤。爲朕施實德于民。卿向有言。故復命卿。後由江東副曹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勸農。有古循吏風。卒之日。夔民罷市聚哭。訃聞桃源。民乃卽先生祠。爭出貲薦奠焉。參寧波府志。

縣令俞先生偉

俞偉字仲寬。鄞縣人。元祐初。宰南劍之順昌。閩人生子多者。皆不舉。建劍尤甚。先生作戒殺子文。召父老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酌。使歸勸鄉人。活者以千計。生子多。以俞爲字。朝廷爲立法行一路。先生被差

他郡還邑。有小兒數百迎於郊。部使者聞于朝。降詔獎諭。進秩再任。且去。出粟以賑其孱臥而病者。參延祐四明志。

縣令陳先生摠

陳摠字君益。鄞縣人。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尙愷悌。先是邑民家舉一子。富室不過二子。餘悉棄之。先生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男陳其名。女陳其氏。後卒于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功于民。乃請于朝。錫廟額曰旌福。參寶慶四明志。

西湖家學

知軍樓先生常

樓常。正議子。治平進士。知興化軍。參鄞縣志。

西湖門人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朝奉袁公濟先生穀。附子灼。

袁穀字容直。一字公濟。鄞縣人。嘗一試于開封。兩試于鄉。皆第一。嘉祐六年登第。博貫羣書。擅名詞藻。歷知卽武軍。通判杭州。其爲開府舉首也。蘇文忠實爲之亞。及武郡。而文忠爲守。相得益驩。唱酬篇什甚富。移知處州。終朝奉大夫。子灼字子烈。元祐進士。爲光祿丞。軍器少監。出知婺州。有武臣曹宗者。時相蔡京

嫺黨爲害鄉曲。子烈械之。獄死焉。坐是貶秩。起知隨州。宣和末。召爲倉部郎。面對。力勸帝清心省事。安不忘危。言甚切直。黜知泗州。終朝議大夫。參寶慶四明志。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別見安定學案。

銀青周鄞江先生鐔

周鐔。字廉彥。鄞縣人。師厚子。元豐二年進士。初仕爲桐城尉。慨然曰。學優則仕。吾昔所治。科舉耳。遂益究治六籍。諸子百氏之說。悉著論其本旨。當官桐城。辭不赴。乃遊潁昌。訪其舅范忠宣。純仁過洛。見文潞公。司馬溫公。咸器重之。在京師。上書言徐禧永樂之失。國子祭酒豐相之給事中范滄夫交薦之。後知南雄。以言邊事忤時相。入黨籍。卽退休于家。參延祐四明志。

謝山書鄉先生宋中大夫家傳後曰。大夫預名元祐黨人之一。大夫之舅氏。范丞相忠宣公。純仁右丞。純禮待制。純粹及大夫初娶。婦翁胡右丞宗愈再娶。婦翁王學士覲中表兄弟。范開封正平九族之中。登鋼籍者七人。又讀陳忠肅公瓘與兄書云。章氏議卻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諳事。舉家好善。故就之。戶曹卽大夫也。嗟乎。卽忠肅之書。可以見大夫一門之賢。而其得力于范文正公。胡文恭公之典型者。亦豈少哉。文正堦爲賈東明蕃。以不附新法忤荆公。而忠宣之出司馬侍郎。忠潔公朴溫公羣從。握節死于金者也。大夫胡氏之私。則僚壻鄧考功。忠臣亦在黨禁。可謂同岑之盛矣。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史詔字升之。鄞縣人。父冀公簡。母葉氏。夫人遺腹子也。順秀豐下。少有立志。嘗與豐清敏。舒中丞受業于鄉先生樓郁。以孝行聞。遇大比。輒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相離。或曰。辟薦所以榮母也。先生曰。朝廷設科。思得其用。敢竊爲己榮邪。設與計偕。則初志爽矣。况亡親欺君。士君子所不爲也。大觀二年。詔舉八行。鄉人以先生應命。遂與母避于縣東大田山。郡守迹所往。迫使就道。誓不起。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參寧波府志。

中丞舒嬾堂廬

舒廬字信道。鄞縣人。號嬾堂。官至中丞。爲樓正議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東坡爲難。良可惜也。

周氏家學鄞江再傳。

銀青周鄞江先生鏐見上西湖門人。

進士周先生銖

周銖師厚次子。鄞江鏐之弟。崇寧二年進士。兄弟偕隱。鄉人慕之。參延祐四明志。

史氏家學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見上西湖門人。

侯氏家學

侯荆門先生仲良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汪氏家學鄞江三傳。

莊靖汪適齋先生大猷別見龜山學案。

八行家學

忠定史真隱先生浩別見橫浦學案。

文靖史自齋先生彌忠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並見慈湖學案。

西湖續傳

宣獻樓攻媿先生鎰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袁氏續傳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別爲絜齋學案。

卷七

涑水學案表

宋元學案 三 涑水學案表

司馬光

子康 孫植 別見百源學案。

古靈同調

從子宏 子朴 孫通國

劉安世

別爲元城學案。

范祖禹

別爲華陽學案。

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歐陽中立

樊資深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從子焯 別爲和靖學案。

張雲卿

李陶

邢居實

別見安定學案。

牛德師

別見百源學案。

私淑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唐廣仁 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黃隱

曾孫 黼

陸賀

子 九思

子 九皋

劉堯夫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子 九韶

子 九齡 並為校山復齋學案。

子 九淵 別為象山學案。

朱松 別見豫章學案。

李燾

子 壁

並涑水續傳

子 臺 並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雍 別為百源學案。

張載 別為橫渠學案。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陳舜俞 別見安定學案。

並涑水講友。

劉恕 子義仲

劉敞 別見廬陵學案。

並涑水學侶。

呂誨

范鎮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呂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李常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趙瞻

傅堯俞

孫固 子朴

李周

並涑水同調

涑水學案上

祖望謹案小程子謂閔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三人耳。故諸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中遂祧之。草廬因是敢謂涑水尙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梓材案涑水學案。黎州原本已佚。謝山補定分爲兩卷。稿亦無存。茲特採錄迂書。而以疑孟潛虛足之。至謝山所補門人小傳。則其稿尙存。

古靈同調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兒戲于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閒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麟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生在并州。聞而繼

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普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書再上。帝大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集議。漢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疏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申以先生言是。帝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于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

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輿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大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雲濠案：先生遺文名傳家集。東坡爲先生行狀。稱文集八十卷。外有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

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注太玄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水譜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又潛虛一卷。未及謝山學案劄記溫公易傳三卷。又一卷。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悼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悼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于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參史傳。

溫公迂書

夫樹木樹之一年而伐之。足以給薪蘇而已。三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桶。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豈非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釋迂。

或曰。夫士者。當美國家。利百姓。功施當時。澤及後世。豈獨齷齪然。僅司其分。不敢失隕而已乎。曰。非謂其然也。智愚勇怯。貴賤貧富。天之分也。君明臣忠。父慈子孝。人之分也。僭天之分。必有天災。失人之分。必有人殃。堯舜禹湯。文武勤勞。天下周公輔相。致太平。孔子以詩書禮樂教洙泗。顏淵簞食瓢飲。安于陋巷。雖德業異守。出處異趣。如此其遠也。何嘗舍其分而妄爲哉。士則。

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鐘鼓乎。夫鐘鼓叩之。然後鳴。鐙匱鏜錯。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祆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言戒。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啻其然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非者。况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知非。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世之高論者。競爲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憤啓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理性命。

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事親。

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寬猛。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回心。

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無益。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何以學爲。學要。

小人治迹。君子治心。治心。

或問子絕四。何以始于毋意。迂叟曰。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乎事者也。事之生。未有不本乎意者也。意必自欲。欲既立于此矣。于是乎有從有違。從則有喜有樂有愛。違則有怒有哀有惡。此人之常情也。愛實生貪。惡實生暴。貪暴惡之大者也是以聖人除其萌。塞其原。惡奚自而至哉。或曰。無意于惡。既聞矣。敢問聖人亦無意于善乎。曰。不然。聖人之爲善。豈有意乎其閒哉。事至而應之以禮義耳。禮者履也。循禮則事無不

行義者宜也。守義則事無不得。聖人執禮義以待事。不爲善而善至矣。聖人豈有意乎其間哉。或曰。毋固毋必。奚以異乎。曰。在我爲固。在人爲必。聖人出處語默。唯義所在。無可無不可。奚其固。成敗禍福。繫命所遭。誰得而知之。奚其必。或曰。然則何以終于毋我。曰。有意有必。有固。則有我。有我則私。私則生蔽。無意無必。無固。則無我。無我則公。公實生明。絕四。

人情若厭其所有。羨其所不可得。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爲惡無不至矣。羨厭。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爲。莫非自然。無爲贊。

或曰。莊子之文人不能爲也。曰。君子之學爲道乎。爲文乎。夫唯文勝而道不至者。君子惡諸。是猶朽屋而塗丹牖。不可處也。智井而鞶綺績。不可履也。烏喙而漬飴糖。不可嘗也。而子獨嗜之乎。或曰。莊子之辯。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曰。然則佞人也。堯之所畏。舜之所難。孔子之所惡。是青蠅之變白黑者也。而子獨悅之乎。斥莊。

或曰。有人于此。人指其過而告之。則喜。何如。曰。君子也。或又曰。曷若無過而指諸。曰。君子履中正而行者也。故有過。則人得而指諸。若夫不中不正之人。終日所爲皆過也。又安得而指之。指過。

鞠躬便辟。不足爲恭。長號流涕。不足爲哀。敝衣糲食。不足爲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三欺。

溫公疑孟附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辯。

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

不事乎。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非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邈世无悶。非不恭也。苟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辯曰。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孟子之言。非是瑕疵夷惠也。而清和之弊。必至于此。蓋以一于清。其流必至于隘。一于和。其流必至于不恭。其弊如是。君子豈由之乎。苟得其中。雖聖人亦由之矣。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或謂伯夷制行以清。柳下惠制行以和。救時之弊。不得不然。亦非知夷惠者。苟有心于制行。則清也和也。豈得至于聖哉。夷之清。惠之和。蓋出于天性之自然。特立獨行而不變。遂臻其極致。此其所以爲聖之清。爲聖之和也。孟子固嘗以百世之師許之矣。慮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偏。于是立言深探清和之弊。大有功于名教。疑之者誤矣。

朱子曰。觀吾孔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四十九字。愚欲刪去而補之曰。然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卽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溫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于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于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

者如四時之運。溫涼寒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于寒涼。柳下惠之和。則一于溫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溫公之所援。以爲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于制行。至章末。愚欲刪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于制行。則方且勉強修爲之。不暇。尙何以爲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于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爲聖人。而有同于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于一偏。于是立言以揅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旣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與種者誰歟。以所食之鵝。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邪。

辯曰。陳仲子弗居不義之室。弗食不義之祿。夫孰得而非之。居于於陵。以彰兄之過。與妻同處。而離其母。人則不爲也。而謂仲子避兄離母。豈所願耶。殊不曉其說。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烏得謂之豈所願邪。仲子齊之世家。萬鍾之祿。世有之矣。不知何爲諫其兄。以其祿與室爲不義。而弗食弗居也。謂仲子爲狷者。有所不爲。避兄離母。可謂狷乎。孟子深闢之者。以離母則不孝。避兄則不恭也。使仲子之道行。則天下之人。不知義之所在。謂兄可避。母可離。其害教也大矣。孟子

之言履霜之戒也歟。

朱子曰。溫公云。仲子嘗諫其兄。而兄不用。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又曰。仲子狷者有所不爲者也。愚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狷者之不爲。一身之小節。至于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仲子之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于天下者。則知之矣。

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子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己無官守。無言責。進退可以有餘裕。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况。故不得不疑。

辯曰。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探王之意。未嘗知以尊德樂道爲事。方且恃萬乘之尊。不肯先賢者之屈。故辭以疾。欲使孟子屈身先

之也。孟子知其意，亦辭以疾者，非驕之也。身可屈，道其可屈乎？其與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異矣。又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夫尊有德，敬耆老，乃自古人君通行之道也。人君所貴者爵耳，豈可慢夫齒與德哉？若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此乃大臣輔導幼主，非可與達尊概而論也。又孟子謂蚍蜉爲士師，職所當諫，諫之不行，則當去爲臣之道，當如是也。爲王之師則異矣。」記曰：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而師處其一。尊師之禮，詔于天子無北面，非所謂有官守有言責者也。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孟子以道自任，一言一行未嘗少戾于道，意謂人君尊德樂道，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爲，而謂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過矣。

朱子曰：溫公云：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齒德，可慢彼哉？愚謂孟子固將朝王矣，而王以疾要之，則孟子辭而不往，其意若曰：自我而朝王，則貴貴也，貴貴義也，而何不可之有？以王召我，則非尊賢之禮矣。如是而往于義，何所當哉？若其所以與孔子異者，則孟子自言之詳矣。恐溫公亦未深考爾。孟子達尊之義，愚謂達者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伊尹周公之忠聖耆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太甲成王固拜手稽首于伊尹周公之前矣，其迭爲屈伸，以致崇極之意，不異于孟子之

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可與權者知之矣。官守言責一職之守爾。其進退去就。決于一事之得失。一言之從違者也。若爲師則異于是矣。然亦豈不問其道之行否。而食其祿邪。觀孟子卒致爲臣而歸。齊王以萬鍾留之而不可得。則可見其出處大概矣。

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尙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乎。夫軍旅之事。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終委乎。

辯曰。沈同問燕可伐。孟子答之曰。可伐者。言燕之君臣擅以國而私與受。其罪可伐。沈同亦未嘗謂齊將伐之也。豈可臆度其意預告之。以齊無善政。不可伐燕歟。且言之不可不慎也久矣。彼欲伐人之國。未嘗與己謀。苟逆探其意而沮其謀。政恐不免貽禍矣。或謂其勸齊伐燕。孟子已嘗自明其說。意在激勸宣王使之感悟而行仁政爾。孟子答問之際。抑揚高下。莫不有法。讀其書者。當求其立言垂訓之意。而究其本末可也。

朱子曰。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逆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溫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不諫。隱之以爲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溫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則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于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君弔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可乎。辯曰孟子曰古者易子而教之非謂其不教也。又曰父子之間不責善父爲不義則爭之非責善之謂也。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豈自教也哉。胡不以吾夫子觀之。鯉趨而過庭孔子告之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詩與禮非孔子自以詩禮訓之也。陳亢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孟子之言正與孔子不約而同其亦有所受而言之乎。

朱子曰子雖不可以不爭于父觀內則論語之言則其諫也以微隱之說已盡更發此意尤佳。

告子云性之無分子善不善猶水之無分子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子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子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所日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無不善乎。

辯曰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言人之性皆善也。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則孔子嘗有性善之言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人之性稟于天曷嘗有不善哉。荀子曰性惡楊子曰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皆非知性者也。犧生稜胎龍寄蛇腹豈常也哉。性人也。人與鳥獸草木所受之初皆均而人爲最靈爾。由氣習之異故有善惡之分。上古聖人固有稟天地剛健純粹之性生而神靈者後世之人或善或惡或聖或狂各隨氣習而成其所由來也遠矣。堯舜之聖性也朱均之惡豈性也哉。夫子不云乎惟上智與下愚不

移。非謂不可移也。氣習漸染之久而欲移下愚而爲上智。未見其遽能也。詎可以此便謂人之性有不善乎。

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辯曰。孟子白羽之白。與白雪白玉之同異者。蓋以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告子徒知生之謂性。言人之爲人。有生而善生而惡者。殊不知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所習不慎。流浪生死。而其所稟受。亦從以異。故有犬牛人性之不同。而其本性未始不善也。猶之水也。其本未嘗不清。所以濁者。土汨之耳。澄其土。則水復清矣。謂水之性。自有清濁。可乎。孟子非以辯勝人也。懼人不知性。而賊仁害義。滅其天理。不得已而爲之辯。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以言萬物之性均。惟人爲貴爾。性之學。不明。人豈知自貴哉。此孟子所以不憚諄諄也。

朱子曰。此二章。某未甚曉。恐隱之之辯。亦有未明處。

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偪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以其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

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辯曰。道之在天下。有正有變。堯舜之讓。湯武之伐。皆變也。或謂堯舜不慈。湯武不義。是皆聖人之不幸。而處其變也。禪遜之事。堯舜行之。則盡善。子噲行之。則不善矣。征伐之事。湯武行之。則盡美。魏晉行之。則不美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易昌邑。豈得已哉。爲人臣者。非不知正之爲美。或曰。從正則天下危。從變則天下安。然則孰可。苟以安天下爲大。則必曰。從變可。惟此最難處。非通儒莫能知也。伊光異姓之卿。擅自廢立。後世猶不得而非之。况貴戚之卿乎。紂爲無道。貴戚如微子箕子比干。不忍坐視商之亡。而覆宗絕祀。反覆諫之不聽。易其君之位。孰有非之者。或去或奴。或諫而死。孔子稱之曰。商有三仁焉。以仁許之者。疑于大義。猶有所闕也。三仁固仁矣。其如商祚之絕何。季札辭國而生亂。孔子因其來聘。貶而書名。所以示法。春秋明大義。書法甚嚴。可以鑒矣。君有大過。貴戚之卿。反覆諫而不聽。則易其位。此乃爲宗廟社稷計。有所不得已也。若進退廢止。出于羣小閹寺。而當國大臣不與焉。用彼卿哉。是故公子光使專諸弑其君僚。春秋書吳以弑。不稱其人。而稱其國者。歸罪于大臣也。其經世之慮深矣。此孟子之言。亦得夫春秋之遺意歟。

朱子曰。隱之云。三仁于大義有闕。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于同。自靖以獻于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爲三子猶有偏焉。恐失之弊也。此篇大意已正。只此

數句未安。

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貌與飲食也。昔伊尹去湯就桀。豈能迎之以禮哉。孔子棲棲皇皇。周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是不免于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辯曰。孔子之于魯衛。始接之以禮。則仕。及不見悅于其君。則去。豈可謂不爲禮貌而仕歟。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豈可謂不爲飲食而仕歟。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孰謂孔子栖栖皇皇。不爲禮貌與飲食哉。孟子曰。迎之有禮則就。禮貌衰則去。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周之亦可受者。則是言也。未嘗或戾于吾孔子之所行。如曰。不爲飲食。則當慕夷齊可也。又何仕爲。聖賢固不專爲飲食。其所以爲飲食云者。爲禮貌爾。而謂古之君子。能辟穀者邪。不顧廉恥而苟容者邪。誦孟子之言。而不量其輕重之可否。何說而不可疑。

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以言之。行不行爲去就。此仕之正也。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爲去就。又其次至于不得已而受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困窮者。豈不善于彼哉。是以君子以爲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于其受賜之節。又嘗究言之曰。饑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以是而觀。則溫公可以無疑于孟子矣。而隱之所辯。引孔子事爲證。恐未然也。

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爾。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辯曰。仁之爲道。有生者皆具。有性者同得。顧所行如何爾。堯舜之于仁。生而知之。率性而行也。湯武之于仁。學而知之。體仁而行也。五霸之于仁。困而知之。意謂非仁則不足以治國家。服諸侯。于是假而行之。其實非仁也。而謂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卑遠近多寡之間爾。何所見之異也。孟子之言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假之而不歸。惡知其非有。正合中庸所謂或安而行。或利而行。或勉強而行。及其成功一也。孟子之意。以勉其君爲仁爾。惜乎五霸假之而不能久也。

朱子曰。隱之以五霸爲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于仁義。亦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于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于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文爾。亦彼善于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有。止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爾。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乎舜者。爲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皐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而逃于海濱。皐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予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皐陶哉。又舜旣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皐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辯曰。桃應之問。乃設事爾。非謂已有是事也。桃應之意。蓋謂法者。天下之大公。舜制法者也。皐陶守法者也。脫或舜之父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之曰。執之者。士之職所當然也。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廢天下之公法也。夫有所受云者。正如爲將。閫外之權則專之。君命有所不受。士之守法亦然。蓋以法者。先王之制。與天下公共。爲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爲一人而私之。舜旣不得私其父。將寘之于法。則失爲人子之道。將寘而不問。則廢天下之法。寧并棄天下。願得竊負而逃。處于海濱。樂以終其身焉。更忘其爲天子之貴也。當時固無是事。彼旣設爲問目。使孟子不答。則其理不明。孟子之意。謂天下之富。天子之貴。不能易事父之孝。遂答之以天下可忘而父不可暫舍。所以明父子之道也。其于名教。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爾。愚謂執之而已矣。非洞見皐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于至善者也。隱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爲言。卻似實

有此事于義未瑩。

卷八

涑水學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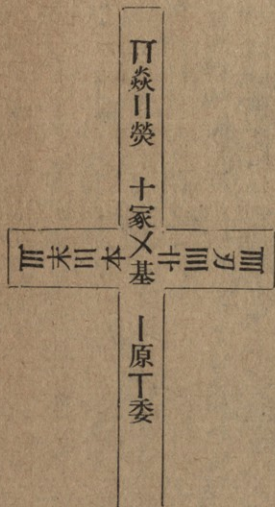
溫公潛虛

萬物皆祖于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梓材謹案朱子跋張氏潛虛圖與晁氏讀書志皆言潛虛多有闕文其無闕者泉州本也吳禮部潛虛後序稱初得全本又得孫氏許氏闕本蓋溫公本未成書今亦無從審其何者為闕祇得錄其全文而張敦實十論亦並錄于後。

氣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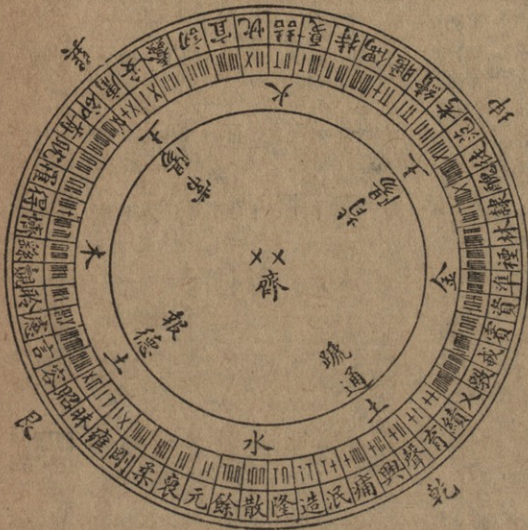
張敦實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具自然之氣。故有自然之象。與自然之數。天一居北爲水。地二居南爲火。天三居東爲木。地四居西爲金。天五居中爲土。在虛則有原有。煢有本有。卅有基焉。至於水一得土五而成六。火二得土五而成七。木三得土五而成八。金四得土五而成九。中央五土而合成十。此生數一十有五。成數四十。生成之數五十有五。所以具天地終始之道。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五行更生得土以助之。昔之原者。今有委。昔之煢者。今有焱。昔之本者。今有末。昔之卅者。今成刃。昔之基者。今成家矣。體圖（見下頁）

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三等象岳。四等象牧。五等象率。六等象侯。七等象卿。八等象大夫。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衆。其惟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心使身。身使臂。臂使指。指操萬物。或者不爲之使。則治道病矣。卿詘一大夫。詘二士。詘三庶人。詘四位。愈卑。詘愈多。所以爲順也。詘雖多。不及半。所以爲正也。正順。萬墜之大誼也。

張敦實曰。天地之數。陽奇陰偶。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此五位所以相得而各有合也。天一與地六相得。合而生水。有原而有委。地二與天七相得。合而生火。有煢而有焱。天三與地八相得。合而生木。有本而有末。地四與天九相得。合而生金。有卅而有刃。天五與地十相得。合而生土。有基而有冢。以五行生成分言之。則有五。合言之。則有十。故一等至十等。總五十有五體。體有左右。辨賓主也。有上下。辨尊卑也。左右上下。遞純遞詘。以興天下之治。以成天下之業。故能若網在綱。若臂使指。無尾大不掉之患。

名圖

宋元學案 三 涑水學案下



一六置後。二七置前。三八置左。四九置右。通以五十五行。叶序。印而瞻之。宿躔從度。印則爲黃。類則爲墜。印得五宮。類得十數。元餘者。物之始終。故無變。齊者中也。包幹萬物。故無位。奧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以步莧軌。以叶歲紀。人之生本于虛。虛然後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返于虛矣。故萬物始于元。著于衰。滿侯存於齊。消于散。訖于餘。五者形之運也。剛柔雍昧。昭性之分也。容言慮聆。覲動之官也。繇儕戕。西得罹耽。都舍情之誦恤也。苒卻庸安。吐火蠢尺尹。事之變也。詎亦宜忱。詰戛德之塗也。特偶暉續考。家之綱也。范徒醜隸。林國之紀也。禋因準資賓。戒政之務也。敦微又績育聲。功之具也。輿痛鋪。泯造隆業之著也。爲人上者。將何爲哉。養之教之。理之而已。養之。故人賴以生也。教之。故人賴以明也。治之。故人賴以父也。夫如是。故人愛之。如父母。信之。如卜筮。畏之。如雷霆。是以功成而名白也。夫爲人上而不能養。則人離叛矣。養而不能教。則人殺亂矣。教而不能治。則人抵捍矣。三具者亡。而所有功者。可得乎。

張敦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五行生成合體而立名。不過五十有五。齊于天地之中。包幹萬物。故有名而無位。冬至之氣。起于元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迺授于餘。而終之。一六居後。在天則斗牛女虛危室壁之分。三八居左。在天則角亢氏房心尾箕之分。二七居前。在天則井鬼柳星張翼軫之分。四九居右。在天則奎婁胃昂畢觜參之分。自泯至昧。十有一名。在北而屬水。自容至苒。十有一名。在東而屬木。自蠢至考。十有一名。在南而屬火。自徒至父。十有一名。在西而屬金。昭一土也。

處報德之維分。于丑。卻庸安三土也。處常陽之維分。于辰。范一土也。處背陽之維分。于未。續育殺興痛五土也。處蹶通之維分。于戌。齊中土也。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

行圖

變圖

解圖

一元

慎於舉趾。差則千里。機止其矢。慎于舉趾。差則遠也。

元始也。夜半。日之始也。朔。月之始也。冬至。歲之始也。好學。智之始也。力行。道德之始也。任人。治亂之始也。

一哀

初進而遠而俟。其信而利用正。聚不可苟。必進遠也。

哀聚也。氣聚而物。宗族聚而家。聖賢聚而國。

二人保而繁。獸猛而禪。人保而繁。善以道羣也。

三。百毒之聚。勝者為主。惟物之。百毒之聚。止害人也。

四。羽毛鱗介。各從其聚。羽毛鱗介。聚以倫也。

五。菟絲之勢。附草絕根。菟絲之勢。不知固根也。

六。八音和鳴。神祇是聽。八音之哀。感人神也。

上。雲還於山。冰泮于川。雲還冰泮。聚極必分也。

初。馬牛服役。左右禪力。馬牛服役。臣職宜也。

一柔

柔。地之德也。臣之則也。天為剛矣。不道。四時。君為剛矣。不欲嘉謀。金為剛矣。不從。人所為。故剛而不柔。未有能成者也。

二。籬籬威施。盜陌之祈。或得其。盜陌之祈。歸不為也。或得。其筭。為主所知也。

剛天之道也。君之守也。地爲柔矣。負載山岳。臣爲柔矣。正直。誇水爲柔矣。類崖穿石。故柔而不剛。未有能立者也。

|||剛

三 齒剛必缺。久存者舌。

四 畫石之落。抗之以幕。

五 大柔如水。利物無已。

六 蒲梁柳穀。傾榱脫輻。

上 綴旒靡委。政不在已。

初 偃王無骨。莫之自立。

二 不忍小辱。自經溝瀆。

三 目曠耳塞。拔木觸石。一跌而踣。螻蟻之食。

四 金與玉軸。歷險不覆。

五 介潔自守。其要无咎。

六 精金百鍊。有折無卷。

上 歐冶鑄劍。利用加錫。

初 匪飛匪潛。出門交有功。

齒缺舌存。久剛必危也。

畫石之落。強不能支也。

大柔如水。不與物違也。

蒲梁柳穀。任重力微也。

綴旒靡委。君道非也。

人之有骨。以自立也。

自經溝瀆。小人決也。

一跌而踣。不復振也。

金與玉軸。任重載也。

其要无咎。由寡欲也。

有折無卷。質不渝也。

利用加錫。過剛則折也。

出門交有功。尚和也。

1x雍

雍和也。天地萬物之性。不剛則柔。不晦則明。通而行之。其在和平乎。

二 柳下惠不易其介。伯夷怨是用希。

夷清不偏。惠和不流也。

三 玉質金聲。利用陳于帝庭。

玉質金聲。有嘉德也。

四 狷狷額額。無施而適。搏沙雜礫。舒席卷棘。

狷狷額額。不可如何也。

五 鸞者減求者增。卒會于平。

鸞減求增。益寡損多也。

六 鹽梅不適。醃棄不食。

鹽梅不適。性有頗也。

上 天地融融。萬物雍雍。

天地融融。萬物和也。

丁味

初 取足于已。不知外美。

取足於已。所以味也。

味。晦也。日之晦。晝夜以成。月之晦。弦望以生。君子之晦。與時偕行。

二 日匿其光。後于東方。

日匿其光。德未耀也。

三 鐵目石耳。蹈于淵水。

鐵目石耳。不可導也。

四 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或導之燭。能受教也。

五 無相之譬。闔戶而處。

闔戶而處。未失道也。

六 不習而斲。敗材毀樸。

不習而斲。不免咎也。

上 偶人守金。衆盜攸侵。

以味居上。必有盜也。

丁昭

初 匿其鑑。拂其塵。觀其形。

匿鑑拂塵。以自照也。

昭明也。天地之明。靡不察也。日月之明。靡不燭也。人君之明。官羣材也。恒有辜也。懋有功也。

二 隨珠照夜。不如膏燭。

珠能照夜。不可常也。

三 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察窮秋毫。物所駭也。

四 鑿隙偷光。厥志唯勤。爭昇之燭。

鑿隙偷光。善借明也。爭昇之燭。遂光大也。

五 循牆不蹶。秉燭而跌。

秉燭而跌。恃明懈也。

六 日麗于天。萬物粲然。

日麗于天。無不照也。

上 宿火于灰。

宿火于灰。善養明也。

初 修而貫而久而安而。

修容有常。久則貫也。

二 葆首夷俟。不若過死。

葆首夷俟。不可忍見也。

三 頰面不飾。

頰面不飾。質不變也。

四 襲衣錦裏。君子養美。

襲衣錦裏。不自絢也。

五 如圭如璋。以和以莊。

以和以莊。容之善也。

六 朱襪紫裏。服久必敝。

朱襪之敝。其裏見也。

上 欂木之垂。甘瓠之累。

木垂瓠累。貴下賤也。

III 容

容貌也。尊卑有儀。軍國有容。舍之則厲。

言

言辭也。有雷有風。天心始通。有號有令。君心無隱。有話有言。中心乃宣。

初 壺蟲之口。可用以受瘖者之食。稻梁之賊。

稻梁之賊。言不可已也。

二 人不我知。饋金而疑。

饋金而疑。人弗信也。

三 不固其關。禍溢浮天。

禍溢浮天。不可收也。

四 天信其時。萬物攸期。

萬物攸期。素信之也。

五 庸言之謹。必顧其行。

言之謹。以立誠也。

六 時言之利。上下攸賴。

上下攸賴。其利博也。

上 言由于德。弗思而得。萬世之式。

言由于德。非意之也。萬世之式。當于理也。

初 秋毫差機。矢不可追。

秋毫差機。不可不慎也。

慮 慮。思也。聖人無思。自合于宜。賢者之思。以求其時。臨事不思。不能言。幾學道。不思不能造微。

二 旁瞻千里。卻顧百世。

旁瞻卻顧。所慮遠也。

三 澄源正本。執天之鏈。

澄源正本。萬術盡也。

四 林甫月室。慍入笑出。匪躬之益。

匪躬之益。終自及。

五 萬物之神。出天入塵。

出天入塵。無不轉也。

六 謀利忘寢。商賈之任。

謀利忘寢。思不遠也。

三 聆

聆聽也。天下其耳舜達四聰聽而不聞。是謂耳聰聞而不擇是謂心聾所以王者聽德惟聰學者非禮不聽。

上 孔子從心不踰矩。

孔子從心從容中道也。

初 聽德惟聰否不若聾。

否不若聾聞無益也。

二 黷纒弗徹舜聰四達。

舜聰四達聰不蔽也。

三 甘言便耳沒于淵水。

甘言便耳不可悅也。

四 苦言刺耳惟身之利。

苦言刺耳不可惡也。

五 卑聽惟順擇其利病。

擇其利病由乎心也。

六 蟻鬪聞聲惟避言是聽。

避言是聽必不達耳也。

上 聖人無擇惡聲不入。

惡聲不入耳不順非也。

初 粉澤之暉覆穿埋機昧者不知明者識微。

昧者不知目誘之也。

二 項楚姚虞形似心殊。

形似心殊明不在目也。

三 馳車擊轂自掩其目坦途猶覆。

自掩其目不能見也。

四 虎視眈眈其心潭潭。

其心潭潭審所視也。

五 蓬蔭威施俯仰相疑。

俯仰相疑任偏見也。

三 覲

覲視也。天高其目舜明四目視而弗見。是謂目明而弗擇是謂心瞽所以王者視德惟明學者非禮不視。

三 繇 喜也。天地同春。萬物忻忻。聖賢相逢。四海歸仁。

三 濟 憤怒也。天地之怒。風霆橫飛。王者之怒。發整六師。君子之怒。暴亂是夷。小人之怒。怒適為身首。

六 漆器象箸。因微知著。離婁之目。視細猶巨。

上 凝 旒十二。惟目之蔽。同仁一視。

初 凱 風怡怡。萬物熙熙。

二 悅之匪人。涉于幽榛。覆車陷輪。

三 爰笑爰語。神清心與。弗喪其斧。

四 聞謗而喜。反求諸己。

五 喜怒以律。愛惡不失。大人元吉。

六 賞溢于喜。重器是委。或顛而毀。

上 爵祿錫予。飾喜之具。惜印吝金。人委而去。

初 匪怒之道。必理之求。拔刃難收。

二 自怒自解。人不之畏。

三 快心一朝。忘其宗祧。失不可招。鯁鯁之浮。烏鳶之求。

四 雷霆赫赫。亂是用息。狼暉死國。

視細猶巨。明辨哲也。

凝旒之蔽。不用目也。

凱風怡怡。怒氣散也。萬物熙熙。無疾憊也。

悅之匪人。徇所愛也。

弗喪其斧。未失則也。

聞謗而喜。以從道也。

大人元吉。不失律也。

賞溢于喜。愛人從政也。

爵祿飾喜。不虛拘也。惜印吝金。人失望也。

必理之求。先慮後斷也。

自怒自解。威已玩也。

快心一朝。忘後患也。

雷霆赫赫。以止亂也。

五 有衆有形。怒然後興。無形而怒。祇取媿也。

六 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忍之少時。適免難也。

上 雷風既息。繼以沛澤。風息而雨。羣物澣也。

初 耳目鼻口。外交中誘。惟心之告。外交中誘。心不君也。

十得
得欲也。牝牡飲食禽獸之識。官爵財利。僕隸之志。欲仁求仁。又自聖門。

二 以禮制心。成湯之德。漢高入關。弗徇貨色。智之事也。

三 聖人徇理。百物不廢。其心無累。其心無累。過不留也。

四 稀腹饜饜。爲人益膏。稀腹饜饜。貪欲不厭也。

五 守常知足。不危不辱。不危不辱。又何求也。

六 不學無義。惟飲食牝牡之嗜。禽獸之斃。猶可食也。

上 鷓爭腐鼠。鷄雞弗顧。腐鼠弗顧。乃可貴也。

初 飽食無憂。襟裾馬牛。襟裾馬牛。人必有憂也。

卅一 權
懼憂也。知命樂天。無憂則賢。樂天知命。有憂則聖。若夫涉世應事。則有常理。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二 巨艦之峨。衝風激波。濟于江河。先哭後歌。憂則有喜也。

三 火在薪下。安寢不懼。安寢不懼。無所知也。



四 德誼不積，惟躬之戚。

德誼不積，賢者之憂也。

五 養婦之粹，匪知其緯。

養不恤緯，知所憂也。

六 杞人蚩蚩，憂天之墮。

憂天之墮，亦過計也。

上 周規孔制，後世之計。

周規孔制，憂萬世也。

初 利用作室，同憚于勤，大廈以成，婦子欣欣。

婦子欣欣，享其安也。

III 湛 樂也。以欲忘道，惑而不樂。以道制欲，樂而不亂。去欲從道，其樂也誠。

二 萬民不區，守業安居，形苦心愉。

形苦心愉，內自適也。

三 醉飽之愔，歌舞之紛，突火將焚，盜倚其門。

醉飽之愔，忘躬之戚也。

四 酒食衍衍，威儀反反，繩墨不遠。

酒食衍衍，以禮自飭也。

五 不勤厥畝，喪其稷黍。

不勤厥畝，無以食也。

情有七而虛其五，何也？人喜斯愛之，怒斯惡之，故喜怒所以兼愛惡也。

六 家有韶濩，外忘其慕。

家有韶濩，樂道德也。

上 王用宴于鎬京。

鎬京之宴，樂以天下也。

III 堯

初 堯非獲已，進寸退咫，飾其金履。

堯進之初，不可不慎也。

堯進也。驚馬日進，騏驥可及。學者日進，聖門可入。爲國日進，功業可得。險途冒進，或至于路。

二 盲人操舟，乘彼湍流。

盲人操舟，禍在不振也。

卻退也。日月進退晦明以成。寒暑進退品物以生。君子進退功名以彰。

× 卍 卻

三 日出而征，日沒而息。君子之則，出處順也。

四 兔跳而踟，鳥飛而伏，弧張肘縮。兔跳而踟，以退爲進也。

五 主人三宿，日中必曩，失時不逐。主人三宿，征勿問也。

六 駑馬之疲，驥馬之迫，數羽強。駑馬追驥，力疲盡也。

上 日沒出征，力憊而登，遇棹逢兵。日沒出征，危辱近也。

初 一葉于蜚，木陰未稀，我心傷悲。一葉于蜚，陰始長也。

二 納履而顧，心留迹去。納履而顧，心有望也。

三 唾面不辱，叱嗟不縮，或擠諸谷。唾面不辱，顏之強也。

四 雲蜚于江，舟藏于浦，雷出于山，車稅于宇。雲蜚于江，讖徵象也。

五 揖之則葑，麾之則止，無愠無喜。揖葑麾止，動不妄也。

六 膳珍不御，致鼎而去，勿須其飮。膳珍不御，志不享也。

上 龍登于雲，垂尾之卷，下人式瞻。垂尾之卷，終可叩也。

初 天地之德，變化無極，四時不忒。變化無極，終有常也。

× 十 庸

庸常也。日月運行不差。且暮四時變化。不愆寒暑。君能下下。不失其尊。聖賢達節。不亂其經。

二 井泉之渫。汲者不絕。

井泉之渫。常可久也。

三 嶽鎮之巍。無增無虧。

嶽鎮之巍。善保常也。

四 樹楊沃火。一日十徒。

一日十徒。不能以榮也。

五 晝作夜息。寒耕暑織。小人其職。

小人其職。君子治也。

六 井汚而久。蟲蕃其口。

井汚而久。不知變也。

上 魚跳失水。困于螻蟻。

魚跳失水。不安常也。

初 藏心于虛。非有非無。其樂于

藏心于虛。不假物也。

二 止水之清。鑑物而明。

鑑物而明。得所止也。

三 窮瀆之腐。衆惡攸聚。

窮瀆之腐。不能擇居也。

四 馴鹿籠鸚。由習得成。

由習得成。制而心也。

五 居則鬱鬱。動則愈屈。吉人之

吉人之得。靜以待也。

六 臞匍于泥。不能鳴蜚。

臞匍于泥。志在汚也。

上 雷伏于地。或震于天。火伏于

雷震火燎。因時勢也。

×十妥
妥。靜也。息也。日息於夜。月息於晦。鳥獸
息于蟄。草木息于根。爲此者。誰曰天地。
天地猶有所息。而况于人乎。

二 蠶

蠶動也。天之動晝夜以行，地之動草木以生，聖賢之動功業以成。

初陽氣潛萌，品彙咸生，充牣乾

陽氣潛萌，動在中也。

二新居之徒，舊居之棄，不如其已。

新居之徒，未有利也。

三狙入于罔，跳梁仆仰。

狙入于罔，躁益纏也。

四隸于葵藜，欲去伺之，不去何為，去或得岐。

雖無所之，不可處也。

五鑿凍樹稷，勞而無得。

鑿凍樹稷，徒自勤也。

六樹穀于雨，拔草于暑。

樹穀于雨，貴及辰也。

上說心藏密，龍蛇其蟄，利用無極。

龍蛇之蟄，以存神也。

初牽牛囊鐘，惻于厥心。

牽牛惻心，仁之祖也。

二養虺縱蝗，匪仁之方。

養虺縱蝗，失所與也。

三工不踰闔，車成轆轤。

工不踰闔，冥中度也。

四青豎白刃，利以征亂。

青豎白刃，斷以義也。

五赤子在谷，丈人濡足。

赤子在谷，濡不避也。

六推輿濟人，不如杠梁之辰。

推輿濟人，惠不大也。

三 訶

訶，仁也。天地好生，秋不先春，王者尙恩，德先于刑，人無惻隱，虎狼奚異，擴而充之，同仁一視。

三宜

宜義也。君子有義利以制事。事無常時。務在得宜。知宜而通。惟義之功。闇宜而執。亦義之賊。所以天地當就。不廢肅殺。聖人用刑。不害慈愛。

上至德如春。浹于無垠。莫知其然。

仁道大成。萬物遂也。

初盜陌莊。譚聞其惡。

陌躡譚惡。有羞惡也。

二守爾庖魚。喪爾囊珠。匪愚則迂。

喪爾囊珠。所失大也。

三徇利遺節。託名以說。汚于斧鉞。

託名以說。以欺世也。

四名駒大輅。安行正路。疾徐中度。

疾徐中度。不失節也。

五李瓊殺身。無所成名。

李瓊殺身。不可為名也。

六斷臂納肝。毀形殘生。惟心所安。

毀形殘生。義无咎也。

上循義之大。手足無愛。

手足無愛。大得宜也。

初可用交。勿恤其孚。後有徒。

勿恤其孚。自誠也。

二言無夸善。懼不能踐。

言無夸善。省華求實也。

三天道難測。四時不忒。下土之式。

下土之式。人信之也。

四父子乖離。吐心而疑。既不在辜。

父子乖離。不知其可也。

忱信也。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歷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苟為舍之。未見其能久長者也。

二忱

詰智也。經天緯地，必有其理。智者見之，心閉事濟，鑿以爲巧，許以爲姦。聖門論智，其說不然。

下 詰

五 經經之信，小夫之謹。

小夫之謹，可爲民也。

六 小信之必，大義之失。君子不

君子不由，輕重權也。

上 望城捍外，疆隄過水，革蠶浮

城堤浮蠶，不可不完也。

初 益薪火發，滌穢泉冽。

益薪滌穢，務學祛蔽也。

二 斤斧顛顛，梓匠之從。

梓匠之從，小役大也。

三 盜兵利，吏不制。

盜兵利，祇益害也。

四 動若流水，惟物之利。

流水之動，以利物也。

五 務本安分，金玉其命。

務本安分，知保身也。

六 狙鼠狡譎，志在竊食。

狙鼠狡譎，以竊食也。

上 神禹濬川，行其自然。

行其自然，不爲鑿也。

初 仰天俯地，正名辨位，以定民

仰天俯地，名位判也。

二 敝衣蔽形，猶愈裸裎。

敝衣蔽形，猶愈無也。

三 衣冠周孔，揖遜發冢。

揖遜發冢，以飾姦也。

夏禮也。天高地下，制禮之經，尊隆卑殺，飾禮之文，人不知禮，進退無度，手足罔措，國不用禮，紀綱不舉，四鄰之侮。

下 夏

四 擊牛之狂服飲遼場。

擊牛之狂能自制也。

五 偶人粉澤。

偶人粉澤徒飾外也。

六 妻如煌如紀如綱如四海王

妻如煌如王者事也。

上 男女貴辨嫂溺則援。

嫂溺則援禮有權也。

初 桃李之衰情憚心悲松筠之

松筠之思晚無及也。

二 有猥在牢或投之刀先笑後

先笑後號不求終也。

三 夫剛而令婦順而聽。

夫剛婦順未失常也。

四 閨門雍穆靡歌靡哭。

靡歌靡哭得中節也。

五 德禮不貳舜嬪婚納。

德禮不貳以身先也。

六 鉛刀析薪折齒餘斷。

折齒餘斷不可用制也。

上 枯楊生華老夫得其女妃蛇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蛇入

初 嗜酒之甘不知沈酣虺蛇是

未或成鱗不早辨也。

二 忌疾貪鄙徇情黜理。

徇情黜理不服訓也。

特天也天氣下降地資以生日光旁燭
月借以明夫和而正婦聽以行是謂天
地之終陰陽之義人道之始

特

偶

偶妃也天能始事地實終之陽能生物
陰實成之有夫無婦中饋孰主所以成
先于恒男下于女

暱親也。疏者必疏，親者必親，事之常理。人之常情，苟違其常，心安可怙，識者畏之，如避豺虎。

十 暱

三 牝雞司晨，惟家之索。

四 墜柔而靜，品物咸正。

五 無非無儀，中饋攸司。

六 王康晏起，姜后請罪。

上 君王后治齊，不可用正，呂武

初 九族咸序，省躬之故。

二 象封有庫，食而弗治。

三 竹枯不拔，螭死不蹶。

四 條亡楛存，或斧之根。

五 父母妻屬，等衰以睦。

六 割臂斷足，易之金玉，其肌不屬。

上 堯舜親親，萬國興仁。

初 絡馬首，穿牛鼻，利用以早。

牝雞司晨，反常也。

墜柔而靜，順承天也。

中饋攸司，未失道也。

姜后之請，警戒相成也。

不可用正，婦人從子也。

省躬之故，知所從也。

食而弗治，弗私以政也。

竹螭之安，輔之多也。

條亡楛存，見者執河也。

等衰以睦，示不同也。

割臂易玉，棄親即它也，其肌不屬，人于汝何也。

萬國興仁，大成仁也。

絡馬穿牛，初易馴也。

十一 續

續子也。堯父舜子。二者雖全。與其父智。寧若子賢。所以舜生商均。虞祚不延。蘇生神禹。祀夏配天。

二 父潑其土。子終厥畝。

子終厥畝。能紹先也。

三 釐子滿腹。不如螺贏之不育。

釐子滿腹。害厥生也。

四 飯菽羹藜。父母怡怡。

父母怡怡。善承意也。

五 鷹雞匪鸞。不為鷓鴣。

不為鷓鴣。亦似宗也。

六 酒膳紛如。父母頽如。

父母頽如。不養志也。

上 體完不繫。德備不虧。祖考之

體完德備。終子事也。

初 老牛舐犢。不如燕引其雛。

燕引其雛。教之飛也。

二 作室無資。勿壞其基。以俟能

作室無資。不可強也。勿壞其基。亦可尚也。

三 愛馬益粟。肥溢而陸。終不可

愛馬益粟。祇益害也。

四 散而金珠。聚而詩書。賢不喪

散而金珠。賢于人也。

五 囊金匣玉。不畀之燭。盜守之

不畀之燭。失義誨也。

六 薪火不滅。錫汝圭藥。貽汝聖

薪火不滅。明有繼也。

考

考父也。君為尊矣。患于不親。母為親矣。患于不尊。能盡二者。其惟父乎。慈而不訓。失尊之義。訓而不慈。害親之理。慈而曲全。尊親斯備。

× 卅 范

范師也。天垂日星，聖人象之。地出圖書，聖人則之。漁叟之微，文武是資。鄒子之陋，孔子所吝。若之何其無師。

上 丹朱商均，利用作寶。

利用作寶，知子明也。

初 易子之義，責善是為，惟嚴之利。

惟嚴之利，人知畏也。

二 衡不平，繩不直，大斛短尺，民莫之則。

衡不平，不足由也。

三 章句之見，授其訓傳，以鑰投鍵。

以鑰投鍵，發蒙也。

四 北指燕，南指楚，惟爾之取。

北燕南楚，在自謀也。

五 準矩繩規，衆法攸資。

準矩繩規，先自修也。

六 投璧于闇，或按之劍。

投璧于闇，人不見也。

上 聖作六經，萬世典型，如見其人。

萬世典型，言作訓也。

初 出門擇術，跬步之失，之晉而粵。

出門擇術，慎所從也。

二 巧心妙手，木不雕朽。

木不雕朽，其質陋也。

三 虎豹之能，千人莫當，不可服箱。

不可服箱，不可訓也。

四 驕驕騏驎，造父授轡，一日千里。

一日千里，天才異也。

五 中人不墮，可以寡過。

中人不墮，志務學也。

徒衆也。薪以續火，益之愈光。江漢承流，達于遐方。顏閔傳業，聖道以彰。

卅 徒

×醜

醜友也。天地相友，萬彙以生，日月相友，羣倫以明。風雨相友，草木以榮。君子相友，道德以成。

六 樛木之曲，惟材之辱，為輪轉。
 上 仲尼之道，三傳不替，以克永。
 初 素絲縞如，適緇適朱。

二 意氣相許，不以利取。
 取不以利，能擇交也。

三 水石相親，石潔水清，蓬麻其植，惟蓬亦直。
 惟蓬亦直，近賢也。

四 總角綢繆，膠而漆投，半途分流，注矢操矛。
 注矢操矛，反相賊也。

五 春耕秋獲，易力並作，游惰勿諾。
 游惰勿諾，不如已也。

六 毛翠相聚，糧食之蠹。
 糧食之蠹，無所益也。

上 一首三尾，先完後毀，惟初之舉。
 惟初之舉，不早識也。

丁隸

初 木養其材，工則斲之，玉潛於石，人則琢之。
 木養其材，以待用也。

隸臣也。地不天，不能以生，月不日以光，臣不君，不能以功。

二 玉馬金牛，惟邦之寶。
 玉馬金牛，專所奉也。

三 一身三首，蜂蟻所醜。
 一身三首，無所容也。

四 登邱而俛，置膝而遠，百祿簡簡。
 登邱而俛，不自崇也。

五 股肱綴體沒世不改。
股肱不改。知所從也。

六 顏載其勞口揚其高挾思以
或傳之刀。怙其庸也。

上 狄穀既收土田之休。
穀收田休不敢處功也。

初 赤子之命在厥初生。
赤子初生性命繫也。

二 遁迹不失無喪無得。
遁迹不失亦足繼也。

三 姦賞忠誅臧違否依首足顯
姦賞忠誅庶事戾也。

四 巨舟義義濟于洪波。
巨舟義義賴賢以濟也。

五 鑑無光斧無銑股肱不從惟
光銑之無下不使也。

六 天日昭如榱柱森如忠進姦
天日昭如明無蔽也。

上 日中而移山高而危大人克
日中而移不可不戒也。

初 聖人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
祭祀之設非虛文也。

二 謂祖無知謂天可欺謂祭何
謂祭何為心傲忽也。

三 豺獺之鑑霜露之思無失其
無失其時不忘本也。

卅林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共處一人元良萬國以康厥德惟何仁武及明備則藩昌缺則衰亡。

夫民之所資者道也不可斯須去也是以君臣相與議于朝師友相與講于野然後道存而國可治也。

卅禮

禮記也豺知祭獸獺知祭魚忘先背本傲忽狂愚明而人責幽則鬼誅。

四 匪隆匪殺，惟義所在。

惟義所在，務適宜也。

五 藟粟之角，五登匏爵，上帝是享。

藟粟之角，誠不必豐也。

六 弗播而穀，弗攻而木，祀淫祭類。

祀淫祭，讀，佞神也。

上 學匪干祿，祭匪求福，果時則熱。

果時則熱，理必至也。

初 董茶之萌，難則不爨，燎火爨焚，沃不盡瓶。

董茶之萌，惡不可恣也。

二 譬夫執鉞，闕艾同劓，上罔下羸，獸駭而突。

獸駭而突，窮則悖也。

三 罔密而散，微逃錮繫，不如其棄。

微逃錮繫，制小失大也。

四 禽虎于穴，百獸戰栗，罔目甚濶，冒不可脫。

禽虎于穴，僣暴類也。

五 槃水之盈，小偏必傾，庭燎之明，繼其薪蒸。

槃水之盈，偏則敗也，庭燎繼薪，明不可怠也。

六 稂秀之鋸，嘉穀扶疏。

稂秀之鋸，去物害也。

上 驅蠅去飯，毋使污案，逐之勿遠。

驅蠅去飯，不足追舉也。

初 衣食貨賂，生養之具，爭怨之府。

爭怨之府，當義治也。

二 子贏父單，不憂饑寒。

子贏父單，厚于民也，不憂飢寒，必相養也。

資 用也。何以臨人曰位。何以聚民曰財。資位無財，斯民不來。所以洪範八致，食貨惟先。天子四民，農商居半。

準 法也。為農無法，黍稷不生。為工無法，器用不成。用衆無法，資敵喪兵。治國無法，長亂殃民。

賓客也。君臣燕飲。有主有賓。諸侯朝聘。天子之賓。四夷朝貢。中國之賓。所以朝聘。官設行人之職。行葦歌序賓之禮。

賓

三務其耕桑。尊農卑商。疏原道。委上下均利。

尊農卑商。明本末也。疏原道。委通上下也。

四山童澤涸。今笑後哭。

山童澤涸。其利窮也。

五璞隨之富。或興或仆。

或興或仆。道不同也。

六大盈藏金。鄙夫之心。

鄙夫之心。私積財也。

上勤約成風。人不困窮。

勤約成風。身先之也。

初賓擇主人。有禮則親。

賓擇有禮。主宜謹也。

二三十輻共一轂。天子雍雍。四門穆穆。

四門穆穆。無離心也。

三箴其塗。拒其戶。四鄰攻之。莫之或助。

箴塗拒戶。不與物交也。

四重禮輕幣。遠人畢至。

重禮輕幣。不為利也。

五伯父伯舅。惟賓惟友。禮循其舊。

禮循其舊。國有制也。

六秦帝按劍。諸侯西馳。面服心違。

面服心違。威劫之也。

上東鄰無客。西鄰之集。

西鄰之集。亦可畏也。

初不利為寇。利用禦寇。

利用禦寇。以自衛也。

職

戰兵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有能去兵，無憂生亂。何以止亂？所以樂射，佩劍，即禦敵之具。井田寓營陳之法。

二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

利劍在手，不敢飲酒，知戒慎也。

三 兵由貪忿，民殫國燼。

民殫國燼，終自焚也。

四 節制之兵，有死無降。

有死無降，有節制也。

五 公孫建議，禁挾弓矢。

公孫之議，不窮理也。

六 伐亂除凶，修國省躬。

修國省躬，以正人也。

上 戢戈囊矢，憂患方始。

憂患方始，戒不虞也。

初 去母從父，得其途路。

得其途路，知尙方也。

三 教

教之生也。木有材，工則斲之。民有性，君則教之。習俗既成，運斂莫奪。越千百年，風流不絕。

二 虎狼養子，教之搏噬。秦人以斃。

秦人以斃，不由義訓也。

三 建其師，立其規，執其管。

建其師，擇師長也。立其規，示軌物也。執其管，弼以刑也。

四 漢光厲俗，幾亡婁續。

漢光厲俗，尙名節也。

五 直木不令，其影自正。

其影自正，身先之也。

刑父

父治也。農夫治地。種植耘除。王者治國。慶賞刑誅。衆而不治。其國無制。無制之國。其民作慝。

六 飽食嘻嘻。禽犢之肥。飽食嘻嘻。逸居無教也。

上 契數五教。黎民時雍。比屋可封。惡人盡也。比屋可封。惡人盡也。

初 刀斧椽器。先必就礪。刀斧就礪。先自知也。

二 政令苛碎。遺大得細。上勞下斁。不知要也。上勞下斁。不知要也。

三 卑人爲亡。喪其資斧。喪其資斧。任匪人也。

四 欲罔之張。引其綱。欲絲之治。振其紀。綱張紀舉。賢愚從也。

五 量形製衣。可用爲儘。量形製衣。不好大也。

六 網濶而疏。鯨鯢其遁。利以得魚。利以得魚。得民也。

上 熊魚科斗。惟萃于首。惟萃于首。不續終也。

初 先春布穀。雖勞不育。忍以俟時。若遲若速。善乘時也。

二 帝王君臣。務在安民。務在安民。無奇功也。

三 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不自爲也。天地之功。不自爲也。

十續

績功也。事不見功。何以爲終。務學不在多。能以道成爲功。用兵不在多。勝以亂靜。爲功是故。物成。秋冬天地之功。時底隆平。帝王之功。

四 有鱧悅珠。人口之腴。

有鱧悅珠。匪其人也。人口之腴。祇取禍也。

五 項羽日勝而亡。高祖日敗而

日敗而王。善要終也。

六 生事要功。利已夸庸。

生事要功。好作爲也。

上 漢宣算效。優于孝文。日滴我

日滴我醇。潛有損也。

初 井渫勿罌。遐邇之沒。

遐邇之沒。養不窮也。

十育

育。養也。天地生物。人資以養。君陳一法人得其養。是故夫人稷。養于母。幼養于父。終身養于天地人君。

二 芻我黃牛。以耕則收。婦子無憂。

芻我黃牛。養賢也。

三 啗赤子啼饑。觀我柔頤。載矜載

載矜載啗。莫之恤也。

四 吐哺舖兒。母瘠子肥。母心之

母瘠子肥。損上益下也。

五 燕雀之黨。自育自養。解而羅

解而羅網。勿擾之也。

六 發廩移粟。東歌西哭。

東歌西哭。不徧及也。

上 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

萬國之均。大成也。

初 擊磬撞鐘。或清或洪。

或清或洪。聲從實也。

十聲

聲名也。無其實。聲不溢。無其聲。人不聞。所以始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又曰。三代之王。必先令聞。

二 慎守而身。勿為鴟鳴。

勿為鴟鳴。無惡聲也。

三 戩葉之蜩。其鳴嘒嘒。蜚鳥之招。

蜚鳥之招。聲致殃也。

四 空谷來風。有聲淪淪。

有聲淪淪。匪求之也。

五 鬼嘯梁上。弗見其象。人莫之享。

弗見其象。無實也。

六 非雷非霆。四方是聞。蟄者思亨。

蟄者思亨。求自奮也。

上 金聲玉振。始終惟令。

始終惟令。不淺消也。

初 選馬修輿。辨道徐驅。

選馬修輿。審所寄也。

十 輿興起也。仆而復起。衰而更興。前王之澤。後王之能。

二 大饗無饗。撤木無工。有初無終。喪其故宮。

大饗無饗。方不副志也。

三 澣垢縫裂。播歆補缺。

澣垢縫裂。且可衣也。

四 病危得醫。器敝得俎。

病危得醫。佐以明智也。

五 樞有枳莪。或為棟材。焚出于灰。可以焚萊。

枳莪為棟。天材異也。

六 困飢而憩。望遠而晞。

望遠而晞。志力憊也。

上 總響操箏。左右在已。

總響在上。執輿替也。

卅痛

痛病也。官病于上，民病于下，國以陸夷。

初 外強中懈，恃而不戒。

外強中懈，豐所從也。

二 祗寒得熱，金石之擊。

擊寒得熱，失中節也。

三 齒拔兒傷，治體得亡。

治體得亡，其醫庸也。

四 固本以靜，防微以慎，天不能病。

天不能病，自治詳也。

五 弗益弗擊，輔根引日，以俟明。

輔根引日，未失也。

六 其亡其亡，劑審其方，醫用其良。

其亡其亡，戒慎不敗也。

上 膏肓不治，世無良醫。

膏肓之疾，不可如何也。

初 蜩鳴于林，綻衣絮衾。

蜩鳴絮衾，宜早防也。

十混

混滅也。爨出于灰，噓之實難。火燎于原，滅之則易。是故周之興也，十五王而不足及其滅也。一褒姒而有餘，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二 微子前見，商祀不殄，其紹如綫。

微子之祀，重存商也。

三 縉自寶亡，乃生少康。

夏之不混，得少康也。

四 躬顛血絕，廟夷隴滅。

躬顛血絕，誠可傷也。

五 奕志蹙躬，惟運之從。

奕志蹙躬，無以攘也。

六 水厭其原，木剿其根，波高葉繁，目昧心昏。

水厭其原，何可長也。

造始也。雲雷方屯，開乾闢坤肇，有父子始立君臣，倡之者聖，和之者賢，爲之者人，成之者天。

丁造

上前車已覆，瞻彼社屋。

前車已覆，後所懲也。

初，大虛測冥，開乾闢坤，萬有成，敘，實惟其人。

萬有成，敘，人所爲也。

二，舜禹之禪，湯武之戰，天心人願。

天心人願，非利之也。

三，用不擇術，功借惡積，成艱毀疾。

成艱毀疾，不由德也。

四，依仁附義，乘時順理，誅暴誅姦，利人利己。

能利乎物，實自利也。

五，量時度力，田作言一，規模可則。

規模可則，匪自棄也。

六，方春不犁，洎秋而饑，婦子號悲。

洎秋而饑，失時極也。

上立德建名，惟天之命，而贊之成，否則禍生。

立德建名，天所命也。

初，其憂其勤，日昇于雲。

其憂其勤，明日進也。

隆盛也。一陽之進，必盛于夏，是謂隆暑。陰則生矣。一陰之進，必底于寒，是謂隆冬。陽亦形焉。是故王者之業，必極盈成。盈成之時，必貴持守，可不念哉。

丁隆

二，百體四支，勿增勿虧，守之以祇。

體支已完，勿增損也。善守其成，惟能謹也。

三，酒肉如陵，鐘鼓盈庭，鏢刃墮城。

鏢刃墮城，守備盡也。

四，視舟之濡，望之用楮。

視舟之濡，慮患于謹也。

五 暑至陰生。寒極陽萌。君子畏盈。小人怙成。

六 盛不忘衰。安不忘危。一日萬幾。萬事之微。不可不慎也。

上 累土匪易。功虧一簣。一簣未成。虧九仞也。

初 斲弓之弔。益漆與膠。益漆與膠。結以禮信也。

二 心德之離。微子去之。微子去之。親戚離之。

三 守業兢兢。朝露春冰。朝露春冰。雖凝易泮也。

四 倒廩虛庫。財散人聚。倒廩虛庫。知所散也。

五 霧闔而星。灘潰而平。盜棄其兵。盜棄其兵。禍亂釋也。

六 積沙防水。水至沙潰。水至沙潰。不固結也。

上 長夜之宴。雖久必散。達者先見。達者先見。明始終也。

堯舜之德。禹稷之績。周規孔式。堯舜周孔。垂世無窮也。
終天無歎。

丁 餘 餘終也。天過其度。日之餘也。朔不滿氣。月之餘也。日不復次。歲之餘也。功德垂後。聖賢之餘也。故天

地無餘。則不能變化矣。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衆星拱極。萬矢奏的。必不可易。衆星萬矢。誰能易中也。

齊 齊中。也。陰陽不中。則物不生。血氣不中。則體不平。剛柔不中。則德不成。寬猛不中。則政不行。中之用
其至矣乎。

× 齊

張敦實曰。五行在天地之間。可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以道者也。故用各有五。終于五十五名。其修爲之序。可以治性。可以修身。可以齊家。可以治國。可以平天下。故曰行者。人之所務也。繫之辭以明其義。用之變以尙其占。皆所以前民用也。

又曰。律呂之生。始于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陽六爲律。陰六爲呂。以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至十二律。旋相爲宮。各以七變而乘之。則盡八十四調。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至六十律。旋相爲宮。又以七變而乘之。則變盡周期。各統一日。盡三百六十四變。于潛虛之中。始于衰之初。終于散之上。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其用大。

命圖

	吉	臧	平	否	凶
衰六	四	二	五	三	
柔五	四	三	六	二	
剛四	六	五	二	三	
雍三	二	五	六	四	

卻四	辨五	耽六	罹二	得三	濟四	繇五	覲六	聆二	慮三	言四	容五	昭六	昧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聲六	育二	績三	父四	斆五	或六	賓二	資三	準四	禋五	林六	隸二	醜三	徒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四	四	四	二	六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五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六	五	六	六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二	三	三	四	三

興五	四	三	六	二
痛四	六	五	二	三
泯三	二	五	六	四
造二	四	五	六	三
降六	四	二	五	三
散五	四	三	六	二

元餘齊三者無變。皆不占。初上者事之始終亦不占。

張敦實曰。命者時之所遇也。吉凶否臧。雖惟命所遇。然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以其禍福之未定。則稽疑之占不可後也。茲所占者。自衰至散五十二名。以二三四五六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之所遇。而決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然後可以觀變而避就也。

五行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以爲策。虛其五而用七十。分而爲二。取左之一。以掛于右。揲左以十。而觀其餘。置而扚之。復合爲一。而再分之。掛揲其右。皆如左法。左爲主。右爲客。先主後客者。陽先客後主者。陰。觀其所合以名命之。既得其名。又合著而復分之。陽則置右而揲左。陰則置左而揲右。生純置右。成純置左。揲之以七。所揲之餘。爲所得之變。觀其吉凶臧否平而決之。陽則用其顯。陰則用其幽。

幽者吉凶臧否與顯戾也。欲知始終中者，以所筮之時占之。先體爲始，後體爲中，所得之變爲終變。已主其大矣。又有吉凶臧否平者，于變之中復爲細別也。不信不筮，不疑不筮，不正不筮，不順不筮，不濁不筮，不誠不筮，必濁必誠，神靈是聽。

張敦實曰：虛數七十有五，其用七十分二挂一，揲之以十，先左後右，徐觀其餘，以命卦名，分客主而定陰陽。且如衰之一卦，一爲主，二爲客，左揲先餘一，右揲後餘二，是先主後客者。陽若左揲先餘二，右揲後餘一，是先客後主者。陰陽則用其顯如衰之六吉三凶，不易也。陰則用其幽，其顯戾也。如衰之六吉當爲凶，三凶當爲吉也。假如元一，蠱二，容三，徒四，齊五，生數純者不可分陰陽，當置右而揲左。造六考，七考，八考，九考，十考，成數純者亦不可分陰陽，當置左而揲右，皆揲之以七，以所揲之餘觀其吉凶臧否平爾。

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況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楊子雲，必知玄。吾于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張敦實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而名之，是爲道。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衍而伸之，是謂數。兩儀之所以奠位，萬類之所以成形，天下國家之所以致治，悉不外乎道與數。以溫公平生著述論之，其考前古與衰之迹，作爲通鑑，自潛虛視之，則筆學也。留心太玄三十年，既集諸說而爲註，又作潛虛之書，自通鑑視之，則心學也。今世于筆力之所及者，家傳人誦，至于心思之所及，則見者不傳，傳者不習，道極于微妙而不見于日用之間，亦何貴乎道哉？是故易所謂人道，不過乎仁義，玄所謂大訓，不過乎忠孝，虛所

謂人務不過乎五十五行。仰而推之。以配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不能越一度。以周天人不能越一行。以全德。茲又述作之深意也。學者盍以是求之。

附錄

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冷齋記。

英宗疾旣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行狀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上謂晦叔曰。司馬光方直。其如迂闊何。晦叔曰。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願陛下更察之。並目錄。

魏公言君實初除樞副。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齋書潞公。勉之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道或不行。然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實君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爲不少矣。後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魏公語錄。

蒲宗孟論人才及司馬光。神宗曰。未論別者。卽辭樞密一節。自朕卽位以來。唯見此人。靈武失利。當寧慟哭。歎曰。誰爲朕言此者。唯公著曾數爲朕告用兵非好事。及求宮寮曰。莫如司馬光呂公著二人。

梓材謹案此晁景迂初見欽宗之言。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真小人。或在清要。或爲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卽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溫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雖悔之無及。

溫公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洛俗春日放園。園丁得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園丁呂直納錢十千。公令持去。再三欲留。公怒。乃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餘十日。呂直創一井亭。問之。乃用前日公所不受十千也。並元城語錄。

潞公謂溫公曰。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羣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鞭扑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公愧謝。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公居洛。嘗同范景仁登嵩頂。由轅轅道之龍門。涉伊水。至香山。憇石樓。臨八節灘。凡所經從。多有詩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並言行錄。

程氏遺書曰。先生每與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爲能受人盡言。儘人忤逆。更不怒。便是好處。

劉元城曰。熙寧初。溫公諫用兵。不留稿。大意以富民與貧民鄰居爲喻。

又曰。金陵以兩府啗溫公。不可。臺諫黨金陵者。遂誣之。如霍光事。神廟曰。司馬光豈有此。元祐遂獲其用。皆神廟保養成就之力。

又曰。微仲堯夫不知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如水炭。故開侍門。延入李清臣鄧溫伯。去正人易若反掌。調停之說。果何益乎。昔溫公爲相。蓋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生民之患。如拯溺救焚。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

陳忠肅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又答楊游二公書曰。司馬文正公最與康節善。然未嘗及先天學。蓋其學同而不同。

汪玉山與何運使書曰。溫公有補文中子傳一卷。比方得之。其所去取略盡矣。此外如所云楊素李德林見之類。尤爲可笑。論語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必稱孔子對曰。蓋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安有身爲布衣。而於當時之執政。曰素與吾言。德林與吾言者哉。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又曰。嘗得溫公易說于洛人范仲彪。炳文盡隨六二之中。其後闕焉。後數年。好事者于北方互市。得板本。喜其復全。然無以別其真僞。

張南軒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

劉漫堂麻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于不妄語。而成于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魏鶴山師友雅言曰。迂叟有言。今人所謂文。古人所謂辭也。古之所謂文。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豈辭章之謂哉。堯之文思。文王之所以爲文。此聖人之文也。下此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爲孔文子之文。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歐陽子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別爲百源學案。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顯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縣令陳先生舜俞別見安定學案。

涑水學侶

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穎上令渙之子。穎上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歐陽堯公與穎上同年進士也。高其節。嘗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少穎悟。書過目卽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

先生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先生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爲第一。先生強記博聞。于書無所不覽。精史學。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先生時爲和川令。入贊史館。凡魏晉以後事。尤考證精詳。溫公悉委而取決焉。與王荆公有舊。欲引修三司條例。先生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荆公怒。與之絕。溫公出知永興軍。先生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許卽官修書。溫公判西京御史臺。先生奏請詣西京贊修道。得風變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閒輒編次病亟。乃止。官至祕書丞。卒年四十七。先生爲學。自歷數地理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鈔。殆忘寢食。偕溫公遊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先生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先生枉道借覽。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爲之翳。著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包犧至周厲王疑年譜。共和至熙寧年略譜。各一卷。通鑑外紀十卷。參史傳。

謝山通鑑分修諸子考曰。胡梅磻曰。溫公修通鑑。漢則劉攽。三國迄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此言不知其何所據。予讀溫公與醇夫帖子。始知梅磻之言不然。帖曰。從唐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于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以備剪黏。隋以前與貢父。梁以後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迹。盡成遺棄也。觀于是言。則貢父所修。蓋自漢至隋而

道原任五代明矣。蓋貢父兄弟嘗著漢釋。而道原有十國紀年。故溫公卽其平日所長而用之。而梅
圃未之考也。貢父所修一百八十四卷。醇夫所修八十一卷。道原所修二十七卷。而當時論者推道
原之功爲多。何也。蓋溫公平日服膺道原。其通部義例。多從道原商榷。故分修雖止五代。而實係全
局副手。觀道原子義仲所紀可見也。義仲曰。當時訪問疑事。每卷皆數十條。不能盡紀。紀其質正舊
史之謬者。然則道原之功誠多矣。

附錄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十五六時在淮南。立侍先丈之側。蒙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
忘。

祖望謹按道原每言荆公面帶妖氣。

汪玉山與呂逢吉曰。劉道原蘇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爲非周公之完書則可。而道原詆之過矣。孟子言
諸侯去籍。則所傳自非完書。在慎擇之。不可盡以爲不然。

舍人劉公非先生放別見廬陵學案。

涑水同調

中丞呂獻可先生誨

呂誨字獻可。開封人。正惠公端之孫也。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沈厚。不妄交。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
進士及第。累官權御史中丞。是時王荆公以侍臣棄官家居。朝野稱其材。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

衆皆喜於得人。先生獨以爲不然。曰：安石好執偏見，天下必受其禍。衆莫不怪之。居無何，荆公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爲苛，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拔，多非其人。天下大失望。先生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廊廟，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先生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先生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及荆公行新法，司馬溫公始服其先見。居洛病困，目已瞑。溫公往視之。先生張目曰：天下事尙可爲。君實勉之。參溫公傳家集。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並爲范呂諸儒學案。

龍學李公擇先生常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懿簡趙先生瞻

趙瞻字太觀，其先亳州永城人。徙鳳翔之盤屋。元祐三年，累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五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懿簡。先生寬仁愛人，色溫氣和，人以爲長者。紹聖中，以傅會元祐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參史傳。

獻簡傅先生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須城人。徙居濟源。先生十歲能文，未冠登第，重厚寡言。遇人不設城府，人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元祐四年，累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宣仁后謂輔臣曰：傅侍郎清直。

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曰獻簡。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于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爲難耳。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諡。著名黨籍。後黨錮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同上。

溫靖孫先生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元祐二年。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溫靖。先生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而不爲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爲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傅獻簡言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爲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先生嘗爲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同上

修撰李先生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調長安尉。轉洪洞令。有善政。神宗時以司馬溫公薦。召至。訪以禦邊之術。哲宗立。累改集賢殿修撰。紹聖中追貶。賀州別駕。復舊職。先生自爲小官。沈晦自匿。未嘗私謁執政。同上

洩水家學

諫議司馬先生康

司馬康字公休。溫公子也。雲濠案溫公無子。以族人子公休爲之子。見邵氏聞見錄。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溫公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

幾滅性。溫公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先生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秘書，由正字遷校書郎。溫公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于官。今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于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先生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于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堯，積老矣，鄉民間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于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先生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溫公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先生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參史傳。

梓材謹案：溫公令先生從學于范華陽，詳見謝山所作正獻傳。

附錄

姚福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爲僞書，出于東漢，因作疑孟論。而其子公休，乃曰：孟子爲書最善，直陳王道，尤所宜觀。至疾甚革，猶爲孟子解二卷。司馬父子同在館閣，而其好尚不同，乃如此。然父子至親而不

爲苟同。亦異乎阿其所好者矣。

縣令司馬先生宏

司馬宏。文正兄伯康之子也。官陳留令。紹聖黨事起。以上書論辯得罪。參史傳。

司馬先生植別見百源學案。

忠潔司馬先生朴

司馬朴。字文季。文正從孫。陳留令宏之子。少育于外祖范忠宣公。忠宣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先生導。以見。時方七歲。進退應對如成人。客皆驚歎。以忠宣遺恩爲官。父死。徒跣負柩還。調晉寧參軍。入爲虞部員外郎。都城陷。欽宗以爲兵部侍郎。金人挾之北去。後王倫使還。言金命先生爲行臺左丞。辭而止。後卒于真定。詔贈兵部尚書。諡曰忠潔。參史傳。

司馬先生通國

司馬通國。忠潔之子也。忠潔使金。金授以尚書左丞。不屈。然猶縱其出入。而生先生。名通國。字武子。取蘇武之意也。先生有大志。結北方之豪韓玉。欲舉事。紹興初。玉南歸。授江淮督府計議官。玉兄璘尙在北。張忠獻公因遣張蚪侯澤密往大梁。結之。并致意先生。次年。復遣使行至亳州。邏者得之。先生同謀三百餘口俱死。時金太子以都元帥守大梁。乘十六傳而至。將以三月十六日受任。先生謀帥壯士劫之。旣得則舉事。結約者三萬餘人。而先五日事已洩。忠獻欲待入朝爲請卹。會罷不果。

涑水門人

忠定劉元城先生安世別爲元城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節孝歐陽先生中立

歐陽中立袁州人。初試部郎。上書言新法不便。以司馬溫公門下坐廢。遂不復起。卒。弟子私謚節孝先生。

參江西人物志。

別駕樊先生資深

樊資深字逢源。溫文正公弟子也。皇祐制科入仕。累官潞州別駕。剛介博洽。居家力行任卹之惠。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尹材字處初。洛人。和靖之叔。嘗遊溫公康節之門。溫公入相。先生以遺逸薦爲學官。康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從黃氏補本錄入。

雲濠謹案此傳蓋自和靖學案和靖傳中節錄爲傳。故于彼傳刪去溫公入相以下二十餘字。

教授張先生雲卿

張雲卿字伯紀。洛陽人也。學問該洽。于經書無不讀。時洛中三處士。田述古明之。尹材處初與先生也。司馬溫公居洛訪士子。康節以三人對。已而田尹皆得遊溫公之門。先生未見康節。以問溫公曰。田尹之賢。

信如先生言。張君則或傳其旅殯父棺于和州而久不省。故未敢與見。康節歎曰。張君孝子也。其父以謫官死。和州貧不能歸。因寓其喪。奉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之行。當數月罷俸。則母飢矣。故不往也。溫公悵然曰。光幾誤聽。于是先生得見溫公。未幾。先生母死。徒步至和。迎父柩歸葬焉。溫公入相。田尹以遺逸。先生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世以康節能成人。文潞公之在洛也。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必多從先生質之。

李先生陶

李陶。字唐父。蜀人。待制大臨子。從司馬公于洛。當時大老皆喜之。在錢塘。東坡送之詩云。忠文文正二大老。蘇李廣平三舍人。喜見通家賢子弟。因言得邑少風塵。其趣遠矣。參氏族譜。

梓材謹案。泰山學案。馮信道傳。稱先生學於溫公。最賢而通經。是先生固涑水高第也。

邢先生居實別見安定學案。

牛先生師德別見百源學案。

涑水私淑

忠肅陳了翁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監稅唐先生。廣仁別見陳鄒諸儒學案。

司業黃先生隱

黃隱。字從善。初名降。莆田人。第進士甲科。元豐中。待御史。召對。神宗問以學術。時尊尙王氏。而先生以司

馬溫公對不稱旨。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爲呂陶等所攻。出守泗州。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靖康初。追贈直龍圖閣。

粹材謹案。謝山鮪琦亭集外編。有記荆公三經新義篇言及先生焚書事。詳見九十八卷新學略。道原家學。

宣教劉漫翁先生義仲

劉義仲字壯輿。筠州人。道原之子也。幼敏慧博洽。嘗摘歐陽公五代史誤。作糾繆。司馬溫公以其父有修通鑑功。乞蔭其子。補郊社齋郎。清介有父風。歷鉅野德安簿。政和間。以蔡京薦。召爲宣教郎。編修官。至京師。絕不造謁一人。昌言曰。吾但知天子有命。不知有薦我者。竟棄官歸廬山。自號漫浪翁。參江西人物志。孫氏家學。

學士孫先生朴

孫朴字元忠。呂正獻所薦館職也。嘗對滎陽公譏笑程正叔。公云。正叔有多少好事。公都不說。只揀他疑似處非笑。何也。元忠釋然心服。不敢復議正叔。蓋其服義亦少有也。

粹材謹案。先生爲溫靖長子。由滎陽學案滎陽公說移爲之傳。又按厚德錄載其官學士。嘗爲呂居仁言元祐間事。與此略同。

尹氏家學涑水再傳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別爲和靖學案。

涑水續傳

隱君陸道鄉先生賀

陸賀字道鄉。金溪人。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六子。梭山復齋象山。其最著者也。參象山文集。

獻靖朱章齋先生松別見豫章學案

文簡李巽巖先生燾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以餘暇力學。先生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披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倣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溫公體爲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乾道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歷權禮部侍郎。請正太祖東嚮之位。駕幸太學。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眞拜侍郎兼工部。出知常德。遂寧。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祕閣。先生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進敷文閣待制。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爲史官。淳熙十一年。乞致仕。病革。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贈光祿大夫。先生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秦檜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旣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宣公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閒。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

葉水心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尙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考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光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參史傳。

黃氏續傳

侍郎黃先生黼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隱之曾孫。乾道間進士。遷太常博士。輪對稱旨。進祕書郎。尋除兩浙轉運副使。時毘陵民饑。取糶糶雜草根爲食。郡縣不以聞。先生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濟之。全活甚衆。仕至權兵部侍郎。參姓譜。

道學家學

從政陸先生九思

陸九思字子彊。梭山長兄也。預鄉舉。封從政郎。有家問。朱子爲之序。梭山撰行狀。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舉爲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爲憂。其懇勸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回。不能釋手云。參象山年譜。

修職陸庸齋先生九皋

陸九皋字子昭。梭山第三兄。少力學。文行俱優。預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先生率諸弟講

學從遊者多有聞。嘗名其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卒年六十七。象山表其墓。稱先生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壯年以呂氏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于是自爲次序。著有文集。參象山文集。

粹材謹案先生率諸弟講學。是三陸之學。固皆導於先生也。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並爲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別爲象山學案。

巽巖家學

文懿李雁湖先生璧

文肅李悅齋先生臺並見巖麓諸儒學案。

庸齋門人 通判劉淳叟堯夫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卷九

百源學案表

邵雍

弟陸

祖德新
父古

子伯溫

孫溥別見劉季諸儒學案。

附師李之才
涑水講友

趙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植

王豫

張嶠 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爲滎陽學案。

呂希績

呂希純 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李籲 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周純明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田述古 別見安定學案。

尹材

張雲卿 並見涑水學案。

又九人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私淑晁說之 別爲景迂學案。

陳瓘 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牛師德

子 思純

劉衡

蔡發 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湜

張成行 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並百源續傳。

富弼

別見高平學案。

程珦

別見濂溪學案。

並百源講友。

張載

別爲橫渠學案。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並百源學侶。

百源學案上

祖望謹案康節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祇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

亦猶溫公之造九分者不在潛虛也。述百源學案。梓材案盧氏藏底作康節學案。又有作百泉學案者。本傳堯夫居蘇門山百源之上。明道先生誌墓云。先生始學於百原。蓋原爲源之本文。泉又原之省文爾。

涑水講友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祖德新父古附師李之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雲濠案明道誌先生墓云。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今日幼從父遷河南。誤也。卽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土。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尙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頤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蓬筆瓿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馬溫公呂申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斷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于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

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於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生亦常事爾。」橫渠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雲濠案先生既卒。贈祕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諡曰康節。初歐陽棐過洛。見先生。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棐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邪。」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當作諡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百家謹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考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之教。雖受于之才。其學實本于自得。始學于百源。堅苦刻礪。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于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卽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

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箇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個甚。敢復如此。

觀物內篇

百家謹案先生觀物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門弟子所記述。內篇註釋。先生子伯溫也。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爲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或曰。皇極經世。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于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

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于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水氣所化。火爲風。火氣所化。土爲露。土氣所化。石爲雷。石氣所化。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爲霖。霧之雨。火雨則爲苦暴之雨。土雨則爲驟。霖之雨。石雨則爲雹。凍之雨。所感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物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人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之至者。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世觀萬世者焉。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道之道盡于天矣。天之道盡于地矣。天地之道。盡于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于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聖人。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

孔子贊易自堯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行焉。其斯之謂與。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矣。天與人相與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虞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商

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尙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言也。尙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尙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尙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尙利也。尙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尙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尙行者也。五霸尙言者也。尙行必入于義也。尙言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心過易。無心過難。旣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人物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于由道則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萬億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旣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于其間哉。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經日。則元之元可知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矣。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矣。以月經月。則

會之會可知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矣。以月經辰。則會之世可知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矣。以星經月。則運之會可知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矣。以星經辰。則運之世可知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矣。以辰經月。則世之會可知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矣。以辰經辰。則世之世可知矣。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是爲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相變而至于辰之元。自元至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但著一元之數。使人伸而引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皆以十二三十相乘。十二三十日月之數也。其消息盈虛之說。不著于書。使人得而求之。蓋藏諸用也。此易所謂天地之數也。

太陽之體數十。太陰之體數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體數十二。少剛之體數十。少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陰。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倡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倡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謂之動植通數。

日爲太陽。其數十月。爲太陰。其數十二。星爲少陽。其數十。辰爲少陰。其數十二。石爲少剛。其數十。土爲少柔。其數十二。火爲太剛。其數十。水爲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本數。四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六十。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

一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曰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三十六。是謂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謂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謂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謂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謂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百有八。謂是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寒暑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露雷者也。寒暑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性非體不成。體非性不生。陽以陰爲體。陰以陽爲性。動者性也。靜者體也。在天則陽動而陰靜。在地則陽靜而陰動。性得體而靜。體隨性而動。是以陽舒而陰疾也。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

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自下而上謂之升。自上而下謂之降。升者生也。降者消也。故陽生于下。而陰生于上。是以萬物皆反。陰生陽。陽生陰。陰復生陽。陽復生陰。是以循環而無窮也。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爲陽。消則爲陰。故二者一而已矣。四者二而已矣。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也。然天得地而萬物生。君得臣而萬物化行。父得子。夫得婦。而家道成。故有一則有二。有二則有三。有三則有四。有四則有五。有五則有六。有六則有七。有七則有八。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氣一而已。主之者神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出入于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時然後言。乃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于陸者。必細于水。巨于水者。必細于陸也。虎豹之毛。猶草也。鷹鷂之羽。猶木也。人之骨。巨而體繁。木之幹。巨而葉繁。應天地之數也。動者體橫。植

者體縱人宜橫而反縱也。

動物謂鳥獸。體皆橫生。橫者爲緯。故動。植物謂草木。體皆縱生。縱者爲經。故靜。非惟鳥獸草本上而列宿。下而山川莫不皆然。至于人亦動物。體宜橫而反縱。此所以異于萬物爲最貴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去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出也。

月本無光。借日光以爲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爲人君者。可不慎哉。

陽得陰而爲雨。陰得陽而爲風。剛得柔而爲雲。柔得剛而爲雷。無陰則不能爲雨。無陽則不能爲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雲有水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張嶠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靄。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違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之神棲于日。人於神發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像天也。晝夜之道也。

夫卦各有性體。然皆不離乾坤之門。如萬物受性于天。而各爲其性也。在人則爲人之性。在禽獸則爲禽獸之性。在草木則爲草木之性。天以氣爲主。體爲次。地以體爲主。氣爲次。在天在地者亦如之。

天之象數。則可得而推。如其神用。則不可得而測也。自然而然者。天也。惟聖人能索之。效法者。人也。若時行時止。雖人也。亦天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

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鮑時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晝在心。夏也。夜在腎。冬也。

火無體。因物以爲體。金石之火。烈于草木之火者。因物而然也。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布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歷法。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

百家謹案。細觀太玄子雲。便未卽知歷理。

學不至于樂。不可謂之學。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于未然。及其消也。闢之于未然。

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鮮耳。人能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所謂善用易者也。月者日之影也。情也。性之影也。心性而膽情。性神而情鬼。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形可分。神不可分。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于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爲神者。至言也。陰對陽爲二。然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則歸之于一也。

神無方而性有質。

凡人之善惡。形于言。發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人之類。備乎萬物之性。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于此。故言其極者也。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所行之路。不可不寬。寬則少礙。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雖多聞。必擇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識別也。雖多見。必有以別之。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于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邪。聰明正直。有之者誰邪。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邪。皆

鬼神之情狀也。

太羹可和。元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和可漓也。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漁樵問答

百家謹案黃氏日鈔云。伊川至論第八卷。載漁樵問答。蓋世傳以爲康節書者。不知何爲亦勦入其中。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爲康節子伯溫所作。今觀其書。惟天地自相依附數語。爲先儒所取。餘多膚淺。子文得家庭之說。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問答浮詞。并與觀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

祖望謹案晁氏但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是蓋疑詞。而亦未嘗竟以爲伯溫作也。但劉左史安節集中。亦載此篇。而頗略。則更可怪。左史未必爲此文也。

漁者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

樵者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

漁者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于人乎。況于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始終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之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邪。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喪實之患。唯有德者能之。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邪。求之而可得邪。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修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于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

漁者曰。有幸有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爲分。何爲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

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以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達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年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魄。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惟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者。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

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秉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世治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夫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與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所不能而皆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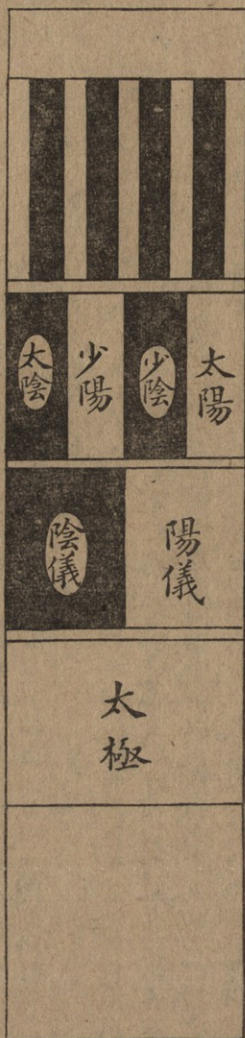
宋元學案

卷十

百源學案下

先天卦位圖

八卦次序之圖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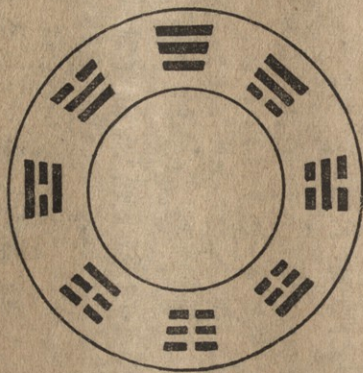
啓蒙曰：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圖書則奇耦是也。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二畫者四，是爲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

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以河圖言之則六者一而得五者也九者四而得五者也八者三而得五者也七者二而得五者也以洛書言之則九者十分一之餘也八者十分二之餘也七者十分三之餘也六者十分四之餘也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圖則乾坤離坎分居四實兌震巽艮分居四虛在洛書則乾坤離坎分居四正兌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禮所謂大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也大傳所謂八卦成列也

百家謹案大傳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於是始作八卦非因河圖而作也至於河圖自漢以來未有定說孔安國劉歆以八卦爲河圖洪範本文爲洛書鄭康成依緯書則云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其一六居下之圖皆以爲天地之數初未嘗以此爲河圖也至劉牧謂河圖之數九洛書之數十亦以今之洛書爲河圖河圖爲洛書而朱子始反置之作啓蒙說詳先遺獻象數論中據啓蒙以圖中虛五與十爲太極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奇耦數各二十爲兩儀以一二三四爲合五而成六七八九爲四象拆四方之合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爲兌震巽艮并牽扯洛書入之以傳會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之文而蔡氏謂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圖者伏羲之所由以畫卦書者大禹之所由以衍疇也其實八卦與河圖不相黏合卽朱子自於原象篇云惟皇太昊抑觀俯察奇耦旣陳兩儀斯設旣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其感輿篇又云皇羲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龍馬圖

人文已宣朗。其附錄語又謂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據此殆亦自悟啓蒙之失矣。

八卦方位之圖



此明伏羲之八卦也。又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八卦相錯。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卦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

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胡庭芳曰伏羲八卦方位之圖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於東月生於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動東北自然與天地造化合先天八卦對待以立體如此八卦之在橫圖則首列乾次兌離震巽坎艮坤是爲生出之序及八卦之在圓圖則首震一陽次離兌二陽次乾三陽接巽一陰次坎艮二陰終坤三陰是爲運行之序

六十四卦次序之圖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啓蒙曰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四畫邵子所爲八分爲十六也是於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五畫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也是於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是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大傳謂因而重之者此也自此以上又各生一奇一耦以至爲十二畫成四千九十六卦此卽焦贛易林卦變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

百家謹案此邵子所謂伏皇先天六十四卦橫圖也下三畫卽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朱子本義於橫圖用黑白以別陰陽爻畫其答袁樞有云黑白之位亦非古法但以奇耦爲之終不粲然今欲易曉固不若黑白之了了心目閒也圓圖卽以此序規而圓之方圖以此割而疊之

圖 之 序 次 卦 四 十 六

坤剝比觀豫晉萃否謙艮蹇漸小過旅咸遯師蒙坎渙解泰濟困訟升蠱井巽恆鼎大過姤復頤屯益震益隨死明貴既濟家人豐離羊同人臨損節中孚歸妹兌履泰大畜需小畜大有大有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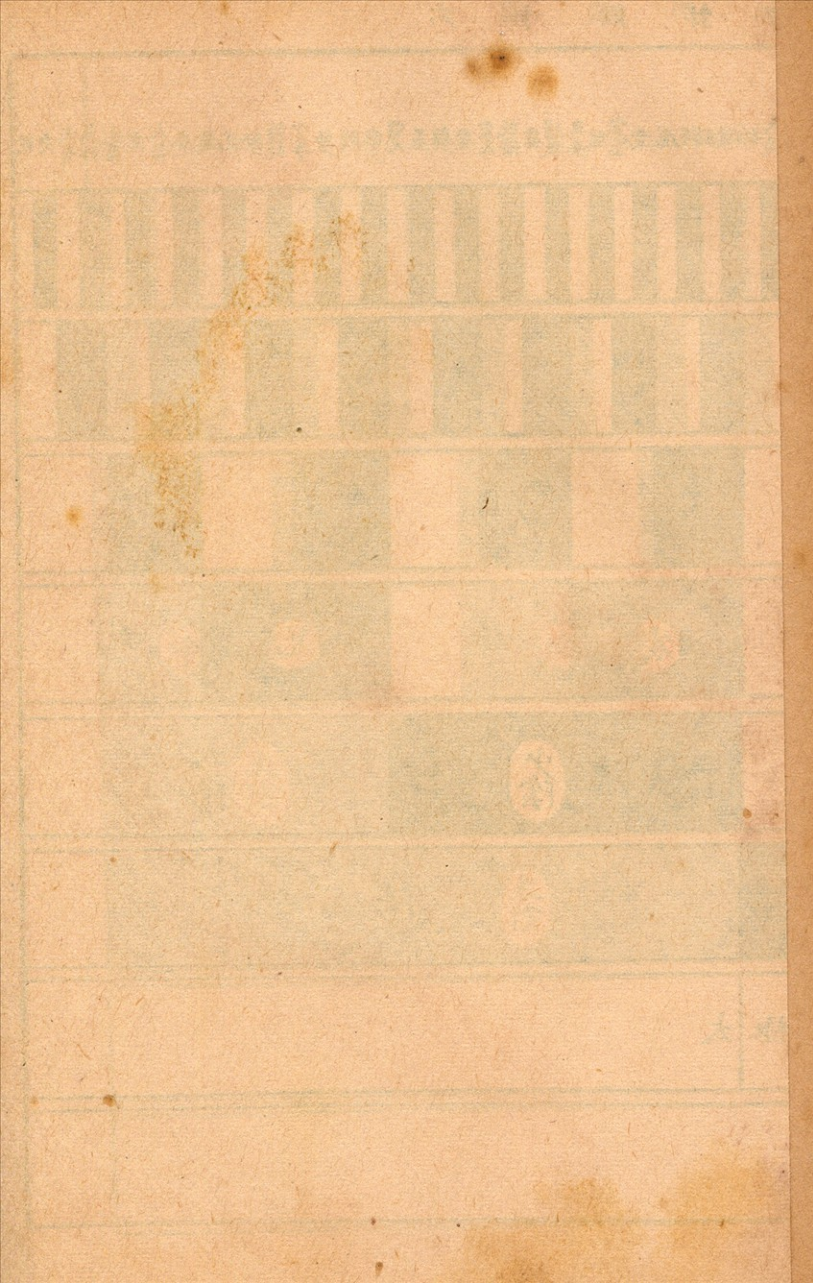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太陰 少陽 少陰 太陽

太陰 陽

極 太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乾以分之。坤以合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自姤至坤。爲陰含陽。自復至乾。爲陽分陰。坤復之間。爲無極。自坤反姤。爲無極之前。

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而四分之一。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

朱子曰。圓圖左屬陽。右屬陰。坤無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無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順行。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此以內八卦言也。若以外八卦推之。右方外卦四節。皆首乾終坤。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陰中。陽逆行也。左方外卦四節。亦首乾終坤。四乾無陰。自四艮各一陰。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其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陽中。陰逆行也。左方外卦。四坤無陽。自四艮各一陽。順行。而至於乾之三陽。其陽皆自下而上。亦陽在陽中。陽順行也。右方外卦。四乾無陰。自四兌各一陰。順行。而至於坤之三陰。皆自上而下。亦陰在陰中。陰順行也。以逆順之說推之。陰陽各居本方。則陽自下而上。陰自上而下。皆爲順。若反居其位。則陽自上而下。陰自下而上。皆爲逆。

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百家謹案。邵子之說。以得半爲中。又不敢至於已半。而以將半爲中也。朱子謂邵子初只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轉。久之理透。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纔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以漸趨於衰也。如見花方蓓蕾。則謂其盛。旣開。則謂其衰。其理不過如此。

方圖四分四層圖

方圖中起震巽之一陰一陽。然後有坎離艮兌之二陰二陽。後成乾坤之三陽三陰。其序皆自內而外。內四卦。四震四巽相配而近。有雷風相薄之象。震巽之外十二卦。縱橫。坎離有水火不相射之象。坎離之外二十卦。縱橫。艮兌有山澤通氣之象。艮兌之外二十八卦。縱橫。乾坤有天地定位之象。四而十二。而二十而二十八。皆有隔八相生之妙。以交股言。則乾坤否泰也。兌艮咸損也。坎離旣未濟也。震巽恆益也。爲四層之四隅。

朱子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無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

程道大曰。邵子謂圖皆從中起。此皆字兼方圓圖而言。天地定位。圓圖之從中起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方圖之從中起也。圓圖乾坤當南北之中。艮居坤之右。兌居乾之左。爲山澤通氣。震居坤之左。巽居

方圖四分層圖

坤	剝	比	觀	豫	晉	萃	否
謙	艮	蹇	漸	小過	旅	咸	遯
師	蒙	坎	渙	解	未濟	困	訟
升	蠱	井	巽	恒	鼎	大過	姤
復	頤	屯	益	震	噬嗑	隨	无妄
明夷	賁	既濟	家人	豐	離	革	同人
臨	損	節	中孚	歸妹	睽	兌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乾之右爲雷風相薄。坎居正西。離居正東。爲水火不相射。是圓圖起南北之中而分於東西也。方圖震巽當圖之中。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坎次巽。離次震。故曰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次坎。兌次離。故曰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次兌。坤次艮。故曰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方圖起圖之中而達乎西北東南也。故曰皆從中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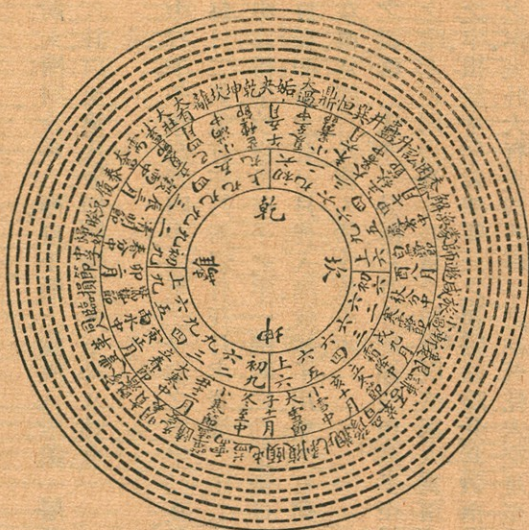
百家謹案。方圖不過以前大橫圖分爲八節。自下而上。疊成八層。第一層卽橫圖自乾至泰八卦。第二層卽橫圖自臨至履八卦。以至第八層卽橫圖自否至坤八卦也。

卦氣圖

發微曰。邵子先天卦氣皆中起。子午卯酉爲四中。二至二分當之。寅申巳亥爲四孟。四立當之。○邵子以六十四卦分二十四氣。每月二氣。氣有在月初者。有在月半者。惟二至二分則日在中。故乾坤坎離當上下左右之中。其實於中亦得半。故以冬至子之半一例明之。○冬至日與天會。月與地會。爲復。天地皆在坤。故坤不用。春分日在卯。爲大壯。日月皆入離。故離不用。夏至日與天遇。月與地遇。爲姤。天地皆在乾。故乾不用。秋分日在酉。爲觀。日月皆入坎。故坎不用。

胡玉齋曰。當因邵子子半之說推之。依先天卦圖。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未交夏至爲午之半。此左方陽儀三

卦氣圖



十二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恆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剝爲大雪子之初。至坤未交冬至爲

子之半。此右方陰儀三十二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餘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合爲六十四卦。以卦配氣者如此。

周一敬曰。邵子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明乎氣無中歇。但有動靜屈伸。幾希可會耳。一歲之元。以此爲根。今第取每歲冬至之日。視屬何甲。甲屬何干。何支。卽擬此干支爲一歲之冬至矣。再視此日冬至確屬何時。卽擬此時爲天心乍轉。定爲復卦矣。自此復之一刻。積而引之。五日爲候。或十日。或十五日。爲一氣之節。逐時逐日。斂而數之。或爲甲子。或爲乙丑。本日所值之干支。卽占者所值之卦爻也。凡干支之一日。卽卦中之一畫。以畫配日。毫不得謬。於是以干支詳理氣之盛衰。以卦爻詳理氣之當否。理貞者吉。不貞者凶。氣舒者昌。氣促者掩。數長者福。數盡者逆。消息盈虛。歸於太極。萬物萬事。莫能遁矣。○如今年歲在辛巳。筮者於六月朔問焉。其日在乙巳。則冬至當在庚辰歲。戊子月九日丙戌之辰時矣。由丙戌日之辰時而順數之。至辛巳歲六月之朔。適得二百日。因就復之初爻順數之。遞頤而屯而益。以至姤之上。及大過初。適得二百爻。在姤過乘承之候。其節氣爲小暑矣。視所值爲姤之上邪。則日爲甲辰。於冬至丙戌。干爲生。而支爲冲。姤上角剛喜觸。黨助皆剛。无處靜之德。五月木盛。陽氣將窮。正乾盡。午中時也。視所值者。其大過之初邪。則日爲乙巳。于冬至丙戌。干旣逢生。支又助旺。初爻白茅。无咎。慎德載物。濟事有人。正月木盛。而藉之用茅。又在陰候。得時得朋。有才。有器者也。消息盈虛。理正如此。總之視冬至之日時。以順數節氣。配分卦畫。無不應者。在學者神而明之耳。

百家謹案。康節卦氣圖。卦主六日七分。亦京房日法也。而用先天圖六十四卦。以分布氣候。去乾坤坎離四正卦。以主二至二分。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去四卦二十四爻。以一爻當一日。恰合當期之三百六十日。朱子謂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康節謂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又曰。揚子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然今觀太玄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亦便未可謂知歷理見天地之心者也。康節先天卦位。崇奉之者。莫如朱子。至舉其圖架于文王周公孔子之上。然而辯之者亦不少。茲略採辯圖之說於後。以俟千秋論定焉。

附先天圖辯

歸震川曰。易圖。邵子之學也。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觀俯察。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稽近取。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死生消息之故。悉著之于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耦之類。人人自以爲易。要之皆可以言易也。易不離乎象數。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明白而較著者爲正。此聖者之作也。旁推而衍之者爲變。此明者之述也。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而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今所謂易圖者。列橫圖於前。又規而圓之。左順右逆。以象天。填而方之。交加八卦。以象地。謂出於伏羲太古無言之數。何若是紛紜耶。大傳曰。神无方。易无體。夫卦散于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域于圓方之形。則局矣。故散圓以爲卦。而卦全。紐卦以爲圓。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爲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

爲一象者。震坎艮與巽離兌是也。必如康節均二卦爲一象。乾離坎坤于四象之位得矣。兌之爲老陽。震之爲少陰。巽之爲少陽。艮之爲老陰。無乃雜而越乎。易言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艮震之爲陽卦。巽兌之爲陰卦。可無疑矣。反而置之。明背經文。而學者不以爲非。何也。至於八卦次序。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其在說卦者。亦可據矣。而易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以緣飾圖之左陰右陽。學者信經文乎。信傳注乎。四象生八卦者。周禮太卜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古人以八卦占筮之八。故則六十四卦統言之。皆謂之八卦也。蓋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舉貞可以該悔。舉乾之貞。而坤乾震乾巽乾坎乾離乾艮乾兌乾該之矣。以下七卦皆然。證之於易曰。八卦定吉凶。若三畫之八卦。吉凶何從定乎。曰。包犧氏始作八卦。其下文自益至夬所取之十卦。已在其中。則八卦之該六十四卦亦明矣。由是言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全體而見。蓋細推八卦。卽六十四卦之中。皆有兩儀四象之理。而兩儀四象。初不畫于卦之外也。其言生者卽生。生謂易之生。非次第而生之謂。康節加一倍之法。從此章而得。實非此章之旨。又何待生十六生三十二而後出經文之外也。其謂之先天者。以此章所生八卦。與前章始作八卦。其文相合。以爲宓戲之時。止有三畫。而無六畫。故謂之先天。又以己之意。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倣此章而爲之。以補羲皇之闕。亦謂之先天。不知此章於六十四卦。已自全具。補之反爲重出。易言因而重之。生十六生三十二生六十四。是積累而後成者。豈可謂之重乎。既不難明背。何止如東發言非易之所有耶。

其二曰。邵子先天方位。以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火水不相射。八卦相錯爲據。而作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之圖。于是爲之說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生之序也。震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乾未交夏至。故由震至乾。皆已生之卦。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生之序也。巽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坤未交冬至。故由巽至坤。皆未生之卦。又倣此而演之。以爲六十四卦方位。夫卦之方位。已見帝出乎震一章。康節舍其明明可據者。而于未嘗言方位者。重出之。以爲先天。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天地定位。言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未聞南上而北下也。山澤通氣。山必資乎澤。澤必出乎山。其氣相通。無往不然。奚取其相對乎。雷風相薄。震居東。巽居東南。遇近而合。故言相薄。遠之則不能薄矣。東北爲寅時。方正月。豈雷發聲之時耶。水火不相射。南方炎。北方寒。猶之冬寒夏熱也。離東坎西。是指春熱秋寒。誰其信之。此皆先儒所已言者。某則卽以邵子所據者。破邵子之說。帝出乎震之下文。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於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其次序非卽上文離南坎北之位乎。但除乾坤於外耳。而繼之以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然則前之天地定位四句。正爲離南坎北之方位而言也。何所容先天之說雜其中耶。且卦爻之言方位者。西南皆指坤。東北皆指艮。南狩南征。必爲離。西山西郊。必爲兌。使有乾南坤北之位在其先。不應卦爻無闌入之者。康節所謂已生未生者。因擴圖乾一兌二之序。乾一兌二之序。一人之私言也。則左旋右行之說。益不足憑耳。凡先天四圖。其說非盡出自邵子也。朱震經筵表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

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故朱子云。宓戲四圖。其說皆出自邵氏。然觀劉牧鈎深索隱圖。乾與坤數九也。震與巽數九也。坎與離。艮與兌。數皆九也。其所謂九數者。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則知先天圖之傳。不僅邵氏得之也。

論天根月窟曰。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爲天根月窟。卽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爲天根。以其爲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爲月窟。以其爲一陰所生之處也。程前村直方謂天根在卯。離兌之中是也。月窟在酉。坎艮之中是也。引爾雅天根氏也。長楊賦西壓月窟。證之。然與康節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之詩背矣。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有以十二辟卦言者。十一月爲天根。五月爲月窟。其三十六宮。凡有六說。以八卦言者。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序。積對爲三十六。乾一對坤八爲九。兌二對艮七爲九。離三對坎六爲九。震四對巽五爲九。四九亦爲三十六。乾畫三。坤畫六。震坎艮畫各五。巽離兌畫各四。積數亦三十六。以六十四卦言者。朱子曰。卦之不易者。有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合之爲三十六。方虛谷曰。復起子左得一百八十日。姤起午右得一百八十日。一旬爲一宮。三百六十日爲三十六宮。以十二辟卦言者。一鮑魯齋恂曰。自復至乾六卦。陽爻二十一。陰爻十五。合之則三十六。自姤至坤六卦。陰爻二十一。陽爻十五。合之亦三十六。陽爻陰爻總七十二。以配合言。故云三十六。案諸說雖異。其以陽生爲天根。陰生爲月窟。無不同也。蓋康節之意。所謂天根者。性也。所謂月窟者。命也。性命雙修。老氏之學也。其理爲易所無。故其數與易無與也。

論八卦方位曰。離南坎北之位。見于經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與之相合。是亦可以無疑矣。蓋卦畫之時。卽有此方位。易不始於文王。則方位亦不始於文王。故不當云文王八卦方位也。乃康節必欲言文王。因先天乾南坤北之位。改而爲此。朱子則主張康節之說過當。反致疑于經文。曰。曷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相薄。曰。西方肅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凡此數說。有何不可曉。巽當春夏之交。萬物畢出。故謂之齊。觀北地少雨。得風則生氣。郁然可驗也。夏秋之交。土之所位。故坤位之。非言地也。若如此致難。則先天方位。巽在西南。何不疑東北無風耶。其餘七卦。莫不皆然。乾主立冬以後。冬至以前。故陰陽相薄。觀說卦乾之爲寒。爲冰。非西北何以置之。萬物告成於秋。如何不說。朱子注元亨利貞之利。曰。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于時爲秋。于人爲義。而得其分之和。非說乎。顧未嘗以肅殺爲嫌也。然則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說。先入于中。故曰。主張太過也。康節曰。乾坤交而爲泰。言文王改先天圖之意。先天乾南坤北。交而爲泰。故乾北坤南。坎離交而爲既濟。先天離東坎西。交而爲既濟。故離南坎北。乾生於子。先天乾居午。而其生在子。故下而至北。坤生於午。坤居子。而其生在午。故上而至南。坎終於寅。坎當申。交於離。故終寅。離終於申。離富寅。交於坎。故終申。所謂交者。不取對待言之也。卽以對待而論。則乾南坤北者。亦必乾北坤南。而後泰之形可成也。今坤在西南。乾在西北。離東坎西者。亦必離西坎東。而後既濟之形可成也。今離在上。坎在下。于義何居。藉變曰。再變而後爲今位。是乾南坤北之後。離南坎北之前。中間又有一方位矣。乾位戌。坤位未。坎位子。離位午。於子午寅申。皆無當也。康節又曰。震兌始交者也。陽本在上。陰本

在下。陽下而交於陰。陰上而交於陽。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極者也。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故當子午之位。四正皆爲用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巽一陰在下。艮一陽在上。適得上下本然。故爲不交。故當用中之偏。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東方陽主用。西方陰爲不用。夫氣化周流不息。無時不用。若以時過爲不用。則春秋不用子午。冬夏不用卯酉。安在四正之皆爲用位也。必以西南西北爲不用之位。則夏秋之交。秋冬之交。氣化豈其或息乎。康節又曰。乾坤縱而六字橫。易之本也。先天之位。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由前之說。則後自坎離以外皆橫也。由後之說。則前自坎離以外皆縱也。圖同而說異。不自知其遷就歟。是故離南坎北之位。本無可疑。自康節以爲從先天改出。牽前曳後。始不勢其支離。朱子求其所以改之之故而不可得。遂至不信經文。吁。可怪也。

附黃晦木宗炎周易象辭先天卦圖辯略曰。伏皇以前。初無著之方冊。代見物理之事。伏皇欲以文字教天下。傳後世。創爲奇耦之畫。使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八象之在兩間者。煥然移於方冊之上。正所謂文字也。後聖師其大意。變成斜正縱橫之狀。而文字日增。是卦畫者。文字之根原。文字者。卦畫之支流也。八卦者。六書之指事象形。六十四卦者。六書之聲意轉借也。爲陳邵之說者。視此爲圖。以謂不立言語文字。使人靜觀以悟其神妙。何異云孔孟惡諛墓不爲碑版。慎毀譽不爲序記。雅頌不爲樂府。風人不爲長律短句也。造爲文周孔子。只從中半說起。人至三聖。恐無可復加矣。何獨于演易贊易。不識向上精微。僅從中半說起。自戾伏皇作易之大道乎。有周之時。編簡未繁。無堆牀插架之部帙。吾夫子學

易韋絕窮思。極其擬議。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推原上古。探所由來。漸及於中古。考其窮變。一一著明。昭然且晝。獨近摛糟魄。遺向上根原。而不顧乎後。此二三十年。去古愈遠。注經解傳。汗牛充棟。乃忽遇夫天根月窟。與伏皇揖遜於一堂。印心於密室。就使事事合符。吾尚未敢信其必然。况乎自相衡決。彼此乖舛。惟以大言壓人耶。試平心靜觀。文象周爻孔翼。治亂聖狂。經國修身。吉凶悔吝。揭日月於中天。無論智愚賢不肖。俱可持可效。循道而行。外之則治國平天下。致斯世於雍熙。內之則窮神知化。盡性以至於命。陳邵先天方位。變亂無稽。徒取對待橫圖。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奇耦。疊加有何義理。有何次序。又屈而圓之。矯揉造作卦義。無取時令不合。又交股而方之。裝湊安排。全昧大道。帝王之修齊治平安在。聖賢之知天知人安在。庸衆之趨吉避凶安在。反謂文周孔子所不能窺。亦是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之意耳。古人命名立意。有典有則。可觀玩。可諷詠。今用橫圖方制爲名號。亦覺俚俗鄙野。大非修辭辭文之旨。五百年來。講張夏聃。令紫色盡聲。奪玄黃鐘鼓之席。推倒周公孔子。壓於其上。率天下之人。而疑三聖人者。非二氏之徒。實儒者之徒也。作先天諸圖辯。

辯先天八卦方位圖曰。邵堯夫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圖。其說云。天地定位。乾南坤北也。水火不相射。離東坎西也。雷風相薄。震東北巽西南也。山澤通氣。艮西北兌東南也。夫聖人所謂定位者。卽如首章天高地卑。乾坤定矣之義。未可贅以南北也。天地之間。山澤最著。故次及之。言山峻水深。形體隔絕。其氣則通。山能灌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未可指爲西北東南也。雷以宣陽。風以盪陰。兩相逼薄。其勢尤盛。未可指爲東北西南也。水寒火熱。水溼火燥。物性違背。非克必爭。然相遇又有和台。

之用不相射害。未可誣以東西也。八象既出。或聯或間。何莫非消息往來之運行。豈必取於對待乎。故總言八卦相錯。謂不止於天地之交。山澤之遇。雷風之合。水火之重也。八象遞加。轉展變動。則成二篇之易矣。明白斬截。毫無藤蔓。容我裝湊者。其云乾南坤北也。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俱因水潤火炎。會易交易。變其本體。故令三乾之中畫損而成三離。三坤之中畫塞而成三坎。是後天使然。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挹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耦。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之類。益其所不足。離得故有也。如鑿竅喪魄。五色五聲五味之類。損其所有餘。坎去本無也。離復反爲乾。坎復反爲坤。乃先天之南北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坎離不得不就東西。坎月也。水也。生於西方。離日也。火也。出自東方。丹家砂火能伏瀕水鉛水結成金液。所謂火中水。水中金。混和結聚。此之先後。卽承上文之變易而言。已不若乾坤之確矣。兌居東南。艮居西北。巽居西南。震居東北。直是無可差排。勉強塞責。竟無義理可尋。緣此四卦不過爲丹鼎備員。非要道也。又水火木金已盡現。伏于四正位。止云兌澤連接於正南之乾。天兩金相倚。艮山根種於正北之坤。地兩土相附。雷發於地。風起於天。云爾。安見其必然。而欲以此奪三聖之大道與。○附會先天方位者。反疑夫子震東兌西爲少長相合於正。方巽東南艮東北爲少長相合於偏。方少長之合非其耦。必若伏羲八卦以長合長少合少爲得其耦。豈真卦畫爲男女耶。父母長中少亦象爾。合與耦亦象爾。如必曰男女也。則震坎艮不宜重。巽離兌不宜錯。乾坤烏可加諸六子耶。固哉其爲易也。

辯先天橫圖曰。夫子明訓。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又曰。八卦相盪。又曰。八卦相錯。自有乾坤六子。以一卦

爲主各以八卦加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有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之象。十六三十二之次第也。四畫五畫。成何法象。雖謂陰陽剛柔不可擬爲三才。十六三十二。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其于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貞卦不全。其八悔卦無可指名。視之若枯枝敗葉。無理無義。以遂其遞生一奇一耦之說。縱其所如。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置。初無成見於胸中。絕無關轄於象數。有疑之者。則大言以震撼之。辭色俱厲。以拒絕之。使天下盡出于詖淫邪遁之一轍。以反攻其父母。甚矣儒者之好怪也。苟掩卷而思之。學易者何不以三乘三。以八加八。一舉而得六爻。再舉而得六十四卦。明白且簡易。直截且神速乎。惡用是牽纏羈絆。挽之不去者爲哉。聖人作易。仰觀俯察。近身遠物。無不勘破其情狀。體悉其至理。若巨若細。盡備於胸臆。然後宣發於文字。豈有漫無成見。隨手畫去。如小兒之搬棋砌瓦。原非心思所主宰。又非外緣所感觸。待其自成何物。然後從而名之。夫子所云。擬議以成其變化。豈欺我哉。夫焦氏易學。傳數而不傳理。響應於一時。聲施於後世者。自有變通之妙。用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通諸六十四。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乾坤還其爲乾坤。六子還其爲六子。別卦還其爲別卦。非層累而上。有七畫八畫以至十二畫之卦也。易林一卦中。錯綜雜出。變動不拘。豈一畫止生一奇一耦。歷千百而不改。如是其頑冥不靈者歟。兩間氣化。自有贏縮。或陰盛陽衰。或陽多陰少。惡得均分齊一。無輕重大小往來消長之異同乎。若然。則天無氣盈朔。虛無晝夜寒燠。人無仁暴。地無險夷矣。若然。則人皆一男一女。鳥皆一雌一雄。獸皆一牝一牡矣。若然。則續鳧斷鶴。黔鵠浴鳥。五行運氣。無偏重之性矣。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造化之參差。理義之所由以立也。聽一奇一

耦之自爲盤旋于教化乎。何有于裁成輔相乎。何有于易不可爲典要乎。何有是一定也。非易也。吾直曰。邵氏之易。欲求爲京焦而力有弗逮也。○一奇一耦。層累疊加。是作易聖人不因天高地厚而定乾坤。無取雷風動入而成震巽。坎陷離麗。未有水火之象。艮止兌說。不見山澤之形。但信手堆砌。然後相度揣摩。贈以名號。自乾至復三十二卦爲無母。自坤至姤三十二卦爲無父。山澤未嘗通。雷風未嘗薄。水火未嘗濟。父與少女。中女長男同時而產。母與少男中男長女同時而育。無三畫爲卦之限。無內外貞悔之序。足重半天下。首偏銳一隅。三十二物聯攀合體。上下大小殊絕。牽纏桎梏。天地不能自有其身。雷風水火山澤不能自完其性。第一畫貫三十二爻。可云廣矣。奇遺姤至坤之半。耦遺復至乾之半。則挂漏之極也。第二畫貫十六爻。第三畫貫八爻。始有八象。吾不知天何私於澤火雷而獨與之同氣。何惡於風水山而杳不相蒙也。地何親於山水風。何疏於雷火澤。親者膠固而無彼此。疏者隔塞而不相應求也。古今事理。惟簡能禦繁。一可役萬。故卦止八象。爻止六位。變變化化。運用無窮。如必物物皆備。始稱大觀。則七畫以至十一畫。乃魍魎現形。無有人道。及成十二畫。則頭上安頭。牀上置牀。徒覺壯貌之臃腫。取義之贅疣。若其所云日月星辰。水土石寒暑晝夜。雷露風雨。情性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氣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似校說卦爲詳密。而其偏僻疏罔。特甚。何天無霜雪。雷電虹霓也。地無城隍田井海岳都鄙也。時無溫和旱潦也。人無臟腑手足髮膚也。無盜賊蠻方也。經無禮樂也。物無蟲魚也。形體之與耳目口鼻。又何其重出也。卽萬舉萬當于神明化裁。引伸觸類之謂何。使吾夫子十翼退舍而卻行者。其宗陳邵之流與。

辯圓圖曰。邵氏以震歷離兌乾爲順。以巽歷坎艮坤爲逆。順爲數往。逆爲知來。則震離兌乾僅能數往。不能知來。巽坎艮坤職在知來。無煩數往。夫乾知大始。乃統天。于知來乎何有。豈可但局之數往。坤以藏之。承天順天。成物代終。于數往乎何有。豈可反以爲知來。亦不類矣。數往順天左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知來逆天右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已屬鑿空。又云。易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豈離震兌乾無當於易數。而漫列冗員者。與聖人知來數往。萬理萬物無不兼該。非專爲四時而設。四時節候。有治歷之法。千歲日至。可坐而定。紀無取乎卦氣也。今屈橫圖而圓之。云乾生子中。盡午中。坤生午中。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皆緣冬至一陽爲復。遂充類致義之盡。以六十四卦分配二十四節候。然亦須一候得二卦。有奇乃爲恰合。何以倏多倏少。遠不相謀。復之至日閉關。夫子特舉象之一節。若姤爲夏至。未見明訓。未敢信爲必然。臨泰大壯。夬乾與遯否。觀剝坤之配歲。周不克案圖索驥。近於顛愚。矧可牽引六十四卦。矯揉誣罔。一切不符乎。今云冬至復卦。一陽生子半。閱頤屯益震噬嗑隨无妄明夷賁既濟家人豐離革同人臨凡十七卦。始得二陽。爲十二月。已是卯半。爲春分矣。損節中孚歸妹睽兌履泰凡八卦。乃得三陽。爲正月。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大畜需小畜大壯凡四卦。乃得四陽。爲二月。已是巳半。爲小滿矣。大有夬止二卦。即得五陽。爲三月。已是午初。爲芒種矣。至乾止一卦。即得純陽。爲四月。已是午半。爲夏至矣。至姤亦止一卦。一陰生。午半。閱大過鼎恆巽井蠱升。訟困未濟解渙坎蒙師。遯凡十七卦。始得二陰。爲六月。已是酉半。爲秋分矣。成旅小過蹇漸艮謙否凡八卦。乃得三陰。爲八月。已是亥初。爲立冬矣。萃晉豫觀凡四卦。乃得四陰。爲八月。已是亥半。爲小雪矣。比

剝止二卦。卽得五陰。爲九月。已是子初。爲大雪矣。至坤止一卦。卽得純陰。爲十月。已是子半。爲冬至矣。將六十四卦。破碎割裂。苦死支吾。猶然背畔若此。胡見其自然哉。若卦畫各義。毫無統屬。則精微之正論。反可姑置者也。○何謂已生未生八卦。如此分屬。尙有全用乎。既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則皆已生矣。就彼而言。震巽居中有長男代父長女代母。爲政之象。震順天左行。自復頤至夬。乾行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大過至剝。坤行三十二卦。遇復而息。夫兩間氣化。轉轂循環。無有端緒。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在內。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分疆畫界。釐然中判。其去其來。若左右不相連貫者。震巽東西背馳。亦如人之行路。畢竟先有方向。然後可揚帆策馬。行賸履屨焉。得東行者山川原隰。歷歷可指。而云已生。西行者。悉滂瀆無憑。而待行者自爲開闢。乃云未生歟。春夏何其逸。秋冬何其勞也。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之數目。有則俱有焉。得震獨據一二三四數。往而順。巽獨擅五六七八。知來而逆。且數自一而二三四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自八而七六五爲逆。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亦難錯說矣。震長男陽也。陽主創。近乎未生。或可云逆。而反云順。陽而順。是不能制義者也。巽長女陰也。陰主隨。近乎已生。本可云順。而反云逆。陰而逆。是牝雞司晨者也。陰陽順逆。一切顛倒矣。細心體驗。種種可異。

辯方圖曰。邵氏又作方圖。謂天圓地方。置之圓圖之中。謂天包地外。其說曰。天地定位。以西北角置乾。東南角置坤。爲定位。又非南北故武矣。曰否泰反類。東北角置泰。西南角置否。爲反類。曰山澤通氣。兌二斜依乾。一艮七斜依坤。八爲通氣。曰咸損見意。斜依否之咸。斜依泰之損。爲見意。曰雷風相薄。以震

四斜依離三巽五斜依坎六震巽當中斜依交會爲相薄。曰恆益起意。恆自咸而未濟斜來。益自損而既濟斜來。亦交會于子中爲起意。曰水火相射以坎六自艮七斜接巽五。離三自兌二斜接震四爲相射。曰既濟未濟。既濟自巽來斜連于益。未濟自咸來斜連于恆也。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夫橫圖既云陰陽老少爲四象。此則明明用其六畫之卦。何以又稱四象乎。云十六事者。乾坤否泰艮兌咸損震巽恆益坎離。既濟未濟。俱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似乎稍有可觀。易卦陽爻一百九十二畫。陰爻一百九十二畫。奇耦均勻。隨人牽引。俱可布位整齊。使確守乾父坤母一再三索而搬演之。何嘗不繡錯絲編。爛然秩然而理則較勝也。大易全篇。何莫非神化變通。而近取否泰咸損恆益二濟爲綱領。將謂此外皆附庸之國乎。總之先天卦畫奇耦相加。亂左陽右陰之常經。方圓圖次第撮湊小巧。紊四時之敍。變八方之位。去君父母子之名分。倒老長中少之行列。曲護其說者。甚至謂乾坤無生六子之理。夫子所云乾父坤母。乾坤易之門。乾坤易之蘊。一筆塗抹。說卦三傳。無一可宗。可乎哉。

百家謹案。先天卦圖傳自方壺。謂創自伏皇。此卽雲笈七籤中云某經創自玉皇。某符傳自九天玄女。固道家術士假托以高其說之常也。先生得之而不改其名。亦無足異。顧但可自成一說。聽其或存或沒於天地之間。乃朱子過于篤信。謂程演周經。邵傳犧畫。掇入本義中。竟壓置於文象周爻孔翼之首。則未免奉螟蛉爲高曾矣。歸震川疑之。謂因傳而有圖。圖未必出于伏聖也。豈知傳中所謂天地定位與先天八卦。并初無干涉耶。况邵伯溫經世辯惑云。希夷易學不煩文字解說。止有圖以寓陰陽消長之數。與卦之生變。圖亦非創意以作。孔子繫辭述之明矣。則以此圖明明直云出自希

夷也。惜朱子固不之考。震川亦不之疑耳。

經世衍易圖

太陽一

動一

太陰--

動一

少陽一

陰--

少陰--

一動一靜之間

少剛一

剛一

少柔--

靜--

太剛一

柔--

太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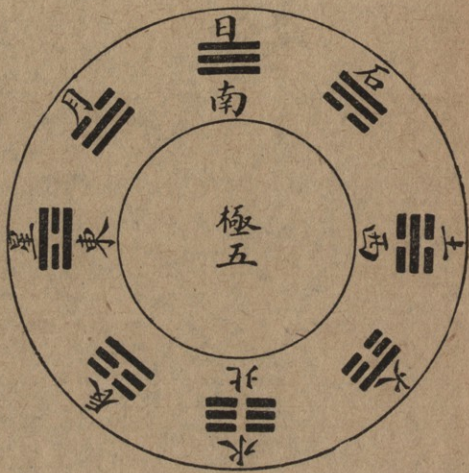
蔡西山曰：一動一靜之間者，易之所謂太極也。動靜者，易所謂兩儀也。陰陽剛柔者，易所謂四象也。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少剛少柔太剛太柔，易所謂八卦也。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陽 日暑性

目元皇

經世天地四象圖



太陰 月寒情
耳會帝

少陽 星晝形

宋元學案 四 百源學案下

鼻運王

少陰

辰夜體

口世霸

少剛

石雷木

氣歲易

少柔

土露草

味月書

太剛

火風飛

色日詩

太剛

水雨走

聲時春秋

蔡西山曰。動者爲天。天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者動之極。陰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各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天地變化。參互錯綜。而生萬物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應于地之化。飛者善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至于人。則得天地之全。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剛柔。故靈于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能與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千之

物為細物。千千之民為至愚。一一之物為巨物。一一之民為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補

百家謹案。先儒云。經世全書六十二篇。及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四篇。內元會運世三十四篇。橫列甲子起堯元年甲辰。終五代周顯德九年己未。繫歲紀事。以驗天時人事之得失。十六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為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萬物之數。又有皇極體要內外觀象數十篇。子文又著一元消息等圖書。甚浩繁。近世不能得其全書。無傳其學者。茲載入先遺獻象數論中所論皇極五篇。并掛一既濟陰陽三圖。及聲音論數篇。其文雖約。大體已備。觸類引伸。一隅可三反矣。

經世掛一圖

元之	元之元之元之泰冬至	元之元之元之損	元之元之元之大畜	元之元之元之節
會之元之元之需	元之元之元之中孚	元之元之元之小畜	元之元之元之歸妹	
運之元之元之壯大	元之元之元之睽	元之元之元之大小寒	元之元之元之兌	

元會之				世元之				運元之				會元之	
元會之元之損春分	世之元之復	運之元之濟既	會之元之人家	元之元之離	世之元之恆	運之元之井	會之元之巽	元之元之晉立春	世之元之臨	運之元之蹇	會之元之過小	元之元之咸	世之元之夬
元會之會之畜大	世之元之同人	運之元之頤	會之元之震驚蟄	元之元之過大	世之元之蠱	運之元之豐	會之元之升	元之元之觀	世之元之謙	運之元之蒙	會之元之渙大寒	元之元之濟未	世之元之履
元會之運之節	世之元之妄无	運之元之萃	會之元之鼎	元之元之姤	世之元之訟	運之元之屯雨水	會之元之否	元之元之比	世之元之坤	運之元之艮	會之元之漸	元之元之旅	世之元之乾
元會之世之需	世之元之賁	運之元之夷明	會之元之噬嗑	元之元之隨	世之元之益	運之元之革	會之元之豫	元之元之剝	世之元之遯	運之元之師	會之元之坎	元之元之解	世之元之困

		世會之			運會之			會會之					
運會之元豐	會會之元革	元會之元晉	世會之元坤	運會之元豫	會會之元姤	元會之元蠱 立夏	世會之元謙	運會之元艮	會會之元漸	元會之元旅	世會之元乾	運會之元大有	會會之元中孚
運會之會震	會會之會頤 芒種	元會之會嗑	世會之會升	運會之會鼎	會會之會訟	元會之會井	世會之會過小	運會之會師	會會之會坎 穀雨	元會之會解	世會之會困	運會之會兌	會會之會小畜
運會之運人家	會會之運復	元會之運否	世會之運萃	運會之運比 小滿	會會之運妄	元會之運屯	世會之運觀	運會之運泰	會會之運蹇	元會之運歸妹	世會之運咸	運會之運夫 清明	會會之運壯
運會之世益	會會之世恆	元會之世離	世會之世隨	運會之世巽	會會之世過大	元會之世遯	世會之世剝	運會之世臨	會會之世蒙	元會之世渙	世會之世濟未	運會之世履	會會之世睽

世運之				運運之				會運之				元運之	
元運之元世之蠱	世運之元運之妄元	運運之元運之師	會運之元運之蹇	元運之元運之漸立秋	世運之元會之益	運運之元會之過小	會運之元會之姤	元運之元會之恆	世運之元元之困	運運之元元之兌	會運之元元之畜小	元運之元元之畜大夏至	世會之元世之濟既
元運之會世之革	世運之會運之離	運運之會運之艮	會運之會運之豫	元運之會運之晉	世運之會會之井	運運之會會之震	會運之會會之隨大暑	元運之會會之鼎	世運之會元之濟未	運運之會元之夬	會運之會元之歸	元運之會元之節	世會之會世之賁
元運之運世之人家	世運之運運之豐	運運之運運之剝處暑	會運之運運之遯	元運之運運之萃	世運之運會之屯	運運之運會之渙	會運之運會之旅	世運之運會之過大	運運之運元之解	運運之運元之履小暑	會運之運元之睽	元運之運元之需	世會之運世之夷明
元運之世世之否	世運之世運之復	運運之世運之觀	會運之世運之咸	元運之世運之泰	國運之世會之坎	運運之世會之巽	會運之世會之噬嗑	元運之世會之訟	世運之世元之壯大	運運之世元之乾	會運之世元之大有	元運之世元之孚中	世會之世世之人同

世之世之會二億九千一百六十萬以九百乘三十二萬四千。

世之運之運之運一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以一萬八百乘十二萬九千六百。

世之世之世之元三十四億九千九百二十萬以九百乘三百八十八萬八千。

運之運之運之運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自乘。

世之世之運之元四百一十九億九千四十萬以九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會一千四十九億七千六百萬以九百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運之元五千三十八億八千四百八十萬以一萬八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世之世之會之元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七億一千二百萬以九百乘十二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運之運之元六萬四百六十六億一千七百六十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

千。

世之世之元之元一十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億四千四百萬以九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會三十七萬七千九百十三億六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

世之運之元之元一百八十一萬三千九百八十五億二千八百萬以一萬八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

六百十六萬。

世之會之會之元四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億二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

十八萬。

運之運之元之元二千一百七十六萬七千八百二十三億三千六百萬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七十六萬。

世之會之元之元五千四百四十一萬九千五百五十八億四千萬以三十二萬四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七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會一兆三千六百四萬八千八百九十六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自乘。

運之會之元之元六兆五千三百三萬四千七百億八千萬以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十六萬。

會之會之會之元十六兆三千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五十二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

運之元之元之元七十八兆三千六百四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億六千萬以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七十六萬。

會之會之元之元一百九十五兆九千一百四萬一千二十四億以一億一千六百六十四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七十六萬。

會之元之元之元二千三百五十兆九千二百四十九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億以十三億九千九百六十八萬乘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七十六萬。

元之元之元之元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以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自乘。

又以十六數互相乘。如元之會為一數。其下之運之世為一元乘之。變為二百五十六數。分配二百五十六卦。自泰起元之元之元得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至明夷卦終。為世之世之世得八十一萬。今舉二十五條為例。

經世既濟陽圖

元之元知泰	會之元知需	運之元知大壯	世之元知夬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會知損	會之會知中孚	運之會知睽	世之會知履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日日聲一一乾
元之運知益大畜	會之運知小畜	運之運知大有	世之運知乾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元 之 世

元之元知繼離	會之元繼繼家人	運之元繼繼既濟	世之元繼繼復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會知之頤大過	會之會繼繼頤震	運之會繼繼頤頤	世之會繼繼頤同人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運知繼姤	會之運繼繼鼎	運之運繼繼萃	世之運繼繼无妄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世知繼隨	會之世繼繼噬嗑	運之世繼繼明夷	世之世繼繼賁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日辰聲一四无妄
元之元繼知損	會之元繼知中孚	運之元繼知大有	世之元繼知乾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會				之			
水火音八七謙	月月聲二二兌	元之運 絳 困 歸 妹	水土音八六師	月月聲二二兌	元之世 絳 火 頤 渙	水石音八五升	月月聲二二兌
火火音七七艮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運 恆 困 蹇	火土音七六蒙	月月聲二二兌	會之世 恆 火 頤 蒙	火石音七五蠱	月月聲二二兌
土火音六七蹇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運 困 泰	土土音六六坎	月月聲二二兌	運之世 困 火 頤 臨	土石音六五井	月月聲二二兌
石火音五七漸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運 火 頤 困 觀	石土音五六渙	月月聲二二兌	世之世 火 頤 火 頤 剝	石石音五五巽	月月聲二二兌
水火音八七謙	元之會 絳 歸 井	會之會 恆 困 訟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元 絳 頤 蠱	水水音八八坤	元之元 絳 頤 蠱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元之會 絳 歸 井

之				運			
元之運 <small>絳</small> 長 <small>應</small> 屯	會之運 <small>絳</small> 長 <small>應</small> 无安	運之運 <small>因</small> 長 <small>應</small> 比	世之運 <small>火</small> 長 <small>應</small> 萃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元之世 <small>絳</small> 謙遜	會之世 <small>絳</small> 謙大過	運之世 <small>因</small> 謙巽	世之世 <small>火</small> 謙隨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元之元 <small>絳</small> 巽晉	會之元 <small>絳</small> 巽革	運之元 <small>因</small> 巽豐	世之元 <small>火</small> 巽既濟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月星聲二三革	水水音八八坤	水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元之元 <small>絳</small> 巽晉	會之元 <small>絳</small> 巽革	運之元 <small>因</small> 巽豐	世之元 <small>火</small> 巽既濟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會 <small>絳</small> 火 <small>應</small> 噬嗑	會之會 <small>絳</small> 火 <small>應</small> 頤	運之會 <small>因</small> 火 <small>應</small> 震	世之會 <small>火</small> 火 <small>應</small> 賁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運 <small>絳</small> 謙否	會之運 <small>絳</small> 謙復	運之運 <small>因</small> 謙家人	世之運 <small>火</small> 謙明夷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元 之 運						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石音八六師	元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水火音八七謙	元之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土音七六蒙	會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火音七七艮	會之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土音六六坎	運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火音六七蹇	運之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土音五六渙	世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火音五七漸	世之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火水音七八剝	會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石音六五井	運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土水音六八比	運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石音五五巽	世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星日聲三一大有	世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石音七五蠱	會之世	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元	會之元	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元	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土音七六蒙	會之運	會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運	會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土音六六坎	運之運	運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運之運	運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土音五六渙	世之運	世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世之運	世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石音六五井	運之元	運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運之元	運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石音五五巽	世之元	世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世之元	世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世	會之世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石音七五蠱	會之運	會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運	會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月辰聲二四隨	元之元	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元	會之元	會之元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元	會之元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火土音七六蒙	會之運	會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會之運	會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土土音六六坎	運之運	運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運之運	運之運
元之世	星日聲三一大有	石土音五六渙	世之運	世之運	星日聲三一大有	世之運	世之運

會		之		運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星日聲三一大有
元之元 <small>和</small> 糾恆	會之元 <small>終</small> 糾姤	運之元 <small>長</small> 驚 <small>小</small> 過	世之元 <small>萃</small> 糾益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元之會 <small>和</small> 離鼎	會之會 <small>終</small> 離隨	運之會 <small>長</small> 驚 <small>震</small>	世之會 <small>萃</small> 離井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元之運 <small>和</small> 困大過	會之運 <small>終</small> 困 <small>終</small>	運之運 <small>長</small> 驚 <small>困</small> 渙	世之運 <small>萃</small> 困屯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元之世 <small>和</small> 火 <small>與</small> 訟	會之世 <small>終</small> 火 <small>與</small> 噬嗑	運之世 <small>長</small> 驚 <small>火</small> 與巽	世之世 <small>萃</small> 火 <small>與</small> 坎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星月聲三二睽

運 之 運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元	水火音八七謙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運	水土音八六師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世	水石音八五升	星星聲三三離	元之元	水水音八八坤
會之元	火水音七八剝	星星聲三三離	會之世	火火音七七艮	星星聲三三離	會之運	火土音七六蒙	星星聲三三離	會之世	火石音七五蠱	星星聲三三離	會之元	火水音七八剝
運之元	土水音六八比	星星聲三三離	運之世	土火音六七蹇	星星聲三三離	運之運	土土音六六坎	星星聲三三離	運之世	土石音六五井	星星聲三三離	運之元	土水音六八比
世之元	石水音五八觀	星星聲三三離	世之世	石火音五七漸	星星聲三三離	世之運	石土音五六渙	星星聲三三離	世之世	石石音五五巽	星星聲三三離	世之元	石水音五八觀
元之元	會之元	運之元	世之元	會之會	運之會	世之會	元之世	會之世	運之世	世之世	元之元	會之元	運之元
無妄	豫	艮	蒙	豫	艮	蒙	泰	咸	觀	復	蠱	比	蒙

世				元			
之		世		元		之	
水火音八七謙	辰日聲四一大壯	元之運巽臨蠱	水土音八六師	辰日聲四一大壯	元之世巽臨井	水石音八五升	辰日聲四一大壯
火火音七七艮	辰日聲四一大壯	會之運小巽臨渙	火土音七六蒙	辰日聲四一大壯	會之世小巽臨解	火石音七五蠱	辰日聲四一大壯
土火音六七蹇	辰日聲四一大壯	運之運巽臨鼎	土土音六六坎	辰日聲四一大壯	運之世巽臨困	土石音六五井	辰日聲四一大壯
石火音五七漸	辰日聲四一大壯	世之運巽臨訟	石土音五六渙	辰日聲四一大壯	世之世巽臨隨	石石音五五巽	辰日聲四一大壯
水火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運之元巽臨咸	土水音六八比	運之元巽臨咸	世之元巽臨履	元之元巽臨兌	元之元巽臨兌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土火音六七蹇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石水音五八觀	水水音八八坤	水水音八八坤
元之會巽臨乾	會之會小巽臨否	運之會巽臨革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元之會巽臨乾	元之會巽臨乾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石火音五七漸	辰月聲四二歸妹	水火音八七謙	水火音八七謙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世				會			
之							
元之運 <small>巽</small> 困萃	會之運 <small>巽</small> 困无妄	運之運 <small>巽</small> 困遯	世之運 <small>巽</small> 困剝	元之世 <small>巽</small> 火頤噬嗑	會之世 <small>巽</small> 火頤睽	運之世 <small>巽</small> 火頤大有	世之世 <small>巽</small> 火頤頤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辰月聲四二歸妹
元之元 <small>巽</small> 和益	會之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小</small> 過	運之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既</small> 濟	世之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家</small> 人	水水音八八坤	火水音七八剝	土水音六八比	石水音五八觀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豐</small>	會之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臨</small>	運之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旅</small> 晉	世之會 <small>巽</small> 和 <small>需</small>
水火音八七謙	火火音七七艮	土火音六七蹇	石火音五七漸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運 <small>巽</small> 米 <small>歸</small> 妹	會之運 <small>巽</small> 米 <small>歸</small> 賁	運之運 <small>巽</small> 米 <small>歸</small> 損	世之運 <small>巽</small> 米 <small>歸</small> 大畜	水土音八六師	火土音七六蒙	土土音六六坎	石土音五六渙

世		之		世		運	
元之世	巽	艮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	巽	中孚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	巽	離
水石音八五升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	巽	師
辰星聲四三豐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	巽	師
水水音八八坤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三豐	辰星聲四三豐	會之世	巽	比
辰星聲四四震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同人
元之世	巽	艮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震
水火音八七謙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復
辰星聲四四震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渙
元之世	巽	艮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明夷
水石音八六師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明夷
辰星聲四四震	元之世	巽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明夷
元之世	巽	艮	辰星聲四四震	辰星聲四四震	會之世	巽	明夷

經世既濟陰圖

水石音八五升	火石音七五蠱	土石音六五井	石石音五五巽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辰辰聲四四震

歲		之		歲	
水水音一一坤	歲之日泰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月星聲八六同人	水水音一一坤	歲之月終臨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日臨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月星聲七六革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月臨臨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日明夷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星星聲六六離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月明夷臨
水水音一一坤	時之日復明夷	水水音一一坤	辰星聲五六豐	水水音一一坤	時之月復臨
水水音一一坤	日日聲八八乾	水水音一一坤	日月聲七七兌	水水音一一坤	日月聲八七履
水水音一一坤	歲之歲終終	水水音一一坤	日之歲明夷終	水水音一一坤	歲之歲終終
水水音一一坤	月日聲七八夬	水水音一一坤	星日聲六八大有	水水音一一坤	月之歲臨終
水水音一一坤	星日聲六八大有	水水音一一坤	時之歲復終	水水音一一坤	時之歲復終
水水音一一坤	辰日聲五八大壯	水水音一一坤	辰月聲五七歸妹	水水音一一坤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		之		月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終頤	月之時臨復	日之時明夷復	時之時復復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終火噬	月之歲臨火噬	日之歲明夷火噬	時之歲復火噬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終損	月之月臨損	日之月明夷損	時之月復損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終賁	月之日臨賁	日之日明夷賁	時之日復賁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水火音一二謙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終頤	月之時臨頤	日之時明夷頤	時之時復頤

歲		之		日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七八夫	星日聲六八大	星日聲六八大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終節	月之歲終節	日之歲終節	日之歲終節	時之歲終節	時之歲終節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終節	月之月終節	日之月明節	日之月明節	時之月復節	時之月復節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終節	月之日終節	日之日明節	日之日明節	時之日復節	時之日復節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水土音一三師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終節	月之時終節	日之時明節	日之時明節	時之時復節	時之時復節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水石音一四升
日日聲八八乾	月月聲七八夫	星日聲六八大	星日聲六八大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日聲五八大壯

之 月				月 之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星星聲六六離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火絀離	月之日睽離	日之日絀離	日之日絀離	歲之日火絀離	月之日睽離	日之日絀離	時之日睽離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火火音二二艮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星辰聲六五噬嗑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火絀離	月之時睽離	日之時絀離	日之時絀離	歲之時火絀離	月之時睽離	日之時絀離	時之時睽離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火絀離	月之歲睽離	日之歲絀離	日之歲絀離	歲之歲火絀離	月之歲睽離	日之歲絀離	時之歲睽離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星月聲六七睽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火絀離	月之月睽離	日之月絀離	日之月絀離	歲之月火絀離	月之月睽離	日之月絀離	時之月睽離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火土音二三蒙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星星聲六六離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日		之		歲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火相值	土水音三一比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歲之歲需巽	月之歲節巽	日之歲既濟巽	時之歲屯巽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歲之月需巽	月之月節巽	日之月噬嗑巽	時之月屯巽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歲之日需明夷	月之日節明夷	日之日既濟明夷	時之日屯明夷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歲之時需復	月之時節復	日之時既濟復	時之時屯復	土水音三一比	土水音三一比

		日		之		月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歲離火相	歲之歲離火相	日星聲八六同人	日星聲八六同人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月日聲七八夬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歲離火相	月之歲離火相	月星聲七六革	月星聲七六革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歲離火相	日之歲離火相	星星聲六六離	星星聲六六離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歲離火相	時之歲離火相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月離火相	歲之月離火相	歲之日離火相	歲之日離火相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月日聲七八夬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月離火相	月之月離火相	月之日離火相	月之日離火相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月聲六七睽	星月聲六七睽	星之日離火相	星之日離火相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月聲五七歸妹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日離火相	時之日離火相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日日聲八八乾	日日聲八八乾	歲之時離火相	歲之時離火相	日辰聲八五无妄	日辰聲八五无妄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月日聲七八夬	月日聲七八夬	月之時離火相	月之時離火相	月辰聲七五隨	月辰聲七五隨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星日聲六八大有	星日聲六八大有	日之時離火相	日之時離火相	星辰聲六五噬嗑	星辰聲六五噬嗑
土火音三二蹇	土火音三二蹇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日聲五八大壯	時之時離火相	時之時離火相	辰之時離火相	辰之時離火相

日	之		日
歲之歲離離	土土音三三坎	日月聲八七履	歲之月離離
月之歲編離	土土音三三坎	月之月編編	土土音三三坎
日之歲崑離	土土音三三坎	星月聲六七睽	日之月崑離
時之歲巳離	土土音三三坎	辰月聲五七歸妹	時之月巳編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土土音三三坎
歲之日離崑離	月之日編崑離	日之日崑崑離	辰星聲五六豐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土土音三三坎	時之日巳崑離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土土音三三坎
歲之時離巳	月之時編巳	日之時崑離巳	辰辰聲五五震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時之時巳巳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土石音三四井
歲之歲離離	月之歲編離	日之歲崑離	辰日聲五八大壯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時之歲巳離
			土石音三四井

時		之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離卦	月之月離卦	日之月離卦	時之月離卦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離卦	月之日離卦	日之日離卦	時之日離卦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土石音三四井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離卦	月之時離卦	日之時離卦	時之時離卦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八七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否卦	月之歲否卦	日之歲否卦	時之歲否卦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否卦	月之月否卦	日之月否卦	時之月否卦

之		時		歲		之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 <small>小畜明夷</small>	月之日 <small>中孚明夷</small>	歲之歲 <small>小畜大畜</small>	月之歲 <small>中孚大畜</small>	日之歲 <small>家人大畜</small>	時之歲 <small>大畜</small>	時之日 <small>明夷</small>	時之日 <small>明夷</small>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石水音四一觀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辰辰聲五五震	辰辰聲五五震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 <small>小畜復</small>	月之時 <small>中孚復</small>	日之時 <small>家人復</small>	日之時 <small>家人復</small>	時之時 <small>復</small>	時之時 <small>復</small>	時之時 <small>復</small>	時之時 <small>復</small>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辰月聲五七歸妹	辰月聲五七歸妹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 <small>小畜損</small>	月之月 <small>中孚損</small>	日之月 <small>家人損</small>	日之月 <small>家人損</small>	時之月 <small>損</small>	時之月 <small>損</small>	時之月 <small>損</small>	時之月 <small>損</small>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石火音四二漸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辰星聲五六豐

日			時			月		
石土音四三渙	歲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歲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歲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星聲六六 <small>離</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日聲六八 <small>大有</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日聲六八 <small>大有</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月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日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星聲六六 <small>離</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日聲六八 <small>大有</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星日聲六八 <small>大有</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辰辰聲五六 <small>豐</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日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歲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石土音四三渙	時之時六細 <small>細</small>	石土音四三渙

時		之		時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 <small>六</small> 噬嗑	月之時 <small>十</small> 夬	日之時 <small>家人</small> 也	時之時 <small>噬</small> 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日聲八八乾	月日聲七八夬	星日聲六八大有	辰日聲五八大壯	歲之歲 <small>六</small> 噬嗑	月之歲 <small>十</small> 夬	日之歲 <small>家人</small> 也	時之歲 <small>噬</small> 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月聲八七履	月月聲七七兌	星月聲六七睽	辰月聲五七歸妹	歲之月 <small>六</small> 噬嗑	月之月 <small>十</small> 夬	日之月 <small>家人</small> 也	時之月 <small>噬</small> 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星聲八六同人	月星聲七六革	星星聲六六離	辰星聲五六豐	歲之日 <small>六</small> 噬嗑	月之日 <small>中</small> 夬	日之日 <small>家人</small> 也	時之日 <small>噬</small> 也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石石音四四巽
日辰聲八五无妄	月辰聲七五隨	星辰聲六五噬嗑	辰辰聲五五震	歲之時 <small>六</small> 噬嗑	月之時 <small>十</small> 夬	日之時 <small>家人</small> 也	時之時 <small>噬</small> 也

以方圖裂為四片。每片十六卦。西北十六卦為天門。乾主之。東南十六卦為地戶。坤主之。東北十六卦為鬼方。泰主之。西南十六卦為人路。否主之。陽圖以天門十六卦為律。每一位各唱地戶。呂卦十六位。謂之動數。律左呂右。從右橫觀。上體與上體互。下體與下體互。又成兩卦。每一位變西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陰圖以地戶十六卦為呂。每一位各唱天門。律卦十六位。謂之植數。呂右律左。從左橫觀。又成兩卦。每一位變東北之卦三十二。共成一千二十四卦。

經世聲音圖

正聲

正音

丁	光	良	回	開	禾	多	日	⊕
井	廣	兩	每	宰	火	可	月	⊕
互	況	向	退	愛	化	个	星	⊕
○	○	○	○	○	八	舌	辰	⊕

五	黃	黑	□	坤	□	古	水	⊕
瓦	華	花	□	巧	□	甲	火	⊕
仰	雄	香	乾	工	近	九	土	⊕
口	賢	血	蚪	弃	揆	癸	石	⊕

一聲

音一

二聲

音二

三聲

四聲

五聲

六聲

魚	龍	宮	龜	○	衰	妻	○	牛	毛	刀	君	臣	元	千	兄
鼠	甬	孔	水	○	○	子	○	斗	寶	早	允	引	犬	典	永
去	用	衆	貴	○	帥	四	○	奏	報	孝	巽	良	半	旦	瑩
○	○	○	北	德	骨	月	玉	六	霍	岳	○	○	○	○	○

音三

音四

音五

音六

土	兌	東	旁	普	步	卜	文	武	父	夫	目	母	口	安	吾
貪	大	丹	排	扑	白	百	萬	晚	凡	法	兒	馬	爻	亞	牙
天	弟	帝	平	品	葡	丙	口	口	口	口	眉	美	王	乙	月
■	■	■	瓶	匹	鼻	必	未	尾	吠	飛	民	米	寅	一	堯

音十一

音十二

■	■	■	■	■	■	■	■	■
口	莊	乍	又	之	卓	宅	拆	茶
二	震	口	赤	辰	中	置	丑	呈
■	■	■	■	■	■	■	■	■

附聲音論

邵伯溫曰。物有聲。色氣味可考而見。唯聲爲甚。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故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自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下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此與前元會運世其法同。日日聲。卽元之元日之日也。日月聲。卽元之會日之月也。日星聲。卽元之運日之星也。日辰聲。卽元之世日之辰也。其餘皆可類推。

鍾過曰。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爲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

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爲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爲濁。音爲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唱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唱之。

又曰。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嚶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唇。便於齒者不利於嚶。由是訛正牽乎僻論。是非出乎曲說。繁然殺亂於天下矣。不有正聲正音。烏能正之哉。

又曰。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闢翕。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柔一剛交。而金土水火備焉。一闢一翕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日月星辰備。而萬情生焉。金土水火備。而萬形成焉。平上去入備。而萬聲出焉。開發收閉備。而萬音生焉。律隨天而變。呂隨地而化。闢隨陽而出。翕隨陰而入。唱隨剛而上。和隨柔而下。然後律呂隨音。宮徵角羽之道。各得其正矣。陽生日陰生月。剛生星。柔生辰。剛生金。柔生土。陽生火。陰生水。日月星辰。金土水火。正而天地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天地矣。日生日月。生耳。星生鼻。辰生口。金生氣。土生味。火生色。水生聲。目耳鼻口氣味。色聲正。而人道正焉。是知律呂聲音之道。可以行人事矣。目之體數十。耳之體數十二。色之體數十。聲之體數十二。進目鼻氣色之體數。退耳口味聲之體數。是爲正律之用數。進耳口味聲之體數。退目鼻氣色之體數。是爲正呂之用數。以正律之用數。協正呂之用數。是爲正音之用數。以正呂之用數。和

正律之用數。是爲正聲之用數。正律之用數一百一十二。正呂之用數一百五十二。正聲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正音之用數萬有七千二十四。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感律而音生焉。律呂與天地同和。聲音與律呂同順。是故古之聖王。見天地萬物之情。暢然後作樂以崇之。命工以和之。以詩言志。以歌永言。以聲依永。以律和聲。此所謂八音克諧。而百獸率舞。人神以和。而鳳凰來儀。則是學也。豈直言釋音文義而已哉。

祝子涇曰。宮商角徵羽分太少爲十聲。管以十干。六律六呂合爲十二音。管以十二支。攝之以聲音之字母二百六十四。聲分平上去入。音分開發收閉。鋪布悉備。以爲三千八百四十圖。各十六聲十六音。總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蓋取天聲有字無字與無聲字一百六十位。地音有字無字與無音字一百九十二位。衍忒而成之。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唇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何謂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何謂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其間有聲有音。雖無字。皆洪纖高下。遂其生育者也。若有聲而無音。有音而無聲。則天地不相唱和。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有其位。實無其物也。聲音字母二百六十四。相交而互變。始於一萬七千二十四。極於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以取卦一之二百五十六卦。以觀天地萬物之進退盈虛消長也。

上官萬里曰。自胡僧了義以三十六字爲翻切母。奪造化之功。司馬公指掌圖爲四聲等字。蒙古韻以

一聲該四聲皆不出了義區域。蓋但欲爲翻切用而未及於物理也。惟皇極用聲音之法。超越前古。以聲起數。以數合卦。而萬物可得而推矣。詳見祝氏鈐。而祝氏又或與康節有異同處。

彭長庚曰。鄭夾漈云。四聲爲經。七音爲緯。江右之儒爲韻書。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縱成經。衡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今考經世書。聲爲律。音爲呂。律爲唱。呂爲和。一經一緯。一縱一橫。而聲音之全數具矣。聲有十。音有十二者。如甲至癸。十子至亥。十二也。於聲之用數中。去音之體數四十八。於音之用數中。去聲之體數四十者。知天數無十。地數無一也。以聲配音。而切韻生焉。翁關清濁辨焉。三萬四千四十八音聲在其中矣。天下之聲既具。而天下之若色若臭若味皆在其中矣。此所以爲萬物之數也。

袁清容答高舜元問。卍子聲音之學及字母淵源曰。縱爲四聲。橫爲七音。鄭漁仲之說備矣。卍子聲音之學。出於其父名古號伊川丈人。有圖譜行於世。溫公切韻皆源於此。然此學由西域來。今所謂三十六字母。亦從彼出。中國四聲甚拙。至沈約始明七音。先儒嘗言中聲合於天籟。若如近世祝泌觀物解中韻譜。卻又入樂工清濁之拘。莊子謂樂出虛。乃卍子心法。但得伊川丈人圖子一觀。方得髣髴。後漢風角鳥占。亦不出此。然非至靜工夫。未易能通也。

附梨洲皇極經世論

皇極之數。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月。一年十二月。爲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

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蓋自大以至於小。總不出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而已。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子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日時。皆有閏也。然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案之於歷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十六萬。元法二千一百五十五萬三千三百九十二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于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強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既不可施之歷矣。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之數。可謂巧矣。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歲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月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其說。增此四爻。亦當增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矣。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奇零豈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

四百四十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康節之爲此書。其意總括古今之歷學。盡歸於易。奈易之於歷。本不相通。硬相牽合。所以其說愈煩。其法愈巧。終成一部鶻突歷書。而不可用也。皇極一曰口。

乾兌離震爲天之四卦。四卦自交成十六卦。十六而十六之。得二百五十六卦。謂之掛一圖。以之分配元會運世年月日時。然在一元會止十二。止以辟卦配之。一元之中有三百六十運。一會之中有三百六十世。一運之中有三百六十年。一世之中有三百六十月。一年之中有三百六十日。一月之中有三百六十時。凡此六者。則以掛一圖配之。皆用四爻。直一三百六十。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每氣之首。各用四爻。二十四氣。恰盡餘卦。顧六者起卦。各有不同。一曰運卦。張文饒得牛無邪之傳。以爲堯當貴之六五。堯卽位在日甲月己星癸辰未之甲辰年。已歷一百八十運。若起元之元之元之元泰卦。至此在會之世之世之世。其卦爲同人。與無邪之傳異矣。惟起於世之元之元之元升卦。則至此是元之世之世之世。始合於無邪之賁。直三四五上爻。一爻直三世。其世在己未。則是五爻以來。四十一年也。故文饒據此。遂起升卦。番陽祝氏謂起泰者。未然之卦。運世用之起升者。已然之卦。歲月日時用之。直以堯當同人。然無邪有所授受。祝氏以意逆之。故不舍無邪。而從祝氏也。二曰世卦。起於會首。所當之卦。子會起升。丑會起否。寅會起損。卯會起泰。辰會起渙。巳會起屯。午會起損。未會起坎。申會起比。酉會起大畜。戌會起隨。亥會起剝。夏禹八年入午會。祝氏起卦用泰。午會之首在大畜。故以大畜六五至節九二爲世之始。其世雖異。損其起於午會同也。但以堯之己未世直賁。歷明夷同人與午會之大畜相接。

續。不知逆推而上。則己會甲子世一千八百一。亦起於大畜矣。以己會而用午會之起卦。何所取義。蓋祝氏開堯運在賁之說。用元之元以推運卦。既不能合。而午會世起大畜。其上適與賁接。遂謂無邪。所言爲堯之世卦。非運卦也。亦未嘗逆推知其乖戾耳。文饒言世卦隨大運消長。遇奇卦則取後卦。遇耦卦則取前卦。并二卦以當十二世。據之是世卦不煩別起。只在運卦左右。如己未世之運卦是賁。爲耦卦。則取前卦之无妄。合之分配癸亥運內之十二世可也。三曰年卦。所謂小運也。以世當月。以年當日。視其世所當之辰而起。子起冬至。丑起大寒。寅起雨水。卯起春分。辰起穀雨。己起小滿。午起夏至。未起大暑。申起處暑。酉起秋分。戌起霜降。亥起小雪。所謂中朔同起。三十日分二氣。一氣分三候。一月六候。甲己孟季仲各值五日。子午卯酉爲仲。辰戌丑未爲季。寅申巳亥爲孟。仲孟逆生。先候五日。季順行。後候五日。卽如唐堯以己未世爲月。甲辰年爲日。甲辰是大暑。以甲己季日。當後五日起卦。直師之三四五上。至十一年甲寅。得蠱之初六。爲立秋節。己未世之季氣。卽庚申世之初氣也。若漢高小運以己未爲月。甲午爲日。亦是大暑。以甲己仲日。當先五日起卦。直歸妹初九。祝氏用元之元卦圖。其起卦皆氣。後月十五日。非也。四曰月卦。以甲子甲午年之正月起升蒙。三十年而一周。文饒又言月卦隨小運進退。如世卦之法。如堯時師爲甲辰年耦卦。則取前卦艮合之一爻。配一月也。五曰日卦。從氣不從月。以立春起升蒙。一年而周。六曰時卦。以朔日之子起升蒙。一月而周。康節當時有數鈴私相授受。後之爲學者。多失其傳。余爲攷定如此。卽如十二會之辟卦。朱子曰。經世書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紉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案一會得一卦。會有三十運。是五運得一爻也。己會當星之

已一百七十六。已入乾上九。唐堯在星之癸一百八十。是上爻將終。安得云九五哉。於其易明者且然。况科條煩碎。孰肯究心於此乎。皇極二起運。

卦氣圖二百五十六位之序。雖曰乾兌離震四卦自交而成。然案之此圖。又錯雜時有出入。則別立取卦之法。於通數中除極數。以謂卽見聖人畫卦之旨。通數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陽剛太少。其數十。凡四位。爲四十。以四因之。得一百六十。陰柔太少。其數十二。凡四位。爲四十八。以四因之。得一百九十二。以二數相唱和。各得三萬七百二十。謂之動植體數。於一百六十陽數之中。除去陰數四十八。得一百十二。於一百九十二陰數之中。除去陽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以一百五十二與一百十二相唱和。各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植用數。以用數自乘得通數。極數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元之運三百六十。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會之元十二。會之會一百四十四。會之運四千三百二十。會之世五萬一千八百四十。運之元三百六十。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運之運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元四千三百二十。世之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運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假令元之元置通數。從左起至右六。凡九位。以其中位之一萬。分列於右四位。爲九千九百九十九。其通數萬下之六千五百七十六。除去不用。以此列之。除卦身八算。在千位除之。又除元之元極數一。餘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九。九百九十九。以中位。萬爲中位。左見八。八屬坤。右見一。一屬乾。左爲外卦。右爲內卦。成地天泰。其第二卦。卽以第一卦餘算。除卦身。除極數。滿六十四卦。方去餘算。再置通數。如在元之會。卽以十二餘起。凡除卦身。動中萬

除右卦身。進動百萬。除左卦身。然取卦往往不能相合。則別有五法。一法退陰於右卦。減一算。或二算。二法進陽於左卦。增一算。或二算。進退不過三。三法虛張奇畫。虛張五則爲乾六畫。四法分布耦畫。分布十則爲坤十二畫。五法消息。移右算補左。謂之消陰息陽。移左算補右。謂之消陽息陰。數不過牛。無邪亦傳如此。又謂退陰而不合。則又進陽。進陽而又不合。則又虛張。以至於消息而止。皆必先右而後左。以某推之。則不然。有不合者。方用五法。若右合而左不合。當竟用其法於左。安得先陰而後陽乎。左爲陽。右爲陰。右不合者。進退可合。則用進退。虛張分布可合。則用虛張分布。消息可合。則用消息。不須從進退。以至於消息也。此無邪之說。胡庭芳所以謂之繁晦歟。然用此五法。以增減。則無卦不可附會。故必知卦而後可算卦。若欲從卦以定算。則五法俱不可用。而通極二數。有時而窮也。圖之爲序。當必有說。張祝二家。皆影響矣。皇極三卦氣序。

七十二。善合一曰太極。分爲二以象兩。置左不用。揲右以四。視其餘數。一爲元。二爲會。三爲運。四爲世。既得象矣。元會運世爲四象。復合而分之。取左之四并於右。既分之後。從左手取四策。入於右手。置左不用。揲右以八。視其餘數。爲上卦之體。復合而分之。取右之四并於左。取右手四策。入於左手。置右不用。揲左以八。視其餘數。爲下卦之體。二體相附。既得卦矣。復合而分之。置右不用。揲左以六。視其餘數。自一爲初。訖六爲上。以定直事之爻。假令初揲餘一。於象爲元。再揲餘五。上體爲巽。三揲餘七。下體爲艮。艮合爲漸。在卦氣圖得元之漸卦。終揲餘六。則上九爲直事之爻。漸當元之會之會之運。以律呂圖求之。元之會爲日月聲卦。當履會之運爲火土音卦。當蒙合而爲物數。則卦當遞。因以觀物之象。

準之爲皇之帝之帝之王。皇帝王霸。飛之走之走之木。二走草木。士之農之農之工。士農工商。一之二之七之六之類是也。上九爻變陰則爲蹇。爻自下而上奇位爲陽。耦位爲陰。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九處上爲不當位。故變。上體巽變震則爲小過。乾兌離震居上。坤艮坎巽居下。爲當位。反是爲不當位。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巽居上體故變。卦爻皆以當位爲吉。不當位爲凶。漸者艮歸魂之卦。以九三爲世爻。上九爲應爻。今上九爲當世直事之爻。則應復爲世與本爻相敵。此占之大略也。康節本無著法。張文饒立之以配易玄包虛。易玄包虛有辭。而經世無辭。有辭者以辭占。無辭者占其陰陽之進退。卦爻之當否。時日之早暮。五行之盛衰。爻者時用也。卦者定體也。爻之變不變。以觀其隨時。卦之變不變。以觀其大定。變不變者數也。利不利者命也。辨其邪正。則有理制。其從違則有義。若愛惡之思。不忘於胸中。則吉凶亦情遷矣。雖專心致志。不可謂之誠也。皇極四著法。

致用之法。以一定之卦推治亂。以聲音數取卦占事物。凡占一卦。視其卦之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卦既變矣。視其所直之爻。當位與否。當位則不變。不當位則變。以終變之卦爲準。終變之卦。卽不當位。亦不變。本卦爲貞。變卦爲悔。當位則吉。不當位則凶。視其卦爲奇爲耦。於方圖中。奇卦在右。爲陽中陽。在左爲陰中陽。耦卦在左爲陰中陰。在右爲陽中陰。陽爲順。陰爲逆。視其卦在某會某運某世。大運以會當月。以運當日。以世當辰。衍如堯之己會癸亥運己未世。卽一歲之五月三十日未時也。小運以世當月。以年當日。以月當時。如堯之己未世甲辰年。卽一歲之六月十一日也。視其卦之納甲與所當之年月日時。有無生剋。視其卦之世。應與所值之爻。有無倫奪。又以律圖求之。運在四大象中。

某所得天門唱卦居左。世在四大象之中。某所得地戶和卦居右。合兩卦並觀。在既濟圖第幾位。合掛一圖何卦。然後以其卦變化進退之。而推其時運之吉凶。若用年配世。則以世求天門唱卦居左。以年求地戶和卦居右。與上一例取卦之時。視算位中餘數。以六位配六爻。元自一起。世至九終。無問十百千萬。皆以當一爲甲。二爲辛。三爲丙。四爲癸。五爲戊。六爲乙。七爲庚。八爲丁。九爲壬。十爲己。甲乙爲木。爲饑饉。爲曲直之物。庚辛爲金。爲兵戈。爲刃物。丙丁爲火。爲大旱。爲銳物。壬癸爲水。爲淫潦。爲流溼之物。戊己爲土。爲中興。爲重滯之物。此致用之大凡也。皇極包羅甚富。百家之學。無不可資以爲用。而其要領在推數之無窮。宋景濂作溟滓生贊記。蜀道士杜可大之言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爲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間。此一言已盡皇極之祕。能者自有冥契。則予言亦說鈴也。皇極五致用。百家謹案。以上均先遺獻皇極經世論。見易學數論中。

康節語補

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語鄭史。

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語秦玠。

附錄

二程嘗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移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樹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先生與富鄭翁早相知。富初爲相。屬大卿田棐挽之出。先生不答。以詩謝之。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先生。先生不往。旣王拱辰尹洛。以先生與常秩同薦。俱不起。至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呂誨吳充祖無擇交薦先生。歐陽文忠薦常秩。除先生秘書省校書郎。潁川團練推官辭不許。旣受命。卽引病。以詩答鄉人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常秩就官。依附安石。盛言新法之便。天下薄之。較之先生。一龍一豬矣。

先生爲隱者之服。烏帽縮褐。見卿相不易也。

司馬溫公見先生曰。明日僧修顓開堂說法。富公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禮未便。光後進不敢言。先生曷不止之。先生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富果往。後先生見富。謂曰。聞上欲用裴晉公禮起公。富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先生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富驚曰。某未思也。富以先生年高。勸學修養。先生曰。不能學人胡亂走也。

圖數之學。由陳圖南搏种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遞傳於先生。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何如。先生曰。簡策之外。未

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欄，坐必拜。

一日雷起，謂伊川曰：子知雷起處乎？伊川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先生愕然曰：何謂也？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之，以其不知，故待推而知。先生曰：子云知以爲何處起？曰：起於起處。先生啞然。

晁以道問先生之數於伊川，答曰：某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餘年，世間事無所不問，惟未嘗一字及數。

明道云：堯夫欲傳數學於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工夫。堯夫初學於李挺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欄，坐必拜，欲學堯夫亦必如此。

明道聞先生之數既久，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先生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元都不濟事。

先生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先生與惇會，惇縱橫議論，不知敬先生也。因語及洛中牡丹之盛，守因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甚詳。先生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惇默然，後從先生游，欲傳數學，先生謂須十年不仕乃可，蓋不之許也。

邵子文云：邢和叔亦欲從先君學，先君略爲開其端倪，和叔援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且當虛心滌慮，然後可學。此和叔留別詩有圯下每慚呼孺子，牀前時得拜龐公之句。先君和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斷章云：出人才業猶須惜，慎弗輕爲西晉風。

百家謹案先生數學不待二程求而欲與之及章惇邢恕則求而不與蓋兢兢乎慎重其學必慎重其人也上蔡云堯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奸雄章惇不必言衍矣

伊川云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喧他盡之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卻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張嶠述行略曰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攷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明道銘其墓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百家謹案晁氏客語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于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

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知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云云。案諡法溫良好樂曰康。能固所守曰節。

百家謹案。棐字叔弼。文忠公之子。官至大理評事。梓材案。叔弼歷官吏部右司二郎中。不僅至大理

評事。考晁說之集。叔弼謂以道曰。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諡議。乃恍然。回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

楊龜山曰。皇極之書。皆孔子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

謝上蔡曰。堯夫直是豪才。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

又曰。堯夫詩天向一中分體用。此句有病。補

又曰。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補

又曰堯夫精易然二程不貴其術補

或問邵堯夫詩云廓然心境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我莫于微處起經綸此理說得盡橫浦曰孟子已說了已說了則無說其第一句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料得十天於體認中忽然有見故輒爲此語不然又是尋影子畢竟於活處難摸索起經綸之語決亦不是摸索不著者然亦須自家體認得可也他人語言不可準擬橫浦心傳

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間氣定不動聲色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又曰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又曰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澈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又曰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

葉水心習學紀言曰初分大道非常道纔有先天未後天大道常道孔安國語先天後天易師傳之辭也三墳今不傳且不經孔氏莫知其爲何道而師傳先後天乃義理之見於形容者非有其實山人隱士輒以意附益別爲先天之學且天不以言命人卦畫爻象皆古聖知所爲寓之於物以濟世用未知其於天道孰先孰後而先後二字亦何繫損益山人隱士以此玩世自足則可矣而儒者信之遂有參用先後天

之論。夫天地之道。常與人接。奈何舍實事而希影象也。補

又曰。邵某以玩物爲道。非是。孔子之門。惟曾皙。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補

又曰。獨立孔門無一事。惟傳顏氏得心齋。案顏氏立孔門。其傳具在。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非無事也。心齋。莊列之寓言也。無聽以耳而聽以心。無聽以心而聽以氣。蓋寓言之無理者。非所以言顏子也。補

又曰。邵某無名公傳。尊己自譽。失古人爲學之本意。山林玩世之異迹也。補

魏鶴山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變化。風雷雨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歟。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勿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糅。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也歟。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熊勿軒祀典議曰。或謂涑水之學。不由師傳。其德言功烈之所就。亦不過盡其天資之所到而已。若康節則先天一圖。皇極一書。謂之無聞於斯道。則不可。又何以不進之於五賢乎。曰。康節之高明。涑水之平實。蓋各具是道之一體。要其所見。則涑水之於康節。固不可以同日語也。康節先天圖心法。與濂溪太極圖。實相表裏。至於皇極一書。則其志直欲以道經世。而自處。蓋欲作雍熙太和以上人物。此豈易以世俗窺測。但其制行不免近於高曠。若使進之聖門。則曾皙非不高明。子貢非不穎悟。終不可謂與顏曾同得其傳。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

又曰。間嘗以此求正於鄉先生福清林若存。謂此論直可質無疑。而俟不惑。且謂康節作長歷書。建成元吉作亂。秦王世民誅之。可與溫公作通鑑書。諸葛入寇同科。此亦一證。寧德陳子芳謂此說已是。程子亦曰。堯夫直是不恭。又曰。堯夫根本不帖帖地。其不滿溫公處亦多。更以此參之。當益明矣。並識於此。以俟來者。

胡敬齋曰。程子言康節空中樓閣。朱子言其四通八達。須實地上安脚更好。又曰。明道作康節墓誌。言七十子同尊聖人。所因以入者。門戶亦衆矣。是未嘗以聖學正門庭許他。言先生之道。可謂安且成矣。是康節自成一家。

問高忠憲明道許康節內聖外王之學。何以後儒論學。只說程朱。忠憲曰。伊川言之矣。康節如空中樓閣。他天資高。胸中無事。日日有舞雩之趣。未免有玩世。

宗義案。康節反爲數學所掩。而康節數學觀物外篇。發明大旨。今載之性理中者。註者旣不能得其說。

而所存千百億兆之數目。或脫或訛。遂至無條可理。蓋此學得其傳者。有張行成。祿泌。廖應淮。今寥寥無繼者。余嘗於易學象數論中。爲之理其頭緒。抉其根柢。

百源講友

文忠富彥國先生弼。別見高平學案。

太中程先生珦。別爲濂溪學案。

百源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別爲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別爲伊川學案。

百源家學

布衣邵先生睦

邵睦。康節先生異母弟也。少於康節二十餘歲。力學孝謹。其事康節如父。三十三歲暴卒。嘗賦東籬之詩。竟殯後圃東籬下。論者以爲其有前知之鑒焉。補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邵伯溫。字子文。康節之子也。二程司馬溫公呂申公俱屈名位輩行。與再世交。先生入聞庭訓。出友長者。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授大名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知河

陽間道謁確於鄧謀定策事。恕出司馬溫公之門。又與其子康同登第。及是康免父喪赴闕。恕邀康至河陽。先生力止之曰。恕傾巧。必有事要。兄將爲異日之悔。旣恕果勸公休。作書稱確有定策功。後爲梁燾劉安世所論。始歎先生之前知悔不用其言也。逮公休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汲公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爲西京教授。教之。先生至。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因力學。有成立。章惇嘗師事康節。及爲相。欲引先生。百計避之。徽宗初。以日食上書懇切言。當復祖宗制度。辯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別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又爲書曰。辯誣爲小人所忌。後置先生於邪等中。以此書也。元符末。有旨復元祐后位號。或曰。上於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亦疑之曰。論者未爲末說。先生曰。不然。禮曰。子不宜其妻。父母以爲善。子不敢言出。今皇太后同聽政於哲宗母也。於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聞童貫爲宣撫。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提點成都路刑獄。除利路轉運副使。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康節言世將亂。惟蜀安可避。居宣和末。先生載家徙蜀。得免於難。丞相趙忠簡公少嘗從先生游。追贈祕閣修撰。又表其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三語足盡其出處。先生嘗曰。二程先生教某最厚。某初除服。宗丞謂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立。及某入仕。侍講謂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莫倉卒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所立也。某終身行之。著有易辯惑一卷。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三子溥博傳。

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

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爲一體。萬物爲一身。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用也。陽闢而爲動。陰合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心也。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也。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乎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於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於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

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待制邵澤民溥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百源門人

王天悅先生豫

常簿張先生嶠並爲王張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庶官呂先生希績

待制呂先生希純並見范呂諸儒學案。

校書李端伯先生顓別爲劉李諸儒學案。

進士周先生純明別見劉李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學官尹先生材

教授張先生雲卿並見涑水學案。

粹材講案。百源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王張諸儒學案。

百源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別爲景迂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權別爲陳鄒諸儒學案。

牛先生師德附子思純。

牛師德者不知何許人也。雲濠案。先生字祖仁。晁公武曰。師德自言從溫公傳康節之學。未知其信然否。所著有先天易鈐太極寶局二卷。陳直齋曰。蓋爲邵子而專於術數者。子思純傳其學。或曰。易鈐師德所著。寶局則思純所著也。補

謝山跋稿簡贅筆曰。章淵乃惇子。援之後。此一卷其所著也。其曰邵堯夫精易數。嘗云惟先丞相申公與司馬溫公可傳。申公以敏。溫公以專。此言可爲失笑。淵欲躋其先人于溫公之列。不知幽厲之難掩也。且溫公康節老友。非傳學也。當時如牛師德之徒。妄託言康節傳之溫公。溫公傳之師德。淵信之耳。惇求附於康節弟子而不得。乃謂與溫公並蒙許可。至謂康節之母。自江鄰幾家得此書。出爲民妾。而生康節。則猶誣妄之言。蓋憤伯溫聞見錄中有詆惇語。故爲此以報之也。惇之後。如傑附

會秦檜興獄於趙豐公鼎謫死之後汪玉山幾爲所陷而范炳文以淳夫之孫至避地避之世濟凶德淵薄有文采亦復謬誕至此

子文門人百源再傳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別爲趙張諸儒學案

司馬先生植

司馬植字子立溫公孫公休子也公休卒方數歲公休素以屬邵伯溫如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西京國子監教授俾得以以卒業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溫公門戶中人也亦早卒參邵氏聞見錄

百源續傳

庶官劉先生衡

劉衡字兼道崇安人建炎初以勤王補官從韓世宗敗敵於濠累功遷秩晚年棄官歸依郭爲樓匾曰大隱閉門謝客潛心康節之學久乃徙武夷爲小隱堂又爲奪秀亭與胡致堂游涉其中先生吹鐵笛或慷慨舞劍浩如也補

蔡牧堂先生發附見西山蔡氏學案

王先生湜

王湜同州人也潛心康節之學其易學一卷自序云康節有云理有未見不可強求使通故愚於觀物篇

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輕有去取故也。補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別爲張祝諸儒學案。

卷十一

濂溪學案表

周敦頤	子壽
父輔成 附鄭向	子燾
高平講友	程顥 別爲明道學案。
	程頤 別爲伊川學案。
	私淑蘇軾 別見蜀學案。
	黃庭堅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程珦	子顥 別爲明道學案。
	子頤 別爲伊川學案。
胡宿	從子宗愈 別見廬陵學案。

周文敏	劉虹
傅耆	
李初平	
王拱辰	
許渤	
孔延之	子 文仲
並濂溪講友	子 武仲
	曾幾 別見武夷學案
趙抃	子 平仲
濂溪同調	

濂溪學案上

祖望謹案。濂溪之門。二程子少嘗游焉。其後伊洛所得。實不由於濂溪。是在高弟滎陽呂公已明言之。其孫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並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

疑之而皆未嘗攷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梓材案。是卷學案。謝山唯補講友四人。

高平講友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父輔成。附鄭向。子壽叢。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於舅龍圖閣大學士鄭向家。景祐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知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二子壽。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卽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嘉靖中。祀稱

先儒周子雲濂溪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實有文集七卷考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卷圖譜二卷諸儒議論及誌傳五卷

百家謹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通書

百家謹案通書周子傳道之書也朱子釋之詳矣月川曹端氏繼之爲述解則朱子之義疏也先遺獻嫌其於微詞奧旨尙有未盡曾取叢山子劉子說箋註一過謹條載本文下間竊附以鄙見性理首太極圖說茲首通書者以太極圖說後儒有尊之者亦有議之者不若通書之純粹無疵也說詳後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第一

劉叢山曰乾元亨利貞乾天道也誠者天之道也四德之本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主靜所以立命也知幾其神所以事天也聖同天信乎○濂溪爲後世儒者鼻祖通書一編將中庸道理又翻新譜直是勺水不漏第一篇言誠言聖人分上事句句言天之道也卻句句指聖人身上家當繼善成性卽是元亨利貞本非天人之別

百家謹案。繼善卽元亨。成性卽利貞。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人分上有元亨利貞。後人只將仁義禮智配合。猶屬牽強。惟中庸臚出喜怒哀樂四字。方有分曉。○或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天道亦不能不乘時位爲動靜。何獨人心不然。曰在天地爲元亨利貞。在人爲喜怒哀樂。其爲一通一復同也。記曰哀樂相生。循環無窮。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人能知哀樂相生之故者。可以語道矣。

百家謹案。提出喜怒哀樂。以接元亨利貞。此子劉子宗旨。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誠則無事。更不須說第二義。統說第二義。只是明此誠而已。故下章又說箇幾字。

百家謹案。薛文清曰。通書一誠字括盡。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誠幾德第三。

幾善惡。卽繼之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此所謂德幾也。道心惟微也。幾本善而善中有惡。言仁義非出於中正。卽是幾之惡。不謂忍與仁對。乖與義分也。先儒解幾善惡多誤。○誠無爲。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出乎天而不係乎人。此中原不動些子。何爲之有。○幾者動之微。不是前此有箇靜地。後此又有動之者在。而幾則界乎動靜之間者。審如此三截看。則一心之中。隨處是絕流斷。

港安得打合一貫。故誠神幾非三事。總是指點語。

百家謹案。幾字卽易知幾。其神顏氏庶幾。孟子幾希之幾。有不善未嘗不知。所謂知善知惡之良知也。故念菴羅氏曰。幾善惡者。言惟幾故能辨善惡。猶云非幾卽惡也。身心常戒懼。常能寂然而後不逐於動。是乃所謂研幾也。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第四。

有無之間。謂不可以有言。不可以無言。故直謂之微。中庸以一微字結一部宗旨。究竟說到無聲無臭處。然說不得全是無也。

百家謹案。後儒之言無者。多引中庸無聲無臭爲言。不知中庸所云。僅言聲之無也。臭之無也。非竟云無也。若論此心可以格鬼神。貫金石。豈無也哉。儒釋之辨在於此。

誠神幾曰聖人。常人之心。首病不誠。不誠故不幾。而著不幾。故不神。物焉而已。

百家謹案。明儒學案。蔣道林傳。周子之所謂動者。從無爲中指其不泯滅者而言。此生生不已。天地之心也。誠神幾名異而實同。以其無爲謂之誠。以其無而實有謂之幾。以其不落於有無謂之神。道林以念起處爲幾。念起則形而爲有矣。

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慎動第五。慎動卽主靜也。主靜則動而無動。斯爲動而正矣。離幾一步便是邪。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道第六

百家謹案。敬軒薛氏曰。周子通書。誠上誠下。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夏

峯孫氏曰。守之行之廓之。正見知幾慎動。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第七

濂溪以中言性。而本之剛柔善惡。剛柔二字。卽喜怒哀樂之別名。剛而善。則怒中有喜。惡則只是偏於剛。一味肅殺之氣矣。柔而善。則喜中有怒。惡則只是偏於柔。一味優柔之氣矣。中便是善。言於剛柔之間。認箇中。非是於善惡之間。認箇中。又非是於剛柔善惡之外。別認箇中也。此中字。分明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故卽承之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圖說言仁義中正。仁義卽剛柔之別名。中正卽中和之別解。

百家謹案。先遺獻孟子師說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剛柔皆善。有過不及。則流而爲惡。是則人心無所爲惡。止有過不及而已。此過不及。亦從性來。故程子言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仍不礙性之爲善。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幸第八

百家謹案。孟子云。恥之於人大矣。茲云大不幸無恥。無恥之人。是非顛倒。卽聞過不以爲過。並有以己過自得意爲榮者矣。此又諱過文過之變相也。今比比漸成風俗矣。噫。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此。誠動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容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思第九。

案。通書此章最難解。周子反復言誠神幾不已。至此指出箇把柄。言思是畫龍點睛也。思之行功全向幾處用。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故通微。通微。故無不通。無不通。故可以盡神。可以體誠。故曰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吉凶之幾。言善惡由此而出。非幾中本有善惡也。幾動誠動。言幾中之善惡。方動於彼。而爲善去惡之實功。已先動於思。所以謂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所以謂之知幾。其神機非幾也。言發動所由也。○聖誠而已。誠之動處。是思。思之覺處。是幾。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處卽是神。誠神幾曰聖人。故曰思曰睿。睿作聖。然則學聖人者。如之何。曰思無邪。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志學第十。

百家謹案。此元公自道其所志學也。伊尹之志。雖在行道。然自負爲天民之先覺。志從學來。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究心四代之禮樂。學以志裕。元公生平之寤寐。惟此。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

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順化第十一。

百家謹案。此聖人奉若天道。以治萬民也。道不遠。術不多。胡爲後世紛紛立法乎。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治第十二。

百家謹案。治道之要在乎君心。純其心。斯成大順大化。法天爲治也。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雲濠案。底本此下有是天地之撰五字。徧閱性理諸書。並無之。疑誤衍。○禮樂第十三。

百家謹案。程子謂敬則自然和樂。可以知禮樂之先後矣。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矣。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務實第十四。

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以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邪。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愛敬第十五。

勉其善。改其不善。正是反身對證藥。綿裏藏鍼。卻從軟處煞緊。不然。雖懊悔一場。亦無益。吾輩須尋

箇真自訟手段。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水陽根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動靜第十六。

時位不能無動靜。故有動有靜。性本不與時位爲推遷。故無動無靜。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樂上第十七。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樂下第十九。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聖學第二十。

百家謹案。伊川至論。本明則通。下作動直則行。行則傳。明通行傳庶乎。

欲原是人本無的物。無欲是聖。無欲便是學。其有焉。奈之何。曰。學焉而已矣。其學焉何如。曰。本無而忽有。去其有而已矣。孰爲有處。有水卽爲冰。孰爲無處。無冰卽爲水。欲與天理。虛直處。只是一箇從疑處。

看是欲從化處看是理。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公明第二十一。

小害大賤害貴。於己儘不恭處。疑是私意。必也擇善乎。學貴知疑。是從悟處得來。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第二十三。

古人見道親切。將盈天地間。一切都化了。更說甚貧。故曰所過者化。顏子卻正好做工夫。豈以彼易此哉。此當境克己實落處。

百家謹案。化而齊者。化富貴貧賤如一也。處之一以境言。化以心言。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師友下第二十五。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過第二十六。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力而不兢。天
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勢第二十七。

造化在手。宇宙在握。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
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送。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

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文辭第二十八。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然則
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
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聖蘊第二十九。

看來曾子之唯。不如顏子之愚。孔顏天道。曾子人道。今且說顏子數萬世在何處。

百家謹案。通書屢津津於顏子。蓋慕顏子默體聖蘊。無些少表暴。元公之學。近之南軒張氏曰。濂溪
之學。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曰。惟程太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樸實頭下工夫人。嗟乎。
學問一道。有諸內而矜誇者。然且不可。子劉子曰。顏子死。分付後人曰。法天爾。人卽是天。爾法爾天。
不必更尋題目了。後來周子理會得。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

聞易何止五經之原。其天地鬼神之奧乎。精蘊第三十。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聖學之要。只在慎獨。獨者。靜之神。動之幾也。動而無妄。曰靜。慎之至也。是之謂主靜立極。○乾乾不息。其靜有常。投閒抵隙。多在動處。動返於吉。其靜不漓。生而不匱。其出無方。其爲不止。聖人原不會動些。子學聖者。宜如何曰慎動。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雖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本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最勘得親切。此爲慎動。

百家謹案。家人睽二卦。往來於巽離兌三女。足徵家之離合廢興。家人長中二女。長巽順居上。中離明在下。木火相得。家之和也。睽中女離火猛烈。少女兌澤邪媚。火澤不相容。炎上潤下相違。家之睽乖也。復德之本也。惟復則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妄字從亡從女。女古汝字也。言人之不誠者。是喪失其本心。亡乎汝矣。今无妄是得復還乎。天之所命。故彖傳言天之命。又卦震下乾上。程子所

謂動以天安有妄乎。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富貴第三十三。

顧諟謹案。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故曰。身安爲富。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故曰。道充爲貴。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陋第三十四。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擬議第三十五。

百家謹案。吾儒之學。以言動爲樞機。惟恐有失。必兢兢業業。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之熟。極乎精義入神。而後可從心所欲。以造於至誠之天。以成變化。故此章以擬議名篇。非如釋氏一任無心。要用直須用擬心。卽差者比也。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旣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僞微。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刑第三十六。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公第三十七。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孔子上第三十八。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孔子下第三十九。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爲也。爲不止矣。其道也深乎。蒙艮第四十。

百家謹案。蒙艮二卦。義似不相連。通書以卒章者。思四十章中屢言師道。蓋元公以師道自任。蒙以養正爲聖功。而艮有始終成物之義。殆隱然欲以先覺覺後覺乎。○又案。朱文公曰。周子通書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窺也。東發黃文潔公曰。周子通書誠上章。主天而言。故曰誠者。聖人之本。言天之誠。卽人之所以得。以爲聖者也。誠下章。主人而言。故曰聖誠而已矣。言人之聖。卽所得於天之誠也。誠幾德章。言誠之得於天者。皆自然而幾。有善惡。要當察其幾之動。以全其誠。爲我之德也。聖章。言由誠而達於幾。爲聖人。其妙用。尤在於感而遂通之神。蓋誠者不動。幾者動之初。神以感而遂通。則幾之動也。純於善。此其爲聖也。誠一而已。人之不能皆聖者。係於幾之動。故慎動次之動。而得正爲道。故道次之得正爲道。不淪於性質之偏者。能之。而王者之師也。故師次之。人必有恥。則可教。而以聞過爲幸。故幸次之。聞於人。必思於己。故思次之。師以問之矣。思以思之矣。在力行而已。故志學次之。凡此十章。上窮性命之源。必以體天爲學問之本。所以修己之功。既廣大而詳密矣。推以治人。則順化爲上。

與天同功也。治爲次。純心用賢也。禮樂又其次。治定而後禮樂可興也。繼此爲務實章。愛敬章。又所以斟酌人品。而休休然與之爲善。蓋聖賢繼天立極之道備矣。餘章皆反覆此意。以丁戒人心。使自知道德性命之貴。而無陷辭章利祿之習。開示聖蘊。終以主靜。庶幾復其不善之動。以歸於誠。而人皆可聖賢焉。嗚呼。周子之爲人心計也。至矣。敬軒薛氏曰。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又曰。周子論幾字。如復之初九善幾也。姤之初六惡幾也。善幾不可不充。惡幾不可不絕。朱子所謂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實治己治人之至要也。

卷十二

濂溪學案下

太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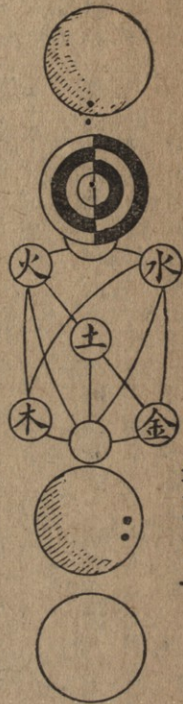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無極而太極

陰靜

陽動



坤道成女

乾道成男

萬物化生

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劉叢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太極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非有理而後有氣。乃氣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得不推高一層。以立至尊之位。故謂之太極。而實無太極之可言。所謂無極而太極也。使實有是太極之理。為此氣從出之母。則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萬物而無窮乎。今日理本無形。故謂之無極。無乃轉落註脚。太極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陽生陰。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萬物。皆一氣自然之變化。而合之只是一箇生意。此造化之蘊也。惟人得之以為人。則太

極爲靈秀之鍾。而一陽一陰分見於形神之際。由是殺之爲五性。而感應之塗出。善惡之介分。人事之所以萬有不齊也。惟聖人深悟無極之理。而得其所爲靜者主之。乃在中正仁義之間。循理爲靜是也。天地此太極。聖人此太極。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節。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於物。又獨鍾畀之于人。則天地豈若是之勞也哉。自無極說到萬物上。天地之始終也。自萬事反到無極上。聖人之終而始也。始終之說。卽生死之說。而開闢混沌七尺之去留不與焉。知乎此者。可與語道矣。主靜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旣以太極之動靜生陰陽。而至於聖人立極處。偏著一靜字。何也。曰。陰陽動靜無處無之。如理氣分看。則理屬靜。氣屬動。不待言矣。故曰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

宗義案。朱子以爲陽之動爲用之所以行也。陰之靜爲體之所以立也。夫太極旣爲之體。則陰陽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陽也。秋冬陰也。人之呼陽也。吸陰也。寧可以春夏與呼爲用。秋冬與吸爲體哉。緣朱子下文主靜立人極。故不得不以體歸之靜。先師云。循理爲靜。非動靜對待之靜。一語點破。曠若發矇矣。

附黎洲太極圖講義

通天地。亙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有往來闔闢升降之殊。則分之爲動靜。有動靜則不得不分之爲陰陽。然此陰陽之動靜也。千條萬緒。紛紜膠轄。而卒不克亂。萬古此寒暑也。萬古此生長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卽所謂理也。所謂太極也。以其不紊而言。則謂之理。以其極至而言。則謂之太極。識得此理。則知一陰一陽卽是爲物不貳也。其曰無極者。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附於氣而

行。或曰因易有太極一言。遂疑陰陽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無極二字。造化流行之體。無時休息。中間清濁剛柔多少參差不齊。故自形生神發。五性感動後觀之。知愚賢不肖剛柔善惡中自有許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識有無渾一之常。費隱妙合之體。徇象執有。逐物而遷。而無極之真。竟不可見矣。聖人以靜之一字。反本歸元。蓋造化人事皆以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斂爲靜。發散爲動也。一斂一發。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氣機。而必有所以樞紐乎。是運旋乎。是是則所謂靜也。故曰主靜。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慨自學者都向二五上立脚。既不知所謂太極。則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無能生有。於是誤認無極在太極之前。視太極爲一物。形上形下。判爲兩截。戴山先師曰。千古大道。陸沈總緣誤解太極。道之大原出於天。此道不清楚。則無有能清楚者矣。

附朱陸太極圖說辯

陸象山與朱子書曰。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傳是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

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後世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有一物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煩先生特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兄今考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豈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篤乎。

朱答曰。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

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嘗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願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

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祕。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下。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是。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卽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卽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殺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邪。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何如。而亦爲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

杲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陸曰。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九淵竊謂老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著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加無極字。正是疊牀上之牀。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其言固自不同也。

朱曰。熹亦謂老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真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陸曰。繫辭言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無爲天地之始。以有爲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竅。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

朱曰。熹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

陸曰。此理乃宇宙之所固有。豈可言無。若以爲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朱曰。請詳看熹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陸曰。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豈非以其中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

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有太極哉。

朱曰。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問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卽書所謂烝民乃粒。莫非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

陸曰。以極爲中。則爲不明理。以極爲形。乃爲明理乎。

朱曰。老兄自以中訓極。熹未嘗以形訓極也。

陸曰。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論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如元字。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字。專爲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是實字。論其所指之實。則文言所謂善所謂仁。皆元也。亦豈可以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卽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卽此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卽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知皇極。卽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卽至其實一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爲至義。卻使得極者至極而已。于

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老兄最號爲精通。詰訓文義者。何爲尙惑於此。

朱曰。熹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旣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

陸曰。直以陰陽爲形器。而不得爲道。此尤不敢聞命。易之爲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闢。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隱顯。向背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哉。奇偶相尋。變化無窮。故曰。其爲道也。屢遷。說卦曰。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願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形器。而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

朱曰。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熹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

陸曰。通書云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致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比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五句。但欲見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句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誣。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指歸。大率類此。

朱曰。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

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

陸曰。大傳洪範毛詩周禮與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無乃絀古書爲不足信。而任胸臆之所裁乎。

朱曰。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向。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爲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

陸曰。來書謂周子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謂之無極。誠令以無方所無形狀而言。不知人有甚不敢道處。但加之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肯如此道耳。

朱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何違判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卽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是乎。

陸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太極亦何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祕。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祕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末說氣質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姦。不知繫絆

多少好氣質底學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無以久習於此。而重自反也。朱曰。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顛撲不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既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祕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熹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宗義案。朱陸往復幾近萬言。亦可謂無餘蘊矣。然所爭只在字義先後之間。究竟無以大相異也。惟是朱子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此朱子自以理先氣後之說。解周子亦未得周子之意也。羅整菴困知記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原蓋出於此。不知此三語。正明理氣不可相離。故加妙合以形容之。猶中庸言體物而不可遺也。非二五之精。則亦無所謂無極之真矣。朱子言無形有理。即是尋無極之真於二玉之精之外。雖曰無形而實爲有物。亦豈無極之意乎。故以爲歧理氣出自周子者非也。至於說中無欲故靜一語。非其工夫之下手處乎。此語本孔安國仁者靜之注。蓋先聖之微言也。

王魯齋曰。無極而太極一句。朱子謂無形而有理。非不明白。然命詞之意。咀嚼未破。故象山未能釋然。某妄意謂此是太極圖說。只當就圖上說此一句。不可懸虛說理。若又有所謂無極之理。蓋周子欲爲此圖以示人也。而太極無形無象。本不可以成圖。然非圖則造化之淵微。又難於模寫。不得已畫爲圖象。擬天之形。指爲太極。又苦無形無象。故於圖首發此一語。不過先釋太極之本。無此圖象也。

劉靜修記太極圖說後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於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遂亦謂穆特周子學之一師。陸子靜因之。遂亦以朱錄爲有考。而潘誌之不足據也。蓋胡氏兄弟。於希夷不能無少譏議。是以謂周子爲非止爲種穆之學者。陸氏兄弟以希夷爲老氏之學。而欲其當謬加無極之責。而有所顧藉於周子也。然其實則穆死於明道元年。而周子時年十四矣。梓材案。周子生於天禧元年丁巳。至明道元年壬申。蓋年十六矣。作十四誤。是朱氏胡氏陸氏。不惟不考乎潘誌之過。而又不考乎此之過也。然始也朱子見潘誌。知圖爲周子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也。於乾道己丑。已敍於通書之後矣。後八年。記書堂。則亦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實天之所畀也。又十年。因見張詠事。有陰陽之語。與圖說意頗合。以詠學於希夷者也。故謂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又八年。而爲圖書注釋。則復云。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蓋前之爲說者。乃復疑而未定矣。豈亦不攷乎此。故其爲說之不決於一也。而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邵古同事潤州一浮屠。而傳其易書。此蓋與謂邵子之學。因其母舊爲某氏妾。藏其亡夫遺書。以歸邵氏者。同爲浮薄不根之說也。然而周子邵子之學。先天太極之圖。雖不敢必其所傳之出於一。而其理則未嘗不一。而其理之出於河圖者。則

又未嘗不一也。夫河圖之中宮。則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也。先天圖之所謂無極。所謂太極。所謂道與心者。即太極圖之所謂無極。而太極所謂太極。本無極。所謂人之所以最靈者也。河圖之東北。陽之二生數。統乎陰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也。先天圖之左方震一離兌二乾三者。即太極圖之左方陽動者也。其兌離之爲陽中之陰。即陽動中之爲陰靜之根者也。河圖之西南。陰之二生數。統乎陽之二成數。則先天圖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極圖之右方陰靜者也。其坎艮之爲陰中之陽者。即陰靜中之爲陽動之根者也。河圖之奇偶。即先天太極圖之所謂陰陽。而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河圖先天太極圖之左方皆離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圖水火居南北之極。先天圖坎離列左右之門。太極圖陽變陰合。而卽生水火也。

吳草廬曰。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脈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膚也。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眞實无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樑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樑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亦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

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一字強爲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與。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爲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无方。易无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與。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爲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也。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爲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許白雲答或人問曰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去無極二字而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名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適不燭乎此。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卽所以贊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坊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議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